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北 宋 唐 庚 其 人 及 其 詩 研 究



研 究 生：黃嘉鑒

指 導 教 授：陳旻志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北宋唐庚其人及其詩研究

研究生：黃茹庭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王隆升
高知遠
陳曼志

指導教授：陳曼志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摘要

北宋詩人唐庚，生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欣逢詩體轉型之宋代，其詩風、體例，是具體而微的宋詩，閱覽唐庚詩不僅可以了解其生命歷程，亦可體現宋代詩歌之特徵，進而了解宋詩之轉變。唐庚時人稱之為「小東坡」，乃因其詩風之內容廣闊而風格多樣，再者又與其同鄉，並且也因黨禍受到遷謫，貶居處所均是嶺南惠州之緣故，本文將探討其中相互關涉的議題。

縱觀唐庚創作詩歌體類繁多，又勇於創新，詩中寄寓有個人身世之感慨，對政治之無奈與憤懣，更有悲憫民生疾苦之作；然則文學史上唐庚雖曾負盛名，迄今卻少為人知；再者就其生命歷程的分析上，從政官居下僚，勢必難以彰顯其政治作為，其詩作雖名揚於一時，終不敵歲月之消磨，準此探究詩人個案與創作模式之糾葛，「詩債」觀的提出，可視為其人其詩研究的關目。再者，其詩句句均是詩人苦心經營而出，詩風不僅吻合其時代背景，也有助於參照宋代詩風轉折之理解，並與徽宗朝之史實互為表裡，在其微言大義中別有興寄。詩人貶謫嶺南的驛旅風貌，個人境遇的反思，提供知人論世研究的個案，是為本文深入探索其人的生命歷程，以及其詩作創作模式之進路。

關鍵詞：唐庚、小東坡、惠州詩、唐子西文錄、宋詩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相關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7
第二章 唐庚之生命歷程 -----	12
第一節 家世故里與家人-----	17
一、唐淹-----	17
二、史夫人-----	18
三、唐瞻-----	19
四、唐庾-----	21
五、唐文若-----	22
第二節 交遊狀況-----	23
一、蜀籍師友-----	23
(一) 任伯雨-----	24
(二) 任景初-----	25
(三) 蘇軾-----	26
(四) 張商英-----	27
(五) 勾濤-----	32
二、惠州諸友-----	33
(一) 鄭總-----	33
(二) 梅蟠-----	37
(三)「三善士」—梁昭德、陳伯修、李文輔-----	37
三、其他友人-----	38
(一) 王蕃-----	39
(二) 宋袞臣-----	40
(三) 強行父-----	41
(四) 譚望-----	43
第三節 仕宦歷程與仕宦觀-----	45
一、仕宦歷程-----	46
(一) 地方官時期-----	46
(二) 京官時期-----	49
(三) 遷謫惠州時期與遇赦北返-----	52
二、仕宦觀-----	55
(一) 仕宦前及京官任期-----	55

(二) 久歷官場之心境-----	57
(三) 惠州時期-----	60
(四) 為政心態-----	63
第三章 唐庚詩藝之創作觀-----	65
第一節 詩債觀-----	65
第二節 化用與累積詩材-----	68
一、詩歌化用前人詩文之底蘊-----	70
二、讀書以累積詩材之觸角-----	72
三、化用前人詩文之技法-----	75
四、累積詩材故能巧用典故-----	78
第三節 敘事言簡意盡與因事以陳詞-----	81
第四章 唐庚詩作析論-----	89
第一節 詠史懷古-----	89
第二節 社會寫實與官場現象-----	94
第三節 嶺南風物書寫-----	103
一、自然美景與人文風情-----	104
二、物產風貌之摹寫-----	106
三、蘇軾遺跡之追躡-----	108
第四節 生活況味與鄉居情態-----	112
一、異域他鄉思親之悲苦-----	113
二、困頓遭逢與日常生活之記事-----	115
三、鄉居情態之寫真-----	117
四、曠達心境之寫意-----	119
第五章 唐庚之詩藝技巧-----	125
第一節 用韻-----	126
一、柏梁體詩-----	128
二、次韻詩-----	131
第二節 煉字-----	134
一、實詞與虛詞之運用-----	136
二、造語力求簡妙自然-----	139
第三節 屬對-----	141
一、對偶之類型-----	142
二、隸事工整-----	146
第四節 詩意之開合-----	150
一、聯語之開合-----	150

二、章法的開合-----	151
三、情感的開合-----	153
第六章 結論-----	156
參考書目-----	160



第一章 緒論

北宋詩人唐庚，處於詩體轉型之北宋後期，是時宋代詩歌歷經前人之摸索探研，體類風格已然成形，研究唐庚詩歌，可以縱觀宋詩之風貌與詩法之遞嬗。唐庚，字子西，北宋眉州丹棱人，生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唐庚於紹聖元年(1094)進士及第，後派任地方官職，其後得張商英之賞識，大觀四年(1110)除提舉京畿常平，主管新法之推行，但任職不久即捲入黨爭，遠謫嶺南。政和元年(1111)抵達謫地惠州，政和六年(1116)年遇赦北返，故處惠州五年有餘，但不足六年。¹

研究唐庚其人與其詩作，可從其友強行父所載記之《唐子西文錄》，進窺宋人如何以才學為詩，講究詩藝技巧之特色。唐庚時人之所以稱之為「小東坡」，是讚揚其如東坡般擅長於詩，且詩之題材風格多樣，再兼之與東坡同鄉，同受黨禍遷謫嶺南惠州之緣故。

唐庚成長於文風鼎盛之蜀地，其父唐淹亦是名重西南之經學宗師，自幼耳濡目染下積累出唐庚之才學根柢，形塑出唐庚之襟懷，儒家經世濟民之理念，深植於唐庚胸中，故唐庚除酬唱次韻之作外，大多以其身世、時代背景為詩，政治現實、民生疾苦、自身感懷，屢屢出現其詩中，其詩歌多所議論，風貌繁多，今將其詩作分數面向加以探析，並探討唐庚之創作觀及詩藝技巧如下：

- 一、論述其創作觀及詩藝技巧。
- 二、社會寫實與官場現象之詩作。
- 三、書寫嶺南風物之詩作。
- 四、描述生活況味與鄉居情態之詩作。
- 五、詠史懷古之詩作。

¹ 參考郭鐸：《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頁5、7。

本文藉描述唐庚詩作重現宋代詩人寫詩之樣貌，還原其詩作之時代背景，探研唐庚詩作技巧。綜而言之，唐庚才學是出於積累苦學，其詩出於苦吟，其詩雖工，不免有斧鑿痕跡，當時雖薄有詩名，如今亦已淹沒於歷史長河之中，少為後人知曉。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大凡讀詩普通認為應以唐詩為宗，宋詩僅承唐詩之遺緒，正是已臨三鼓之末，不足觀之。唐詩浩如煙海，詩文情景交融，氣象萬千；反觀宋詩所言偏重說理反思，然則細品之下，宋詩於樸拙之外貌下，隱含詩人深刻的思維，讀之別有一番風味。本文選擇唐庚詩作進行研究，非在於其天賦過人，是基於其豐厚之學識根柢，精妙之詩作技巧，澎湃的感情與對詩文之喜愛，當然「詩窮而後工」千古不變的定律，亦在其身上展現。觀其生平與詩作，不僅可以了解宋人思維的方式，亦可對宋詩之形成背景與過程有進一步的理解。

另外從唐庚詩作可看到如下議題，首先歷代以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為時代之文學代表，唐詩已大備於前，宋詩欲繼之而立並非容易，唐庚於當時薄有詩名，有「小東坡」之稱號，代表其詩作為當時人所認同、讚揚，是當時一種文學主流，故探討唐庚詩作可明瞭當時人之詩觀，亦可得知宋詩如何從唐詩架構中轉型。其二，唐庚詩作有跡可循。唐庚工於詩，其寫詩講究詩藝技巧，是宋代詩人詩法之主流，後人讀其詩，觀其用法，有利習仿詩作，最利初學入門。其三，唐庚一生仕宦坎坷，感懷發之於詩，探討其詩作背景，可了解宋時政治、社會民生之情形，及文人之生活樣貌。其四，台灣目前並無唐庚相關學位論文之發表，但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對唐庚進行許多研究，而統整之情形不夠全面，故本論文於前人的基礎上，將唐庚一生、親舊與心境，用其詩作及文章，配合宋人詩話加以連結，使唐庚詩作特色更加凸顯，統整過

後更見唐庚詩作全貌。

二、研究目的

詩歌詠志抒懷，誦讀詩歌可以欣賞到詩歌聲韻與意象之美，藉由分析詩作技巧，更有助於後人習作詩歌。誦讀詩可以一窺詩人內心世界，而探討成詩之背景，當時政治、社會之歷史風貌，就在其中。本文以唐庚詩歌為論文題目，期望達到以下的研究成果：

- (一) 藉由論述唐庚生平、交遊狀況與仕宦歷程，研究其個案反映的生命歷程變化，作為具體研究其詩歌理念之基礎。
- (二) 分析唐庚之詩作觀之內涵、價值與創新。
- (三) 分析唐庚詩藝技巧，探究宋詩風格、技巧與學風之情形。
- (四) 由北宋徽宗朝之政治與社會生態，探討唐庚詩歌內容之時空背景。
- (五) 藉由研究唐庚為聚焦，參照強行父之《唐子西文錄》與宋詩話，具體探討宋詩的特點。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相關文獻探討

關於唐庚之生平事蹟，可供稽考之文獻不多，除正史及地方誌上略有記載外，主要散見於宋代詩話或其後之詩話，其詩作得其友鄭總父子及其弟唐庚之蒐集整理，得以更完整之刊行。其創作觀則見於其友強行父所記之《唐子西文錄》，均收錄於《四庫全書·眉山集》等叢書中。唐庚詩歌題材廣泛、體例繁多、詩中感情豐富且詩藝技巧極佳，頗值得研究，正是具體而微的宋詩面目。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論文之唐庚詩作，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二十三冊)》²所蒐集之唐庚詩作為底本，參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 集部· 宋別集類· 唐先生文集》³、《文津閣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眉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眉山集》⁴以及楊家駱主編《宋詩鈔· 眉山詩鈔(中)》⁵所錄之詩作，研究唐庚之詩作，透過詩作及《唐子西文錄》之探討，分析唐庚之生平、詩作技巧、特色與創作觀。關於唐庚與家人及其交遊之論述，主要取材自脫脫等修之《二十五史· 宋史》⁶、《惠州府志》⁷、《宋詩話全編》⁸之記載。其父唐淹、其母史夫人等人不見之史料者，以《唐先生文集》⁹所錄之〈唐先生行狀〉、〈先君真贊並序〉、〈史夫人行狀〉進行說明，其弟唐庾史料無所載，則散見於唐庚詩中，及其為唐庚所作序之一篇，不足之處佐以張立娜之碩士學位論文《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¹⁰。

二、前人研究成果

唐庚於詩史上並非知名詩人，台灣目前尚未見到研究唐庚之相關資料，但是中國大陸近十年來屢見學位論文與期刊之發表，顯然開始獲得重視，今將近人之作歸納整理，分三類說明如下：

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³《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 集部· 宋別集類· 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

⁴宋劉安上撰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

⁵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 歷代詩文總集第二期書· 第九冊· 宋詩鈔· 眉山詩鈔(中)》，台北市：世界書局，1983年10月三版。

⁶脫脫等修：《二十五史· 宋史》，開明書店鑄板。

⁷發行人黃成男：《惠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10月。

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 叁· 朱弁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

⁹《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 集部· 宋別集類· 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

¹⁰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一) 探討唐庚個人生命歷程、家族與交遊

對唐庚家族之研究，首推張立娜之《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¹¹，論及唐氏家族之緣起，自唐淹起之四代人物，分析其交遊及文學成就。張立娜之〈「小東坡」唐庚交遊考略〉¹²，該文以張商英、蘇軾、強幼安為考察對象，考察他們對唐庚的仕途與文學創作的影響。吳定球之〈唐庚年譜(寓惠部分)〉¹³，具體記述了唐庚寓惠期間的活動，並與文學創作作連結。莊麗麗之〈兩宋惠州謫宦考略〉¹⁴，惠州是宋代貶謫官員之處所，唐庚及蘇軾等官員均曾貶謫於此。吳定球之〈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¹⁵，說明清人王士禎等人及《四庫提要》指稱唐庚於「蘇氏兄弟頗有所憾」等，對唐庚諸多貶抑，此文予以辨證。

(二) 針對唐庚詩歌加以考證文字與註釋

關於詩作文字由於版本不同，而文字有若干異同之處，其加以註釋有唐玲之《唐庚詩集校注》¹⁶，文中著墨於版本與詩中注釋之研究。郭煉之《眉山唐先生文集選注》¹⁷，著重於唐庚詩文之選註，其擇詩文佳處予以疏通、評論。張霞之〈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劄紀〉¹⁸，考辨其詩文中具有代表性之條目，以字詞辨證為重點。

(三) 探討唐庚詩藝技巧、文學觀以及詩歌成就

唐庚有「小東坡」之號，是對其詩文成就的最高肯定，此方面論述也最多，有

¹¹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¹²張立娜：〈「小東坡」唐庚交遊考略〉，《中國城市經濟》，北京市：中國城市經濟協會，2011年17期。

¹³吳定球：〈唐庚年譜(寓惠部分)〉，《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1年6月。

¹⁴莊麗麗：〈兩宋惠州謫宦考略〉，《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14年8月。

¹⁵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

¹⁶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

¹⁷郭煉：《眉山唐先生文集選注》，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

¹⁸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劄紀〉，《新國學》，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民俗文化研究所，第九輯。

郭鐻之《唐庚文學成就研究》¹⁹、劉麗丹之《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²⁰、馮健之《唐庚詩歌創作研究》²¹，論唐庚唱和詩歌、感懷詩、文學觀、分析其詩歌內容與藝術特色。巫熙之〈近水遠山皆可人，踴躍來供搜句眼〉²²，探討唐庚詩藝及工於寫物之特色。唐玲之〈詩律傷嚴近寡恩〉²³，對唐庚詩歌屬對精工、隸事妥帖、反復推敲之法，進行分析。李凱之〈作詩當學杜子美〉²⁴，論述唐庚對杜甫詩之評價、詩藝、李杜優劣等。劉濤之〈「小東坡」唐庚詩歌初探〉²⁵，探討唐庚之詩藝，說明其博學多識、善於化典及敘事生動傳神、諧趣橫溢等特色。黃之棟之〈論唐庚的詩歌創作〉²⁶，說明唐庚重視詩歌的諷喻功能，於北宋紹聖以後之詩壇上是獨樹一幟的。其貶謫時期之詩作，不作「遷謫悲酸之態」，深刻細緻的嶺南風光與人生感受，故受到時人之喜愛。陶文鵬之〈論「小東坡」唐庚的詩〉²⁷，言唐庚詩敘事簡妙，善諧謔、諷刺、博喻等，描寫嶺南風光生動細膩，無愧「小東坡」之美譽。岳娜之〈試析「醉眠」所受道、佛影響〉²⁸，分析唐庚〈醉眠〉詩作之取材、景物、感情及意境。

綜上所述，知唐庚詩長於詩藝技巧，舉凡煉字煉句、詩歌章法、屬對及詩律無一不工；其詩歌風貌百樣，敘事簡妙，善諧謔、諷刺、博喻等，讀之頗有趣味；再者其文學觀正是宋詩觀具體而微之顯現，今於前人之基礎下深入發掘其詩歌內容及詩藝技巧，並與其生命歷程作系統性之連結，希望能對唐庚其人其詩有更全面的了解。

¹⁹郭鐻：《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

²⁰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4月。

²¹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

²²巫熙：〈「近水遠山皆可人，踴躍來供搜句眼」—探求唐庚詩中的寫物之功〉，《文藝研究》，北京市：中國藝術研究院，2011年8月，頁59。

²³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14年第3期。

²⁴李凱：〈「作詩當學杜子美」—談唐庚對杜詩的評價和學習〉，《內江師專學報》，內江市，1998年，第3期。

²⁵劉濤：〈「小東坡」唐庚詩歌初探〉，《天府新論》，成都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8年第5期。

²⁶黃之棟：〈論唐庚的詩歌創作〉，《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杭州市，2011年3月。

²⁷陶文鵬：〈論「小東坡」唐庚的詩〉，《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南京市，2003年3月。

²⁸岳娜：〈試析「醉眠」所受道、佛影響〉，《宜春學院學報》，宜春市，2008年10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將以知人論世法，並佐之以個案研究法，研究唐庚之家庭、交遊、官場與詩作特色。

(一) 知人論世法

「知人論世」一詞典出於《孟子·萬章章句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²⁹其意涵為學詩與讀書二事，應對其作者有所了解，也就是通過對作者身世經歷之查考，來研究、評價其文學作品，並配合其作品與當時時代之特徵，如政治、社會、民生等景況，並結合當時文學潮流，作全面性的探討。故本文研究唐庚與其詩，從如下數方面著手：其一，敘述唐庚之身世與境遇，對其詩作之影響。其二，發掘唐庚詩中之歷史因素，探討其詩作動心起念之緣由。其三，唐庚之文學觀、詩藝技巧與北宋詩歌文學思潮之關聯。

是故了解唐庚之途徑除誦讀其詩文，觀其史料記載外，還得論唐庚之「世」，將唐庚身處的歷史環境，對照其詩文作品，分析作品與歷史的關係，藉以解讀唐庚之行跡與心中的想法。唐庚生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主要活動於宋徽宗之時代，對照其詩作可還原當時政治、社會、民生之情形，觀當時之歷史可以一窺詩人的內心世界。本文以知人論世為進路，並結合具體作品之考察，有助於相互參照與印證。唐庚之《眉山集》或《唐先生文集》乃後人蒐集其詩歌與散文等著作，有諸多版本，如：《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集部·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²⁹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十三經注疏(8)》，台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74年12月，頁188。

別集類·眉山集》與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之《全宋詩(第二十三冊)》等資料進行比對分析，發現各版本文字敘述略有出入，擬以《全宋詩(第二十三冊)》為主要版本，佐以其他版本資料進行研究。並蒐集直接或間接論及唐庚之相關文獻資料，如期刊、學位論文等，兼以歷代詩話等述及唐庚詩作之專書，進行有系統的分析。以文學發展史之角度，分析宋詩發展之時代必然性與發展趨勢，並將唐庚之詩作歸納整理，找出其詩作特徵及與前人詩作之關係，以凸顯唐庚詩歌特色。

(二) 個案研究法

本論文偏重傳記研究，乃以呈現唐庚之「生命歷程」為聚焦；依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³⁰之方法，進一步闡釋個案研究法之特點：

生命歷程可定義為一個生命從生到死的過程中一連串的事件與經驗，以及和這些事件互相影響的一連串個人狀態與情境遭遇。對生命歷程取向而言，有建設性的問題包括：對個別的、特定團體的、和一般的生命而言，可以從中找出什麼樣的秩序和規律？經驗歷程的因果和或然結構是什麼？生命週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和經驗的意義，包括事件對於未來、當下及回溯方面的意義？是什麼樣的歷程(包括認知、情感、生理、社會及歷史)對於生命中主觀的經驗流動及行為表現的變化有所影響？簡言之，生命是如何運作的？³¹

故本文將唐庚之生命歷程概念化為一連串的个人、行為與情境間的互動，除陳述其詩文外，並探討當時詩歌的時空環境背景，及其對唐庚詩歌創作之影響。然而唐庚本人

³⁰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等譯：《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台北市：遠流，2002年。

³¹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等譯：《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台北市：遠流，2002年，頁112。

及其周遭人物，見及史料者非多，故探研唐庚之生命史與心理狀況，是以整體性的觀點，對唐庚詩歌與其寫作歷程中之人物、事件、歷史及社會進行比對，分析其詩作之成因背景與個人心理狀態，開啟讀者與唐庚詩歌之間的對話，使讀者透過理解、參照唐庚生命歷程與詩作，進而了解其生命經驗。本方法對唐庚本人及其家人進行探研，了解其成長環境，以了解其思想之出發點；其二描繪其交遊，可知其學習歷程或對其生命歷程之影響，且人之所交遊者必有其志趣相投之處或生活之所必須，均可見微知著般，對唐庚作近距離之觀察。故唐庚之傳記敘說可謂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程，眾多的組合元素，須加以詮釋並描述其因果關係，並進行歷史性的影響評估與道德判斷，藉由如此探研將使唐庚詩作更加清晰的呈現於讀者眼前。

藉由以上方法將唐庚詩歌與本論文主題，做系統性連結與分析，探討其詩作背景、詩藝技巧與詩人之心理狀態，並穿插歷史時代背景以闡述唐庚之詩歌意涵與創作觀念。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以唐庚詩作串聯唐庚之一生，藉由唐庚之一生，展現唐庚詩作意旨與宋詩之時代風貌，故先蒐集唐庚詩作，而各家版本有些微之文字差異，鄙選定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之唐庚詩作，為本論文詩作之底本。佐以中國大陸地區唐庚之相關期刊、學位論文，對照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研究、整理、論述唐庚之詩作，以下敘述即為本論文之研究步驟：

(一) 家世傳承、交遊與仕宦情形

唐庚家族於其父唐淹之前，名不見經傳，唐淹為經學大師，唐庚兄弟亦有文名，

子文若仕途較唐庚顯達，唐庚、唐瞻、唐子若三人於《宋史》皆有論及。至於唐庚家族之研究以《宋史》、《丹棱縣誌》及《眉山集》，唐庚所論及家人之篇章為主軸；其交遊則分蜀籍師友、惠州諸友及其他友人加以論述，中有啟蒙師，或為識才伯樂，或為其景仰之文豪蘇軾，其友或於其困苦時予以大力協助，其間寄語酬答、次韻賦詩，既感時抒懷，又互表關懷。以上著重唐庚之家人、成長背景與仕宦交遊狀態，作為唐庚詩作背景資料及線索。

（二）詩藝之創作觀

唐庚詩歌敘事生動，洋溢諧趣，善用譬喻，有新奇的聯想，於黨爭劇烈時仍能勇書己懷，諷諫朝政，其詩言而有物，正是敢亂道而不亂道，具有文人之風骨。其詩債觀點是對己身之療癒，除寄託情志以遣懷之外，亦顯現其作詩過程，是非常慎重且艱辛。其化用與累積詩材、作詩需與人商論、敘事言簡意盡與因事以陳詞之創作理念，其樂府詩除沿用古題作詩外，亦樂作新題，格式亦勇於創新，均顯現其不泥古之風格，可資對照前人作詩之旨要。

（三）唐庚詩作析論

唐庚詩歌藉詠史懷古以書寫己志，或描繪社會實景，悲憫百姓之疾苦，或寫目睹之官場現象，心中滿懷憤懣，亦有哀憐自身處境，思念家人之詩歌，其情景刻畫入微。然其詩作之巔峰則展現於惠州群詩之上，詩中自然美景、人文風情、物產風貌躍然紙上，嶺南之生活況味與鄉居情態紛紛入詩，伴隨坎坷的境遇，反思自身處境，隨著積累的才學內化，理性的啟揚，憔悴悲酸之狀逐漸淡化，豁達自適之心境逐漸張揚，故其詩中有豐富得時代背景，除是詩人自身之經歷之顯現，亦是徽宗朝大時代歷史之縮影。

(四) 評述詩藝技巧

著重詩藝技巧可謂宋詩必走之路徑，一方面唐詩豐厚資產於前，可資借鏡，而宋時印刷術發達，書籍取得容易，衍生宋人以博學為要務之風氣，故宋人於研讀之後歸納出前人之詩作技巧，故有「詩話」之形成，為詩歌作評析，進行深一層之探討。另一方面唐詩豐美於前，題材作法幾已為唐人所用盡，若宋人不著重於詩藝之探研，又豈能於唐詩之後另啟新猷。唐庚之詩藝技巧有當時之時代特色，故觀唐庚詩藝即能得知時宋人寫詩之基本功底，並了解其創作思維之歷程。

以上即為本論文論述唐庚詩作之主要內容與方向，於前人論述基礎下，搭配唐庚完整詩作，參考宋代詩話對唐庚詩歌內涵予以綜合分析並評論，期能更深入反映出唐庚詩歌及其思想之風貌。

第二章 唐庚之生命歷程

唐庚，字子西，北宋眉州丹棱人，生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父親唐淹長於經術、名聞西南，亦十分博學；其兄弟唐瞻、唐庾皆有文名，可謂家學淵源深厚。唐庚少時聰敏，早有文名，詩文中得見其胸懷「國士」之志。紹聖元年(1094)進士及第，自此踏上不順遂之仕途，先是任利州治獄掾，又先後知閬中、綿州，歷任地方官職，後得張商英之賞識，大觀四年(1110)除提舉京畿常平職，主管新法之推行，但任職不久即捲入黨爭，遠謫嶺南。於政和元年(1111)抵達謫地惠州，政和六年(1116)年北返，故處惠州五年有餘，但不足六年。¹其一生仕途坎坷，為地方官吏時，權力有限，不得伸展己志；即將大展長才之時，卻無端受累，自此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直至致仕。雖於政治上無可做為，但其才氣與豐厚的人生歷練，卻化為一首首動人之詩篇，嶺南惠州群詩更是其詩作之巔峰，其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亦為時人所讚揚。《宋史·唐庚傳》載：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學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²

唐庚早慧，有文名，少年讀書於眉山，師從任德翁，深受其知賞，其弟唐庾於〈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云：

予兄子西自齠髻學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

¹參考郭鐸：《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頁5、7。

²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二百二·文苑五·唐庚傳》，開明書店鑄板，頁1136。

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³

元祐七年，唐庚時年二十二歲，自蜀假道荆楚赴京城就讀太學，巧逢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中，其有幸得識同鄉前輩蘇軾，而蘇軾之才學與問學風範令唐庚極為景仰，會面之一席話，深刻影響唐庚日後詩歌之創作。

紹聖元年進士及第，釋褐為利州治獄掾，繼而任官閬中、綿州及鳳州教授。大觀四年，蜀人張商英得勢，為張商英所提攜，任提舉京畿常平職，提舉京畿常平是宋神宗推行新法後新置之官職，主管京城事務與新法之施行，是唐庚一生為官之巔峰。但任官同年隨即為黨爭所累，罷提舉京畿常平，遠謫嶺南惠州，張商英亦隨後失勢。今人吳定球〈唐庚年譜〉載：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云：「庚早受知于張天覺。天覺為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言者謂子西常宣言『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南征賦〉首二句云：「始攝提之孟冬，余負罪而南馳。」，「攝提」為「攝提格」的省稱，古謂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本年干支正為庚寅，知其獲命南遷在本年十月。又詩集二〈南遷〉詩：「著鞭要及春前到，趁賦梅花庾嶺東。」知庚獲命須于明春到達貶所。同行有弟唐庾，侍女黎氏等人。⁴

上文得知唐庚是張商英有意拔擢之人才，且欲用其為諫官，可謂極為看重，亦得知唐庚遭貶之時間點，但文中唐庚遭貶與張商英罷相之先後次序，或有疑惑之處，據《宋史·張商英傳》載：

然(張商英)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

³《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集部·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⁴吳定球：〈唐庚年譜(寓惠部分)〉，《惠州大學學報》，惠州市，2001 年 6 月，頁 88。

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5

是以得見唐庚受貶乃為商英所累，且是商英罷相之先聲。唐庚時作〈南遷〉詩如下：

去去寬鄉托此蹤，關中無地頓衰翁。未誅綺語猶輕典，更賜羅浮有底功。
蝦菜賤時皆丙穴，茅柴美處即郫筒。著鞭要及春前到，趁賦梅花庾嶺東。⁶

詩句中「寬鄉」指人少田多之地，「蝦菜」為魚類菜餚之泛稱，「丙穴」是魚穴代稱，「茅柴」為村釀薄酒，「郫筒」是竹製盛酒器⁷，詩中顯現詩人當時自我勸勉之心境，更知朝廷命令唐庚須於明春前抵達貶所。朱弁詩話載：

張天覺庚寅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人間斗米三四錢。」蔡嶷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劍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存者〉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勿與少年爭春風。」此詩亦為新進所忌。⁸

唐庚無端而得禍，遠謫嶺南，並非因職務之廢弛或缺失，而是被視為商英黨人而除之，而其〈內前行〉等詩作內容正是為蔡京等黨人所忌恨之緣由。

綜觀唐庚一生，雖文才出眾，然官運卻頗不濟，前期任官均為地方官，有利州治獄掾、閬中令、綿州錄事參軍、鳳州教授等；大觀年間，唐庚受張商英舉薦得入京城

⁵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十·張商英傳》，開明書店鑄板，頁930。

⁶《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五》，頁609。

⁷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87。

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叁·朱弁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53。

任宗學博士，賦有〈劍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存者〉詩：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

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即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⁹

詩中情緒複雜矛盾溢於言表，按自古由地方官轉任京城官員，應有高陞之喜悅，但唐庚此詩卻表現出異常含蓄平淡，帶點些許自嘲語氣，大概與之前仕途官場歷練相關。張邦基詩話載：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¹⁰

大觀四年為張商英所薦，除「提舉京畿常平」一職，但亦因依附張商英，捲入黨爭，任職同年隨即貶赴惠州。居處惠州至政和五年，唐庚時年四十五歲，方遇赦北返，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宣和二年自請辭宮祠，由京歸蜀，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歲。

因唐庚遭貶與其作〈內前行〉等詩作有關，是因詩而得謗，致使一生坎坷，故他人索要其文稿，總為其所拒絕，且其生前無自編文集，直至離世次年，京師方有商人收集其詩文刊刻問世。如鄭總〈眉山唐先生文集序〉所云：

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先生大人能輕重人為世所重者，稱之，其勢足以

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7。

¹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張邦基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210。

相因而後傳。如子西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巧其本而刻焉。¹¹

爾後，唐庚接續補充，如〈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云：

予兄子西自齠髻學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愈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多舛誤，失真害理，恐誤學者觀省而不能以傳諸永久，因併取其少年時所為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¹²

另《全宋詩(第二十三冊)》載：

其弟庚編遺文為集，卷數不詳，已佚。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惠州州學主管鄭康佐集當時流傳的《寓公集》及閩本、蜀本詩文，編刻《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本集鄭康佐跋)，後世多種抄本、刻本均祖出此本。又有《唐子西文錄》一卷。¹³

如上所述，除推崇唐庚之詩文成就外，亦略得知後人對其詩文蒐集、刊刻與得以流傳之情形。

本章第一節介紹唐庚之家世故里與家人，以明其家族之源起，了解其家庭之背景；第二節說明其交遊狀況，人之所以往來，必有其心性相通之處，觀其交游，可明其志

¹¹《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集部·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¹²《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集部·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¹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4991。

向；第三節介紹其仕宦歷程與仕宦觀，了解其人生經歷，藉由三者之背景，深入了解其詩作之背景與動機，深入探研唐庚之詩中世界。

第一節 家世故里與家人

唐庚家族何時遷蜀？因無史料傳載，故尚不可考，今之所見史料最早為北宋中期唐庚之父唐淹，其為名震西南的經學大師，籍貫為眉州丹棱縣，與「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同鄉。關於唐之姓氏起源，據鄭樵《通志》卷二十六載：「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已。舜封堯之子丹朱為唐侯，至夏時丹朱裔孫劉累遷于魯縣。」庚父唐淹號「魯國先生」，唐庚又於〈亡兄墓銘〉中言：「（唐瞻）氏于唐，望于魯」，¹⁴故得隱約推知唐庚家族之起源。但唐庚家族於唐淹之前未見史料傳載，可見其家文風大起，應自唐淹發端。下文逐一介紹唐庚父親唐淹、母親史氏、兄長唐瞻、其弟唐庾與其子唐文若等，並略述其事蹟。

一、唐淹

唐庚之父唐淹，自幼孤露，勤苦自奮，特深於經術，旁至諸子百家、天文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貫，於西南有盛名，為人輕財好施，無意仕進。據《唐先生文集·卷十·唐先生行狀》中載：

唐先生諱某，字彥通，眉州丹棱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皇考之捐館也，先生始六歲，是時鄉人未知官學，先生孤露自奮，卒為名儒。其學博而不雜，其制行和而不流，輕財好施，出於自然。蓋自堯舜三代以來，理亂廢興，莫不考論，旁至諸子百家、天文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貫，其博至於如

¹⁴參考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4。

此。然特深於經術，著四經微旨行於世。……自嘉祐治平間，先生已有盛名，西南學者爭宗師之，授經者累數百人，然應進士舉，反不中，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之，亦不報，浮沉丘園，無復仕進意。……前娶家氏，再娶史氏，男五人，女四人。¹⁵

又據《唐先生文集·卷十·先君真贊並序》中載：

嘉祐熙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時出遊。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遊。喜談《易》、《詩》、《春秋》。辭旨邃遠，能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飢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有所求則鬻衣賣履與之，無難色。緩急輒陰救之，問其姓名則嫚罵不以告，逢人無貴賤，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為有道之士。

¹⁶

以上得知唐淹六歲而孤，先娶家氏，後娶史氏，而史氏為唐庚之母。唐淹深於經術，所學旁及諸子百家等，莫不通貫，後應試不中，雖為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舉，然其心性並不熱衷官場，故無意仕進，但其博學態度、豐厚學養且樂於助人，無疑為其子唐庚樹立典範，並奠定其豐厚之文化根柢。

二、史夫人

唐庚之母史氏，相夫教子為傳統賢淑之女性，唐淹不善理財教子，端賴史氏為之，據《唐先生文集·史夫人行狀》中載：

夫人史氏眉州青神縣人，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

¹⁵《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49。

¹⁶《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50。

進士諱及之女，魯國先生諱某之配也。先生喜賓客，重然諾，視金錢如泥，無分毫顧惜，不論多寡，費盡乃已。竟坐此貧而夫人處之怡然，自得其為善之樂也。先生自言：「吾六歲而孤，勤苦自立，取名於時，豈有兄弟教哉！」常持是說，未嘗督責三子以學，而夫人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夜，乃寢。率以是為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然，蓋性之所嗜如此。¹⁷

由是推知其母之來歷，可謂書香門第之後，唐淹不重財貨，樂善好施，幸有其母之維繫，史氏坐貧亦能處之泰然，自得其為善之樂；唐淹不善教子，家中幼子端賴其母平素之督促，故唐家三子皆有文名，其母史氏居功厥偉。

三、唐瞻

唐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唐庚之兄。《宋史·唐庚傳》中有一特異之記載，主角唐庚事蹟之記載較其兄長之記載，篇幅更為簡略，然附屬唐庚傳後之唐瞻，其敘述繁多但僅以簡語帶過其文、史、治學之成就，卻詳加描述唐瞻之孝順事蹟，與其心靈感應之情狀，至為特殊，其載如下：

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

¹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50。

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庾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權然，一不及庾。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有子二人。¹⁸

瞻為長兄，夜夢其父病危，兼程出發，冒江水暴漲難以行舟之艱危，可謂事父至孝矣！更因庾貢舉事坐獄，「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權然，一不及庾」，亦見其愛護其弟之心，性真率，臨事果決，足見其兄長之風範。唐庚作〈亡兄墓銘〉載：

（唐瞻）少時愛書，為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豈易量哉！已而病肺，不得盡其力以學。¹⁹

長兄同父，唐庚亦敬重兄長，其作〈到任後寄家兄〉詩云：

君子所就三，為食最為下。起家仰寸祿，此實下焉者。南山無敝廬，千里就官舍。但使食有魚，敢言曹乏馬。同寮皆故人，每事相假借。況復官長賢，醉歸應不罵。²⁰

說明其就任後立刻書寫家書，向兄長告知其一切尚可，且周遭多「故人」可相援引，官長亦親近賢明，以安兄長掛念之心。

¹⁸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二百二·文苑五·唐庚傳》，開明書店鑄板，頁1136。

¹⁹《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六》，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31、232。

²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8。

四、唐庾

唐庾，字端孺，生平不詳，唐庚之弟，少有文名，無文集傳世，但有〈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一篇傳世，今人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云：

唐庾，字端孺，生卒年不詳，唐淹幼子。「少有文名」，無文集傳世，有《眉山文集序》傳世。唐庾與哥哥唐庚感情深厚，崇寧中，從兄游綿州；大觀中從兄游京師；「庚貶嶺表，（庾）萬里從之。」²¹

《全宋詩(第二十三冊)》²²收錄十三首唐庚作與唐庾之相關詩作，其兄弟互動之頻仍與深厚之情誼，就在其詩作中顯現。如崇寧中，從兄游綿州，唐庚詩題〈十月十八日與舍弟同登越王樓，便道趨開元寺上天池，得句滿紙，顛倒雜亂幾不可讀，明日詮次成二十二韻〉，越王樓坐落於綿州城北長安道側；後又從兄游京師，如〈大觀四年春，吾與友人任景初、舍弟端孺自蜀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食，吾三人相與戎服遊九龍池，飲酒賦詩樂甚！是歲吾遷嶺表，明年景初亦謫江左，忽忽數歲皆未得去，寒食無幾，念念淒然，作詩寄任，因命舍弟同賦〉。唐庚日後遠謫嶺南有諸多懷弟之作，唐庾亦千里相從去探訪唐庚，在在均顯其兄弟深厚之感情，此部分之詩作將於第四章第四節中再作介紹。唐庚離世後唐庾為其文集作序云：

予兄子西自韶甌學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愈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多舛誤，失真害理，恐誤學者觀省而不能

²¹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18。

²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以傳諸永久，因併取其少年時所為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²³

序中明言其兄長之文才，與詩作情形，並對京師刊行本文多舛誤，多所著墨，並增補唐庚少時文章，以廣其流傳，均得見唐庚對兄長之崇敬與思念。

五、唐文若

唐文若，字立夫，唐庚長子，《宋史·唐文若傳》載：

文若少英邁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文若奏書闕下，……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互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眾，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論曰文若譏休兵……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²⁴

得見文若為官勇於任事，關心民瘼，有儒家風範，然子承父教，亦得想像若唐庚為官，其施政亦當有如此之風采。

唐庚尚有妾黎氏，為前侍女，謫惠期間黎氏隨侍在側，後黎氏卒於唐庚歸鄉途中，《唐先生文集·卷六·黎氏權厝銘》載：「侍女黎氏，楊越人，八年隨吾樽海濱。丁

²³《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集部·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²⁴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唐文若傳》，開明書店鑄板，頁 5495。

西北歸，至江津一疾即死。」²⁵之記載。

小結：

宋之科舉為讀書人仕進之途徑，成就與否，可影響家族之興衰。眉州唐庚家族並非世家顯貴，於官場並不顯赫，入仕者亦鮮有高官，其父致力經學，是名聞西南之經學宗師；唐庚長於文學，但其仕途坎坷；其兄瞻、弟庾，子文若，均通文墨，子文若於仕途較有發展及建樹，其家族於是時是地可謂地方學術名門。因史料對唐庚著墨不多，欲了解唐庚其生平除從其詩文集及宋詩話去探研外，亦可從其家人生平作近距離之推敲，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量唐庚家人之記載，可稍補文獻欠闕之缺憾。

第二節 交遊狀況

唐庚之友多為志趣相投之士，關於唐庚之友，筆者將其分為三類：蜀籍師友、惠州諸友及其他友人。中有師從友伴之關係，或於仕途有提攜之功，或伴隨其仕宦之所得識，更有其顛沛流離困頓中予以援手之友人，其間寄語酬答、詩酒唱和，或相伴同行於山林名勝之中，對詩人均有深遠的意義。觀其交遊網絡，可約略得知唐庚之思維模式，觀其詩作往來，彷彿又見唐庚之一言一行，在你我眼前一一顯現。

一、蜀籍師友

唐庚為眉州眉山人，蜀地向來文風鼎盛，唐庚早期交遊多為蜀人，有任伯雨、任景初等，後於京師巧逢一代文豪鄉前輩蘇軾，於讀書方法上得其啟發，後其詩文亦多

²⁵《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六》，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31。

所仿效，另仕途上有蜀人張商英之提攜等，均將於下文中介紹：

（一）任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以學問、氣節為鄉里敬重，當時名聲與蘇洵相當，直言敢諫，不惜得罪當權者。據《宋史·任伯雨傳》載：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張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伯雨言人才，故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論曰……任伯雨亢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²⁶

知其長於經術，中進士第，個性剛正不撓而直諫敢言，因得罪當政者致遭貶謫。而唐庚少時師從任伯雨，受其師人格思想之影響，其於〈上任德翁序〉有云：

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論款密，某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將淬文鋒，礪

²⁶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四·任伯雨傳》，開明書店鑄板，頁916-918。

辭鏑，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27

文中將唐庚去拜訪任伯雨之情形詳細描繪出，並言初見面即受伯雨知賞，而唐庚對任伯雨也甚為感恩，再三言恩，思以國士之報。

（二）任景初

任景初，蜀人，生平不詳，與唐庚之交往雖所載不多，但從唐庚如下三首詩中得窺兩人情誼深厚，當是知交好友，方能如此。其一，〈大觀四年春，吾與友人任景初、舍弟端孺自蜀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食。吾三人相與戎服遊九龍池飲酒賦詩樂甚，是歲吾遷嶺表，明年景初亦謫江左，忽忽數歲皆未得去，寒食無幾，念念淒然，作詩寄任，因命舍弟同賦〉，詩云：

居今行古任定祖，底事遷延亦未歸。我坐力田傷地脈，君緣搜句漏天機。

故都回首三寒食，新歲經心兩濕衣。學道一生凡幾化，不因到此始知非。²⁸

兩人先後同遭貶謫，唐庚寄詩與景初，詩中頗多感慨。其二，〈收景初貶所書〉詩云：

信斷常懷信斷憂，得書還有得書愁。未應宿業都相似，總為饒聲不肯休。

見說胸中養雲夢，莫將皮裏貯陽秋。而公有道知興廢，不患無詞詣播州。²⁹

²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90。

²⁸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05、15006。

²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04 頁。

信斷既憂，得書亦愁，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嘆。後唐庚〈收景初書并示藥物〉詩云：

乾坤心腹友，江海鬢毛斑。藥補他鄉闕，書開故國顏。

何時乘下澤，此日仰高山。曾是歸耕耦，由來有賜環。³⁰

由上三首詩中得知兩人自蜀即相識，同遊京師，後唐庚遠謫嶺南，景初亦遭貶謫，之後唐庚得病，任景初不遠千里寄至藥物，正顯兩人情誼深厚。³¹

（三）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為北宋文學名家，其才高，長於詩文等，文學成就極高，舉世皆知。然唐庚與蘇軾，並無實際往來，僅有一面之緣，唐庚雖與蘇軾同鄉，於蜀時並無謀面，其見面之機緣見之於《唐子西文錄》所載：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³²

文中「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句，說明讀書時務須求得全文通透，除本文主要事蹟外，文中佳處、細處亦須細心體會，方是真讀書。而文中所記時唐庚年齡，「余時年十八」，有疑義，按今人吳定球作〈唐庚年譜〉載：「按蘇軾出知定州，在元祐八年九月，時唐庚在京師為太學生，二十三歲。」應為強行父追錄之時，記憶不真所致。³³紹

³⁰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³¹ 參考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21。

³²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2-1268。

³³ 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頁49。

聖元年唐庚進士及第，聞蘇軾貶謫惠州有感而作〈聞東坡貶惠州〉詩云：

元氣脫形骸，運回天地外。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
伸舒輒有礙。低頭不得仰，閉口焉敢咳。東坡坦率老，局促顧難耐。
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³⁴

詩中所云蘇軾於嶺南之行狀，與《宋史》所記東坡之曠達，殊無二致，故劉克莊詩話載：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集中有〈聞東坡貶惠州〉詩云：「……」此詩甚佳，狀得出。³⁵

此則詩話說明唐庚詩文俱佳，不在蘇門弟子之下。唐庚與蘇軾雖僅有一面之緣，但唐庚對蘇軾卻極為推崇，《唐子西文錄》所記三十五條中直接言及蘇軾者有七條，足見其對唐庚之影響。

（四）張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蜀州新津人。張商英善於審度時勢，逢蔡京等久盜國柄，中外怨疾，商英乘時崛起，作相，為政持平，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為食，故蒙忠直之名。而唐庚因張商英而登上仕途之巔峰，亦因此無端捲入黨爭，但其對張商英卻始終毫無怨尤，只有無盡的崇敬。據《宋史·張商英傳》載：

³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4。

³⁵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捌·劉克莊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371、8372。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惇(章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京(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為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為食，故蒙忠直之名。³⁶

文中描述張商英美姿儀及與章惇應對之情形，其受章惇推薦與王安石，雖屬新黨，但因同黨內鬥而罷相，其為相期間因「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之時機合宜，小變蔡京舊政與民寬息而得賢名。張商英拜相，唐庚賦〈內前行〉記之，詩云：

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宅家喚作調元手。
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³⁷

此詩值蔡京罷相，張商英繼位，唐庚詩以記其事，內容對張商英備極推崇，對蔡京卻

³⁶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十·張商英傳》，開明書店鑄板，頁930。

³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1、14992。

多所貶抑，如「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才四錢」，既諷刺制禮作樂文飾太平，以邀寵於徽宗之蔡京，又歌頌在張商英治理下的社會是一幅人民安生之景象，阮閱詩話載：

唐子西〈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於敘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才四錢。」此語善於諷諭，當而有理，皆可法也。³⁸

再據朱弁詩話載：

張天覺庚寅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蔡嶷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此詩亦為新進所忌。³⁹

由上亦得知唐庚因此詩無端致禍。政和二年，唐庚雖身處嶺南，驚聞張商英出知河南府，感而作〈有所歎二首〉詩云：

林中宴坐老沙門，豈顧臨年觸垢氛。正恐先生不得飽，欲令後死與斯文。
近逃台鼎居東洛，聞道衣冠滿北軍。須信此塗天一握，人問謾說有孤雲。⁴⁰

耕田配印兩徒然，憶相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獄，誰將官府到天仙。
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床頭當得酒如泉。⁴¹

³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阮閱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910。

³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53。

⁴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知唐庚雖處困境，於詩中仍依舊關心張商英，更為其遭貶感到滿腔的憤懣。政和五年遇赦北返，官復承議郎，翌年五月歸蜀途中寓居沙頭，與張商英相伴遊於東湖，作〈重陽日後一日，從無盡泛舟遊處士台，故詩人秦龜從所居〉詩云：

皂河經雨水微沙，船帖臺根日未斜。三逕就荒悲白士，一樽相屬對黃花。
已將遠眺收平楚，更遣清言到永嘉。要見仙翁頭似漆，請看醉後落烏紗。⁴²

兩人久別重逢，唐庚既懷對商英之知賞之情，是時能與之同遊泛舟，想見詩人之情是既興奮又喜悅。政和七年於江陵又作〈和觀文相公立春日示詩〉詩云：

閑把流年指上輪，朝來七十五迴春。一杯願薦喬松壽，四海方依社稷臣。
血氣未嫌辛菜冷，顏容猶稱彩幡新。清詩小字傳觀處，滿座驚呼覺有神。⁴³

詩中以政績、詩作、容顏對張商英再三推崇，充滿唐庚祝禱之情。再從其文〈上張觀文手書^{四幅}〉：

某頓首再拜，某違遠教誨，忽忽累月……。⁴⁴

某惶恐再拜，某既至瀘南，瀘南邊人知某為門下客也，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某具言相公年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父老聞此悉以手加額感槩流涕……。⁴⁵

⁴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⁴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5。

⁴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6。

⁴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43。

⁴⁵《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43。

某惶恐再拜，某昨日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歸二子皆通經，諸女亦復長大，相對懽然，貧中亦自有味……。⁴⁶

某惶恐再拜，某昨舟中無他所為，顧惟有讀書，文無他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反復讀之……。⁴⁷

從上書四則中說明唐庚對商英是無比的依戀，有違遠教誨之慨，有再次推崇商英之言，最後兩則訴說己身之情境，均以學生或子姪輩孺慕之角度與張商英對談。又〈上張觀文所業序〉云：

某欲焚棄筆研之日久矣！而時時技癢，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日暫止，明日復作，如間日癩，不斷根本。昨既至惠州，使用趙廣漢法為鋸篋，每一篇成，輒投入篋中，不可復取。比其還也，始破篋出之，得詩歌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歸必歸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寫，但寫古律詩百篇、雜文二十篇以獻。辭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致其所愛惜而已！隱几一閱，即投之火中，幸甚！甘冒鈞重，悚愧無量，門生具為序。⁴⁸

唐庚雖因張商英故，受池魚之殃，但不減其崇敬之心，一生對其充滿知遇之情。

文中見唐庚酷愛筆硯，對張商英崇敬備至，其〈上張觀文所業序〉又以「門生」自居，與其往來詩文則述其家常與感懷，足見唐庚孺慕之深。⁴⁹

⁴⁶《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43。

⁴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43、244。

⁴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44。

⁴⁹參考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4 月，頁 6-8。

(五) 勾濤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勾濤深得宋高宗之敬重，國有大議，高宗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亦重提攜後輩，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據《宋史·勾濤傳》載：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 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已，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論曰……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⁵⁰

文中得知勾濤直節正論，潔身自好，受宋高宗倚重，故國有大議，高宗必委身延訪，不受秦檜之私，對賢士多所荐進。現存二人唱和之詩，當作於唐庚謫居惠州期間，如唐庚作〈次勾景山見寄韻〉詩云：

此生正坐不知天，豈有豨苓解引年。但覺轉喉都是諱，就令搖尾有誰憐。
腰金已付兒曹佩，心印還當我輩傳。他日乘車來問道，葦間相顧共延緣。⁵¹

又〈聞勾景山補蓋屋丞，仍聞學道有得，以詩調之，發萬里一笑〉詩云：

人言蓋屋似江湖，莫對丞哉歎負余。別後耳根無正始，向來紙尾得黃初。

⁵⁰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一·勾濤傳》，開明書店鑄板，頁 999、1000。

⁵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04。

可憐鬼谷縱橫口，今讀神溪縹白書。臣朔許長錢許少，何當天子念公車。⁵²

唐庚與勾濤相識於何時不明，但《宋史·唐文若傳》載：「文若少英邁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⁵³得知其有提攜唐庚子文若之功。

二、惠州諸友

嶺南惠州是北宋貶謫官員之主要處所，隨著謫官之湧入，也帶動當地的文化風氣與經濟發展，配合當地豐富之物產，唐庚由初期之不適應，漸漸融入在地的生活，也結識了諸多好友，於其貶謫歲月中陪伴其度過孤寂困頓之時光，其惠州諸友介紹如下：

（一）鄭總

鄭總，字太玉，與唐庚於惠州相識，自此結下深厚情誼，鄭總〈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云：

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爾！……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

⁵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0。

⁵³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唐文若傳》，開明書店鑄板，頁5495。

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先生大人能輕重人為世所重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巧其本而刻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險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間出世之法。余嘗謂子西：「金屑雖貴，着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于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迺凝於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為是故也。⁵⁴

上文「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險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間出世之法」，得知鄭總亦愛詩文，詩文是其交往之媒介，且對唐庚知之甚深。其往來互動，如古體詩〈夢泉〉，詩云：

入道肯著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謾意山之巔。四人躡「喬亢」「虛亢」⁵⁵，
數里聞潺湲。循聲到巉絕，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察魚難筮。
分為縞練去，濺作珠璣圓。一窺宿醒解，三嚙沈痼痊。恍惚尚疑夢，
歡呼欲成顛。山間短於井，海飲鹹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遺賢。
事故由人興，物為知己妍。誰陪濠上游，諒攜室中天。雖無十丈花，
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常煎。蘭亭羽觴冷，魚腹青筒連。
新文來遠矣，開卷猶澀然。徑欲抱琴去，臨流聽未全。不但受以耳，
庶幾神者先。寫為夢泉操，第入樂府篇。將前輒復却，萬事付有緣。⁵⁶

唐庚於此詩并序中載明作詩緣由：「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

⁵⁴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⁵⁵ 電腦無此二字，故以二個字合併成一個字，並以「」框住，表示同為一字。

⁵⁶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4995。

山上，作〈夢泉記〉示余，命作詩。」⁵⁷又〈次鄭太玉見寄韻〉詩云：

度外歸期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蹲。他時名譽牛心炙，晚歲窮空犢鼻褌。

君有詩書并畫絕，我無德爵但年尊。音塵不繼應相悉，萬事而今付默存。⁵⁸

「牛心炙」，引申作豪奢狀，而「犢鼻褌」作貧窮語，「音塵」即音信，「默存」乃形不動而神遊，串聯此語既說明己身情況，也傳達保持聯絡之心意。⁵⁹另〈寄潮陽尉鄭太玉〉詩云：

又種羅浮一熟田，江陽未得返耕廛。書來似見眉間印，別後新增鬢上年。

下澤有車人誤矣，上林無報雁徒然。越巫雞卜聞之久，為問行藏若個邊。⁶⁰

「又種羅浮一熟田，江陽未得返耕廛」句，是子西自述在惠州又一年光景，仍未能回到江北住所。「下澤有車」句用馬援典，《後漢書·馬援列傳》云：「(馬援)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椽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這裡指人謂平凡生活可得，實非如此。「上林無報」句，用使者謂蘇武以信縛雁足寄昭帝之典，此言上書後未得回音。根據小注可知唐庚寓惠時，曾以徽宗有赦令下而上書請求寬免，未果，而感懷做此詩。⁶¹唐庚遠謫嶺南，生活困頓，曾直言不諱作詩向鄭總請求接濟，如〈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詩云：

⁵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5。

⁵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3。

⁵⁹參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頁107、108。

⁶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3。

⁶¹參考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笱紀〉，《新國學》，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第九輯，頁381。

山前臘雪想紛紛，風到南訛盡處村。瓮面不容存酒子，床頭幾欲爨桐孫。

園林呼舞知衰怯，窗戶奔馳覺眩昏。咫尺潮陽五袴國，可能分我一襦溫。⁶²

此詩將其生活之窘迫充分揭露，然而鄭太玉總會慷慨解囊，並有不時之贈與，如〈鄭太玉送子魚〉詩云：

便當權閣太常齋，藥竈于傍手自煨。須信子魚藏妙理，坐令母蟹媿凡才。

刀頭定向何時得，劍脊頻將好意來。老去少陵雖病肺，尚堪持此薦寒醅。⁶³

是「還」之隱語，即「還歸」，刀頭有「環」，乃諧音；而莊子說劍：「諸侯之劍，以知勇者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⁶⁴向鄭總述說其心中的感懷，詩中得見其往來之密切。唐庚離世後，鄭總將唐庚作品收集成冊，編輯出版，並為其作序，其子鄭康佐對其父與唐庚之交往亦留有深刻的印象：

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博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世也。而道義之交，習尚之同，先君固以序之矣！⁶⁵

後鄭康佐知惠州，再對唐庚作品收集整理，刊刻成冊，綜觀之鄭氏父子對唐庚作品之流傳，居功厥偉。⁶⁶

⁶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5。

⁶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2。

⁶⁴參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頁133。

⁶⁵《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提要》，第596頁。

⁶⁶參考郭鐸：《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頁12、13。

(二) 梅蟠

梅蟠與唐庚結識在惠州，據《惠州府志·梅蟠》載：

梅蟠字子升，歸善人。元豐八年舉進士第，多才博學筆力豪放，授迪功郎。不樂仕進，鄉人稱曰梅夫子。凡惠之江山，多所留題詩，蓋千篇。晚居豐湖，號羅浮山人，時眉州博士唐庚謫居惠，常與遊，贈蟠〈采藥行〉。⁶⁷

知梅蟠博學多才，擅長寫詩，不樂仕進，喜肆意於山林之間。唐庚作有〈采藥行贈梅蟠〉詩云：

順途行歌醉者誰，先生採藥山中歸。昨日攜籃入山去，今日出山香滿路。
先生年來飯黃精，俗眼但白髮但青。得失乘除適相補，勿取讒人畀豺虎。⁶⁸

詩中描述梅蟠倘佯山林之景象，梅蟠博學多才與唐庚相仿，但其不樂仕進，逍遙灑脫之性格，適意山林之心境，唐庚與其交往，想必憤懣之情懷，必得寬舒之啟發。

(三)「三善士」—梁昭德、陳伯修、李文輔

梁昭德等三善士，據《惠州府志·梁昭德》載：

梁昭德，歸善人，政和中以三禮出身，授循州僉判，有治狀。與邑人陳伯修、李文輔為友。鄉黨重之，號曰：「三善士。」唐庚謫惠，交遊甚密，庚復官北

⁶⁷發行人黃成男：《惠州府志·卷三十五·文苑·梅蟠》，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10月，頁677。

⁶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6。

歸，為賦三子詩。⁶⁹

唐庚謫惠其間與三善士交遊甚密，故政和七年唐庚遇赦復官承議郎，北返時，作〈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陳伯修、梁昭德、李文輔，詩中既是期望，又是感傷，詩云：

歸心如躍馬，奮迅不可駐。別情如放猿，已去猶返顧。三年孺子社，
數借柱史書。好在五噫孫，善保千金軀。舊來談天口，老去盡地力。
萬里不相忘。寄聲問眠食。⁷⁰

詩中唐庚面對即將北返的未來，想必心中是無比的雀躍，但想起這些惠州好友，日後阻隔萬里，聚首無期，憶舊往，思未來，想必心中有諸多感慨，興奮與感觸交織於詩中。

貶謫嶺南期間，唐庚遠離親友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詩人或因思念家人，或因無端受累，兼以經濟困頓，想必心境一定是悲苦的，而幸有嶺南諸多好友相伴，其間詩酒唱和，並不時與以資助，除可排遣孤寂之歲月外，定給予其心靈最莫大的慰藉。

三、其他友人

唐庚雖仕途平凡，詩文卻頗有成果，另有於仕宦期間結識之諸多好友，有名宦之後，有忘年之交，亦有詩酒之友，試臚列於下：

⁶⁹發行人黃成男：《惠州府志·卷三十四·人物·儒林·梁昭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10月，頁665。

⁷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7。

(一) 王蕃

王蕃，字觀復，曾作閬中節度推官，紹聖、元符間多以書札從山谷問學，又曾親炙東坡。⁷¹任淵詩話載：

王蕃字觀復，沂公之裔，官閬中時，多以書尺至戎州，從山谷問學。至是，自京師改官復入蜀，會山谷於荊州，時山谷病癱初愈。陳無己元符三年冬，為秘書省正字，故山谷詩《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己長句》有「集賢學士見一角」之語。⁷²

黃庭堅詩話載：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⁷³

上述言王觀復問學作詩之情形，唐庚與其時相往來，兩人當有詩文之討論，如唐庚作〈送王觀復序〉中對王蕃詩文多所評論：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予方聳然異之。⁷⁴

⁷¹參考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556。

⁷²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任淵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286。

⁷³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黃庭堅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945。

⁷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90。

此文說明王觀復數年間文章大進，令唐庚異常驚訝，且知王蕃乃唐庚任官閩中時所結識。另〈送王觀復交代〉詩云：

文正活國手，頗恨見不及。宦遊識其孫，想像高冠岌。豈但為交承，自是賢友執。尤喜談性命，微到鬼神泣。吾曹飲滄海，百川資一吸。失腳沙土間，卷舌舐泥汁。焉依既云久，臨別百憂集。去去自護持，兩荷終不濕。⁷⁵

王蕃為顯宦王曾之後，擅長詩文，曾向黃山谷問學，唐庚盛讚其詩文與思想精微，於上文中即可得知。

（二）宋袞臣

宋袞臣，為北宋名臣宋祁之孫，袞臣將其祖宋祁作品集結冊成《景文集》一書，請唐庚為其作序：〈書宋尚書集後〉序⁷⁶。另有〈送宋袞臣赴任浙縣〉，詩云：

綵衣入蜀記當年，金紫重來抱使權。擁鉞止姦民奠枕，揚鞭畫計地流錢。
汝南評論嘗相惜，圯上文書獨見傳。政目告成纔五月，歲頭未改恰三遷。
秦雲慘雪趨朝路，吳雨肥梅按部天。名位愈隆人愈遠，從今帝席為誰前。⁷⁷

唐庚於詩中推崇宋袞臣施政功績，亦對宋袞臣之遭遇表示心中的不滿，兩人為文壇好友，宋袞臣請唐庚為其祖父作序，亦是肯定唐庚為文之表現。

⁷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7。

⁷⁶《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91。

⁷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2。

(三) 強行父

強行父是唐庚之文學觀得以傳世之最大功臣，二十年後其依記憶將與唐庚交往期間，唐庚論及文學之語記錄下來，編有《唐子西文錄》一書，據《宋詩話全編》載：

強行父，字幼安，餘杭人，宣和元年與唐庚同寓於汴京城東景德僧舍，是時強行父日從唐庚遊，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唐子西文錄記》即強行父於二十年後之紹興八年所追記，共三十五則。書中內容以論詩為主，兼及文、賦。⁷⁸

於此期間強行父日從之遊，次韻賦詩與論詩、文之理，可謂極盡歡愉之情。其《唐子西文錄記》載：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塘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五六，乃為書所記，得三十五條。⁷⁹

《唐子西文錄》乃紹興八年強行父追述唐庚詩文之見解，時距唐庚離世已近二十年，故其能憑記憶追述，亦見其與唐庚之交厚，據今人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云：

⁷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2。

⁷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3。

強行父，字幼安，余杭(今浙江杭州)人。曾官睦州、宣州通判。強行父好學能文，《右中散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強公行狀》云：「公尤警敏，四歲能辨四聲。年十有五而孤，太夫人相繼即世，刻意問學，居鄉數年，人罕識面。」《竹坡詩話》云：「錢塘強幼安為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大觀四年春，唐庚始入京任宗學博士，六月任提舉京畿常平。任宗學博士短短數月，唐庚與強行父相識應是在此期間。唐庚謫居惠州期間，與強行父仍有書信往來，……宣和元年，強行父自錢塘罷官回京師。是年，唐庚在被貶惠州數年後重返京師，官承議郎。這一年，唐庚已經四十九歲了。九月至次年正月，強行父與「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此時距二人前次京城相見已有九年之隔，九年期間二人的人生軌跡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老友歷經滄桑後重逢，既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又有時日不多、志不得伸的感慨。他們相與遊山玩水，分韻賦詩，極盡歡娛之情。在此期間強行父日從之遊，歸記庚口述論詩文之語。……紹興八年三月，強行父將唐庚寓居京師期間所述，追述成《唐子西文錄》。⁸⁰

此文除介紹強行父之生平外，亦將唐庚與強行父之結識與交往，敘說詳盡。唐庚謫惠州期間，曾作〈次韻強幼安冬日旅社〉，詩云：

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

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⁸¹

此詩以「殘歲」彰顯自己來日無多，又以「旅人」、「客情」再次強調身處「異鄉」之落寞，此時已壯志消沉，白髮皤皤，期待的是與家人的團聚，見其詩不覺為之心傷。後有〈次韻幼安留別〉詩云：

⁸⁰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24。

⁸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8。

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鵝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敘舊，好詩乍見且嘗新。
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臥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⁸²

唐庚將自己當時的心境，作詩告訴強行父，其歷盡多年之坎坷後，已是暮年老者，心中再無年少時之情懷，有的是對家鄉無盡的思念。

(四) 譚望

譚望，即譚勉翁，唐庚於〈六一堂並序〉之詩題序語中載有：

綿州司戶廨舍，舊為推官廳，歐陽文忠公生於此。近歲陵井譚望勉翁為參軍，
葺一室于廳事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予聞而嘉之，為賦此篇。⁸³

唐庚於崇寧間任官綿州，時識綿州參軍譚望，兩人詩文往來、次韻唱和，時作〈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詩云：

老來忽忽流年緊，三見涪江秋葉隕。只緣二子日相從，便覺一瓢窮可忍。
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文字能令酒盞寬，江山未放詩才窘。
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準。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年傳不泯。
醉歸半路飛蝙蝠，餘興中宵伴蚯蚓。那知鬚鬢禿於筆，但見兒童長如笋。
留滯甘為西域胡，衰遲更結束遊鞞。故山咫尺未成歸，坐使蒼顏厚如胛。⁸⁴

詩中描述幸得與其二人詩酒相伴，方覺「一瓢窮可忍」，又將詩友詩酒次韻相和之情

⁸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8。

⁸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5。

⁸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

景，「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準」，充分描繪出，雖有詩有相伴，但詩末說出其當時為官之心境，對仕途隱有憂悶之語。又有〈率諸公飲開元寺，勉翁有詩，因次其韻〉詩云：

三伏光陰過，初秋宇宙新。一杯桐馬酒，千古竹林人。

山入永嘉屐，蟻浮彭澤巾。悲歌送落日，為我少停輪。⁸⁵

唐庚有好友相伴即不覺時日之艱難，其交遊唱和、賦詩飲酒酣暢淋漓，或逸興風發，或感懷時光飛逝，詩人之狀如在目前。另〈次勉翁送客韻〉詩云：

仕宦方誇四十強，江山那復戀蒼茫。征鞍過我橫春色，別酒斟君釀野芳。

青史功名時執手，紅塵岐路一愁腸。神錐可是藏鋒物，要使兒曹看脫囊。⁸⁶

充滿對仕途之盼望，期待有伯樂能識雄才。然唐庚對譚望之詩文亦極為佩服，作〈譚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於不能，此殊不可曉也，媿而作詩〉詩云：

高才乃爾信虛名，句法時來就考評。投社得君真惡客，專門知我有先生。

文章已逼三都賦，行輩猶推四海兄。細看劉侯詩自好，不應便伏老彌明。⁸⁷

詩中極言勉翁之詩文俱高，更能不恥下問。後作〈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懷庭玉因次韻〉，詩云：

千金駿馬買虛名，驥老通衢價未評。逐去定知窮不死，向來元以句為生。

⁸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50。

⁸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51。

⁸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9。

東風又見鶯朋友，北信難憑雁弟兄。欲寄此懷惟有月，天涯分與故人明。⁸⁸

後以時光荏苒，書信難通，藉明月充分表達對故友分隔兩地之思念。⁸⁹唐庚與譚望之詩作往來是於地方官之任期所作，可見其青壯期之思維。

唐庚尚有諸多文友，不及詳載，如：譚微之、何執中、杜蓬州、郭虞卿、蘇通判、宋德粹、趙世澤、杜甫五世孫杜洪道，後學之輩處厚、居正二宗兄等，其書信往來，寄語酬答，伴隨其度過蹇澀的貶謫時光。

小結：

縱觀唐庚一生交遊，不乏文才俊彥、仕宦名流，然影響其仕途最大者應為張商英，可謂識才伯樂，但唐庚亦因此捲入黨爭，仕途坎坷；一面之緣之蘇軾，尚稱不得其友，但鄉前輩之文采、境遇，均對唐庚之文學認知與謫居自處心態，產生莫大的啟發效果。若無張商英，或許唐庚會有平凡順遂的人生；然無蘇軾之典範與啟發，其輝煌之文學成就，或許會因此黯淡許多。正因這諸多好友，使我們對唐庚的一生有概括性的了解，得能想像其為人。

第三節 仕宦歷程與仕宦觀

宋朝鑒於五代軍人干政之弊端，開國之初即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優禮讀書人，保障官員經濟生活，兼之傳統儒家經世濟民之觀念，均使莘莘學子絡繹不斷於仕途，仕宦對讀書人而言，既可光大門楣，又得施展長才之機會，唐庚仕宦之心自不例外。今

⁸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9。

⁸⁹參考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頁12。

將其仕宦歷程與仕宦觀說明如下，先敘進士及第至任官京城，此期為地方官吏，詩中所見唐庚任事多無主導之權，頗有有志難伸之憾；次則說明其短暫為官京城之緣由，與為官之意氣風發，亟思有利於國計民生，此時期是其人生之高峰，亦是其人生轉折之關鍵；再敘遠謫嶺南後由心懷憤懣至心境寬舒之轉變，其仕宦觀亦從積極任事，思為國士之報，轉趨消沉，只願歸老鄉里，與家人相伴，是為豁達己身處境，亦為對為官任事之無奈表現。

一、仕宦歷程

唐庚進士及第之初，意氣風發，對仕途有無限之期許，但久處地方官職無得施展，故漸有寂寥之慨。後得張商英之賞識入京為宗學博士，稍後任提舉京畿常平一職，主管新法之推行，正是有所憧憬，大展作為之時，旋為黨爭所累，遷謫惠州，多年後遇赦，官復承議郎，時年已老邁，一生仕途可謂多舛，分述於下：

（一）地方官時期

哲宗紹聖元年，唐庚中進士第，任利州治獄掾，其〈謝及第啟〉云：

叨被寵榮，惟知感槩。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之大閑，國之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摛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讜言，少裨眷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實性成癡，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非所長。……或堪器使，敢不冰霜志，操金石心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

名事業將有望於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⁹⁰

文中唐庚認為筆硯文章為雕蟲小事，期為國士建功立業於將來，意氣風發充滿對為官之憧憬。

利州治獄掾任滿後，唐庚為閬中令，任內興文教，修書樓，作有〈新修敕書樓記〉一篇，載明修樓原由。知閬中時雖略有治績，終不得已志，故作〈惜梅賦閬中縣庭有梅，株甚大，正當庭中，出入者患之。有勸予以伐去者，為作〈惜梅賦〉〉以自況，賦云：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於何時。蔭一畝其踈踈，香數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吏之紛拏，後囚繫之嚶吟。雖物性之自適，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薦嘉實于商鼎，效微勞於魏師。又不得託孤根於竹間，遂野性於水涯。悵驛使之未逢，驚羌笛之頻吹，恐飄零之易及。雖清絕而安施，客猶以為妨賢也，而諷予以伐之。嗟夫！吾聞幽蘭之美瑞，乃以當戶而見夷。茲昔人之所短，顧仁者之所不為。吾寧迂數步之行，而假以一席之地。對寒豔而把酒，嗅清香而賦詩可也。⁹¹

文中取庭中梅樹以喻己之處境，期有惜梅者能賞識之。此地方官時期另有詩作〈自笑二絕〉詩云：

案頭故紙如撥山，三年祇有馬上閑。貴官眼高不解顏，緊推不去何其頑。⁹²

平生所學盡虛談，為吏文書百不諳。喚作參軍真漫浪，軍中底事更須參。⁹³

⁹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七》，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87。

⁹¹《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一》，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52。

⁹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49。

⁹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49。

說明其職無法盡其所學，僅得案牘勞形罷了。崇寧四年冬，除鳳州教授，此職亦非所喜，上任前作〈除鳳州教授非所欲也因作此以自寬〉詩云：

人生纔食頃，何處分好弱。刑獄即道場，笥庫有真樂。故紙終日翻，毛錐幾年閣。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着。今承學校乏，頗訝名字錯。宿業豈無戀，得冷不敢躍。骨肉遠難俱，囊裝貧易縛。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腳。曷盡識羹空，抽窮知繭薄。後生端所畏，人材若為作。豈唯嘲孝先，便恐困有若。行路固知難，得地幸不惡。柳拖千丈絲，山集五色雀。絳紗諒無有，苜蓿聊可嚼。况聞豆積嶺，中有不死藥。⁹⁴

從詩題即知其當時之心境，詩中多處言明對此職務之無意。任鳳州教授直至大觀三年，距唐庚紹聖元年入仕，已歷十五年，後離鳳州返家時，作〈受代還眉〉，詩云：

久客念吾土，每歎江山非。及茲受代去，亦復無家歸。仕宦幾半世，奔走遍九圍。竟無置錐土，安此容膝扉。還當僦屋居，况有囊金揮。處鄉亦何有，去國空依依。⁹⁵

半世十五年，對此時期之仕途，表現出無限的感慨。此期為官經歷可由其〈上蔡司空書〉得知：

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

⁹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3。

⁹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15037。

調蒙朝廷記錄，脫之於刀筆之間，而處之於師儒之任。⁹⁶

其歷任之職務如：利州治獄掾、閬中令、督郵、鳳州教授等，均為地方官員，無從施展懷抱。再其〈上俞漕書〉云：

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群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己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於此，平生相知，零落略盡，一落選調，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為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復何言哉！⁹⁷

文中說明唐庚年少時以為功名唾手可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但隨時光遷移，卻淪落於官場泥淖而不能自脫，自躬自省已無復年少時之氣銳。唐庚於此地方官階段多為刀筆之任，並無得施展長才之機會，對滿懷期望建立功名事業的他來說，為官已變成是一種煎熬。⁹⁸

（二）京官時期

大觀年間唐庚自蜀入京，臨行前作〈赴闕〉詩云：

十年餐苜蓿，夢寐長闌干。繼粟自不飽，朝齏豈辭酸。雖無汗馬勞，

⁹⁶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八》，第628頁。

⁹⁷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五》，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78。

⁹⁸ 參考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9、10。

幾作蠹魚乾。自知爬沙手，未辦扶搖搏。此行敢僥倖，政爾求便安。
恐或得所欲，聖主天地寬。⁹⁹

此詩說明前期為官之辛勞，自謙德才淺薄，而末聯「恐或得所欲，聖主天地寬」句，其對仕途又生發一絲之期望。又赴京途中於劍州道中作〈劍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存者〉，詩云：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
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即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¹⁰⁰

是時其對入仕京城是頗有憧憬，因任職京官能接近權力核心，得賞識之機緣相較地方官職，自有較多機會。詩人本該高興成行，但觀此二詩內容卻頗多含蓄，應是久任地方官後多所沉潛所致。據張邦基詩話載：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¹⁰¹

知是時唐庚受張商英知賞，後蔡京被逐，張商英拜相，其諸多作為與民生息，故得民心，唐庚作〈內前行〉稱之，詩云：

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宅家喚作調元手。

⁹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7。

¹⁰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7。

¹⁰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叁·張邦基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3210。

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¹⁰²

據曾敏行詩話載：

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日：「高宗得傳說，以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¹⁰³

隨後唐庚受張商英薦舉，除「提舉京畿常平」一職，於此階段唐庚心中定是對仕途充滿期許，大好前程彷彿就在眼前，其任上作〈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予欲使民，養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唯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纍敲扑，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

104

知提舉京畿常平一職足以伸其才智，意氣風發之狀可見一斑，其愛民卹民之思維，亦於文中得見。然而年九月，任未經年，隨即為張商英所累，罷官、遠謫惠州。貶謫

¹⁰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1、14992。

¹⁰³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陸·曾敏行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5733。

¹⁰⁴《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九》，頁632。

原因，據《宋史·張商英傳》載：「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張商英）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¹⁰⁵又朱弁詩話載：

張天覺庚寅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蔡嶷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即今已自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此詩亦為新進所忌。¹⁰⁶

故唐庚任官京城為時甚短，隨即因黨禍為商英所累，貶謫嶺南。其作〈南征賦〉詩句：「始攝提之孟冬，予負罪而南馳，雪盈尺而更繁，風三日而猶吹，體凍極而若無，心怖甚而忘悲。」¹⁰⁷正是其心境之寫照。攝提為寅年，孟冬即十月，故知大觀四年十月，唐庚已離京南下。

是以恰如唐庚所言：「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因詩得張商英賞識，進而開啟拔擢之機運，亦因詩而捲入黨爭之中，戲劇性的拔升與貶謫，為唐庚的嶺南之行，揭開了序幕。¹⁰⁸

（三）遷謫惠州時期與遇赦北返

大觀四年，唐庚謫往惠州，於南遷道中，作〈張曲江鐵像詩〉，以諷時政，詩云：

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拍。就令乏賢人，何至相仙客。直道既彫喪，

¹⁰⁵脫脫等修：《宋史·列傳·第一百十·張商英傳》，開明書店鑄板，頁930。

¹⁰⁶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叁·朱弁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53。

¹⁰⁷《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二·眉山詩集·卷一》，頁1124-274。

¹⁰⁸參考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11。

曲江遂疏斥。汲黯困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鑑束高閣，鐵胎空數尺。
妙處難形容，英表良仿佛。摩挲許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
異代長歎息。¹⁰⁹

其詩題自注：「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云。」其又作〈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嘆，公歿，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斥，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疏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故其宜也。噫！先事則未信，已事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咨嗟也。¹¹⁰

從其詩文亦得知，唐庚乃藉唐玄宗親近奸佞而疏斥賢臣張九齡之典故，影射徽宗遠斥賢臣，寵佞奸邪，一書其心中之憤慨。又作〈武陵道中〉詩云：

朝持漢使節，暮作楚囚奔。路入離騷國，江通欵乃村。
垣牆知地濕，草木驗冬溫。寂寞桃源路，行人祇斷魂。¹¹¹

以喻當前己身處境，其自拔擢為「提舉京畿常平」至謫惠期間，由短暫的巔峰瞬間滑

¹⁰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2。

¹¹⁰《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四》，頁621。

¹¹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8頁。

落，切身經歷官場是非、領略了黨爭之黑暗與殘酷，此時詩人的心境是無比的悲苦與無奈。¹¹²然而「詩窮而後工」，唐庚亦不例外，謫惠期間是為其詩作之巔峰，隨著詩中見聞與情緒起伏，讀者可伴隨其詩作賞遊山水，同嗜詩人之悲傷喜樂，亦因此等詩作贏得詩名，將於後續篇章一一介紹。

政和五年，時庚四十五歲，遇赦北歸，作〈有感示舍弟端儒外甥郭聖俞〉：

一出湟關五見梅，愚忠幾欲伴黃埃。弟兄手足窮孤竹，母子肝腸泣老萊。
好語忽從天上落，行人直向海邊回。此生報國無他事，力穡供輸莫待催。¹¹³

首聯「一出湟關五見梅，愚忠幾欲伴黃埃」，「五見梅」知唐庚在嶺南已五年，本以為永無歸日，一片忠心幾乎要隨自己埋骨黃土。而「好語忽從天上落」是指忽聞朝廷赦書之欣喜之情，末聯「此生報國無他事，力穡供輸莫待催」，則是充滿對皇恩浩蕩之感謝。今人吳定球〈唐庚年譜〉云：

三月，詔立皇太子，牽復甄敘責降文武臣僚千五百人。六月八日，庚獲赦命，復官承議郎，上謝表。……據《宋史·徽宗紀》：「政和五年三月，詔以立皇太子見責降文武臣僚，並與牽復甄敘凡千五百人。」則唐庚亦當在其列。又文集卷十一〈惠州謝復官表〉云：「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臣承議郎，已於當日祇受訖。始以為夢，既而果然，俯伏拜恩，暗鳴流涕。」按此表未明言為何月。……卷二〈水東廟記〉有謂：「吾今以無狀不肖，獲罪於世，至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而竄伏于五嶺之南、羅浮之東，披黃茅而居者五年而後歸。」知此記作于聞赦命之後，離惠州之前。記末署「政和五年

¹¹²參考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頁11-12。

¹¹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6頁。

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某記」，則大體可推定其獲救命即於同月之八日，蓋惠州僻處嶺外，交通不便，自命下至獲命，尚需要一段頗長時間。¹¹⁴

唐庚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此宮觀職始設於宋太宗，前期多由朝廷重臣兼任，參與宮觀管理及道教活動，為實理其事。後神宗面對冗員益多之窘境，且思士大夫之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以責任，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於是清靜之道教官觀，就成其安享晚年之處所，故掌理道教宮觀成朝廷優老養賢之所，唐庚回任此職，亦有如此意涵。宣和二年唐庚自辭宮祠，宣和三年由京歸蜀，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歲。

二、仕宦觀

唐庚一生居官下僚，但其經世濟民之心卻未曾稍歇，然而伴隨時光荏苒，諸多苦楚，已使其為官心境，由早期之積極用事，趨於消極應世，我們可從其詩中約略看出其心境之變化，說明如下：

（一）仕宦前及京官任期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思想的發揚，而在經世致用，偏向於功利主義，其原因為時勢使然，宋太祖鑒於前朝之患，採中央集權、強幹弱枝、重文輕武之政策，加以開封府無天險可守，只得以兵為天險，結果是朝廷內外冗員、冗兵充斥，冗費支應繁多，對外外侮頻仍，以大事小，示弱於人，民心多所激憤，最終結果是國疲民困。唐庚出身經術家庭，經世濟民向為儒學之傳統，故對為官有甚高之期待，期望建功立業之心，自不待話下。其於〈上俞漕書〉自云：

¹¹⁴吳定球：〈唐庚年譜(寓惠部分)〉，《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1年6月，頁92。

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群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己也。¹¹⁵

文中說出年少時未經世事，以為功名唾手可得，凡事操之在己之強大自信心。又其於〈上任德翁序〉云：

吾將淬文鋒，礪辭鏑，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¹¹⁶

序中期許自己以身為國士，回報任公教誨之恩，均顯現其有莫大之志向。而其〈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云：

予欲使民，養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唯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纍敲扑，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¹¹⁷

「必罰無赦」四字更將其為官之意氣風發與堅定信念表露無遺，其國士之道就在其中。中國自古受儒家之影響，經世濟民必定深深刻烙在莘莘學子心中，宋之國勢疲弱，自與基層人民生活之苦樂相關，為官除有振興家族功能外，更可伸展懷抱，揚名青史，

¹¹⁵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五》，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78。

¹¹⁶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290。

¹¹⁷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九》，頁 632。

解民於倒懸，故學子絡繹不絕於仕途，唐庚自不例外。

（二）久歷官場之心境

唐庚除短暫為官京城外，多於地方歷練，此其心境已較沉潛，雖仍有雄心大志，但亦交雜諸多晦澀之情緒，隨著心情之起伏，透露出複雜之為官心境。積極之情，如〈次勉翁送客韻〉詩云：

仕官方誇四十強，江山那復戀蒼茫。征鞍過我橫春色，別酒斟君醜野芳。
青史功名時執手，紅塵岐路一愁腸。神錐可是藏鋒物，要使兒曹看脫囊。¹¹⁸

上述詩中充滿其對留名青史與事功之渴望，意氣風發，知唐庚是抱持用世之志進入官場。另〈代內〉與〈答〉詩云：

爺娘嫁我時，本以君能文。謂當得所託，致身到青雲。觀今天下事，
勝負方紛紜。英俊肩相摩，料理不到君。何妨采藥去，相與登鹿門。
著書示後世，千載猶清芬。¹¹⁹

世豈無高人，刻意在枯槁。竟為恩愛累，有志莫能保。君能喚我歸，
哀鬢及未葆。向非有此翁，那得有此媪。著書吾豈能，庶幾獲幽討。
何必登鹿門，是山皆可老。¹²⁰

¹¹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51。

¹¹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2。

¹²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2、15033。

於〈代內〉詩中，詩人擬以妻子口吻訴說自己的不得志，勸夫君可致仕隱居著書，亦可以千古流芳；詩人在〈答〉詩中回應妻子，有志之士豈能為一己之恩愛，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呢？凸顯詩人積極治世之心。

但現實終歸現實，隨時光荏苒，志向難伸，稍有消沉，如作〈赴益昌六言二章〉詩云：

豈有登臺袞袞，謾令去國遲遲。南越纓方欲請，北山文莫相移。¹²¹

樂職如今酒美，判司敢歎官卑。會待薛疏供帳，歸從朱老栽橙。¹²²

隱約得見唐庚對是時官職並不滿意，故於詩文中流露出苦悶情狀。紹聖三年作〈箕踞軒記〉云：

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版罄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唯恐其不悅。¹²³

紹聖元年至紹聖三年，短短數年唐庚仕宦已由憧憬，轉為對現實的無奈，為官之難處，從其筆下寫出，令人有不勝唏噓之感。仕途之不順遂，讓詩人發現自己為官的景象，如〈友人還鄉有感〉詩云：

¹²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0。

¹²²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0。

¹²³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五》，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73。

饑烏啞啞枝上啼，秋風蕭蕭吹客衣。儒冠誤身不得歸，女癡妻寒病乳老。
歸來聚首貧亦好，我固知之歸不早。束書十載遊長安，一官遠謝醫卜賢。
託生長鑱直可憐，君今別我還故里。想見親朋問所以，為言憔悴京城裏。¹²⁴

對宦遊生涯之遠志逐漸破滅，碌碌於官場後驀然發覺，「儒冠誤身不得歸，女癡妻寒病乳老」，僅得親友離居、為官憔悴之苦傷。

現以〈送鄉人下第歸鄉〉與〈送趙安道下第歸鄉〉為例，同是送人下第歸鄉，卻對「下第歸鄉」有截然不同之看法，藉以窺知其為官之積極與消極之心境。如其〈送鄉人下第歸鄉〉詩云：

閉門誦書史，已讀萬卷破。養氣塞天地，不受一毫挫。名聲落空廓，
蹤跡長坎坷。塵埃相邂逅，齒髮嗟老大。文章心未死，功業手猶唾。
世事若循環，天理猶轉磨。朝得暮或失，俯弔仰輒賀。行見風雲會，
驚起南陽臥。¹²⁵

詩中慰勉同鄉後輩，勿因落第而放棄學問，堅持到底，終將所作為，詩中滿是勸掖與期望；再對照〈送趙安道下第歸鄉〉詩云：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
君不見前日宰相今海涯，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為誰。
又不見州縣官，折腰事細兒，常憂一語不中治，敢對西山笏拄頤。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
願君酒量如鷗夷，勿作瓶罌居井眉。與君賭取醉為期，明日烏帽風披披。¹²⁶

¹²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9。

¹²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8。

詩中反覆「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之句，慰勉趙安道落第不須為此傷悲，明言仕途是險惡的，做大官「前日宰相今海涯」，結局有何可喜？做小官「折腰事細兒」，殫精竭慮又有何可樂？抒發官場不由自己之感慨，顯現詩人已不再對官場心懷眷戀，故詩人沒有慷慨激昂勸勉其繼續追求仕進，而是用官場的現實和自己仕途的經驗融入詩中，勸解友人不要執著功名利祿，是一種久歷仕宦後了悟官場現實之後的無奈。

（三）惠州時期

宋徽宗時朝廷黨禍已流於黨派與意氣之爭，爭鬥並無是非公理可言，唐庚無端捲入其中深感無奈與憤懣，謫惠時作〈瀘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詩云：

楚人季布以勇顯，魯國朱家用俠聞。馳馬彎弓臣好武，吹毛洗垢吏深文。

王孫此日誰漂母，卿子前時號冠軍？滿引一盃齊物論，白衣蒼狗聽浮雲。¹²⁷

僅由詩題即可得知詩人對朝廷之賞罰不公，深表不滿，其中「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之語，更隱約與自身的遭遇互相呼應。又〈有所歎二首·其二〉詩云：

耕田配印兩徒然，憶相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獄，誰將官府到天仙。

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床頭當得酒如泉。¹²⁸

「怪底功名稱地獄，誰將官府到天仙」，將科舉事比擬如地獄般的深淵，應是對其仕宦坎坷的深刻體悟，官場功名並非如天仙般之美好，對仕途真相作出嚴厲的批判。

¹²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8。

¹²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¹²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久處嶺南之後，雖不時仍有憤懣之語，但異鄉生活的浸染，心境逐漸寬舒，思鄉之情日濃，仕宦之心漸減，如其〈題所居〉詩云：

鼾睡失青春，昏昏尚欠伸，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

搜句工雖淡，看書味頗真。檄來端不喜，毛義以無親。¹²⁹

詩中言其青壯時之無可做為，然而青春已逝，感慨仕途之艱難，故有「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之語，胡仔詩話載：

苕溪漁隱曰：「……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¹³⁰

雖為化用之語，但唐庚藉此表明自己已無意於仕宦，思歸返田園家鄉。又如〈雜詩·二十〉詩云：

萬里非吾土，三年失我常。只愁鷺跼跼，敢作鶴昂昂。

白竹連閩越，黃雲入夜郎。何時返栖息，誰為問姚娘。¹³¹

惠州有姚娘廟，據《廣東通志》卷五十三、《明一統志》卷八十載：「宋 陳堯咨權守惠州，攜潮士許申偕行，艤舟於岸，俄頃有介冑百輩，指呼甚嚴，云：『今夕丞相、漕使會宿於此，少有疏虞不宥。』堯佐異之，明日行訪其地，有姚娘廟。後堯佐拜相，申任本路轉運使，一如其言。」此詩前四句寫詩人謫居之後，深有流離失所的惆悵。「白竹連閩越，黃雲入夜郎」句寫惠州地勢偏遠，故而更令他思歸故里，「誰為問姚

¹²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4。

¹³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肆·胡仔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4211。

¹³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0。

娘」亦或有再入仕林的嚮往，正因姚娘廟有這樣的傳說，才更令詩人發出「誰為問姚娘」的感歎。¹³²隨時日推移，心境漸轉，作〈立冬後作〉詩云：

啗蔗入佳境，冬來幽興長。瘴鄉得好語，昨夜有飛霜。

籬下重陽在，醅中小至香。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黃。¹³³

又〈雜詩·十八〉詩云：

水過魚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

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瘴鄉人自樂，耕釣各浮生。¹³⁴

二詩描述詩人對田園生活日有所感，生活漸入佳境，魚村雨過天晴的美景，秋色、斜陽、山光美景互相映襯，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致，詩人周遭景物，如在目前。另詩人心境如其〈獨遊〉詩云：

是日遊於獨，適情知者誰。時光新舊歲，節物淺深枝。

鴉攫春祠敏，鳶窺野燒癡。田園有妙理，吾悔得之遲。¹³⁵

記述詩人獨自出遊，眼見大自然是那麼地生機盎然，一切事物均按照自己的規律運轉著，不禁感慨時光荏苒，懊惱自己覺察得太晚，故其詩云：「田園有妙理，吾悔得之遲。」其仕宦之心減卻，從其鄉居生活之詩句已然得知，不復有年少之壯志。

¹³²參考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笱紀〉，《新國學(第九輯)》，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頁 382。

¹³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13。

¹³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10。

¹³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14、15015。

(四) 為政心態

唐庚標舉勤政為官，對友人宋袞臣之政績極為讚賞，詩中流露其為政心態，其〈送宋袞臣赴任浙縣〉詩云：

綵衣入蜀記當年，金紫重來抱使權。擁鉞止姦民奠枕，揚鞭畫計地流錢。
汝南評論嘗相借，圯上文書獨見傳。政目告成纔五月，歲頭未改恰三遷。
秦雲慘雪趨朝路，吳雨肥梅按部天。名位愈隆人愈遠，從今帝席為誰前。¹³⁶

於「擁鉞止奸民奠枕，楊鞭畫計地流錢」詩句描述對方任內之政績，除是對友人之讚揚，亦為自我為官之期許。其關心民瘼，有同理心，如〈喜雨呈趙世澤〉詩云：

去年雨多憂水潦，今年雨少憂枯槁。都緣縣政失中和，水旱年年勤父老。
前時雲起雨欲落，夜半風來還一掃。明朝引首望霄漢，屋上晨暉仍杲杲。
賦輸百萬未破白，簿腳何緣得勾倒。上書自劾欲歸去，老婦挽衣傍奪藁。
技窮往訴北山神，是夕霈然償所禱。稻畦罷亞勢已活，竹裏蕭疏聲更好。
故應神意閱孤拙，苟免歲中書下考。便安杵臼伺秋成，雲子滿田行可擣。¹³⁷

言己身為官情狀，以「去年雨多憂水潦，今年雨少憂枯槁」開題，點出身為地方官不忍百姓因旱潦失調而顆粒無收，作為地方官吏對此不無責任，而「賦輸百萬未破白，簿腳何緣得勾倒」，說出人民面對的不僅是天災，尚有沉重之賦稅，詩云欲辭官，則「老婦挽衣傍奪藁」相留，亦知其得百姓之愛戴。詩寫得雨之喜，故為喜雨來做了很長的鋪陳，唐庚愛民之心均於詩中得見。唐庚因職務之故，治績不得彰顯，但其詩中

¹³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2。

¹³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2。

不時流露出對人民生活的關懷，其為政心態就在其中。

小結：

唐庚出身於經術之門，向來儒者以經世濟民為己任，出仕是其必經之路途，故離鄉背井自不在話下，但仕途並非其想像中之美好，坎坷的境遇伴隨詩人的必是鄉愁及與家人分離之苦痛，其仕宦歷程中眼見人民生活悲苦，對照己身懷才不遇之感慨，詩人將心中之愁苦，轉化為詩文字詩作。故觀其詩作內涵，其仕宦情形與思想，即知詩人之心境。世間事並非人之所能逆料，年少時唐庚意氣滿懷，以國士自期，期建功立業解民於倒懸，然而現實卻是仕途艱難，故心中不無悲憤與無奈，漸有事之不可為之慨嘆，隨謫居嶺南之時日漸久，醇厚民情與山水田園風光，逐漸化解詩人心中之愁苦，為官之憤懣化為對家鄉親人之思念，大自然的法則引導其進行反思，漸漸看到詩人跳出世俗之框架，故能於詩中流露出純樸自然之風情。

第三章 唐庚詩藝之創作觀

唐庚詩歌特色為工於屬對，善用譬喻，有新奇的聯想，敘事生動活潑，洋溢諧趣，於政治局勢嚴峻時，敢於亂道而有所本，相對於當時徽宗朝之詩人，可謂為佼佼者。其創作本於對詩歌之愛好，但詩中常有「詩債」一語，既愛好詩歌又為何會出現此語呢？筆者認為其意涵是唐庚作詩甚為慎重其事，故作詩之過程無比艱辛，如負債般的壓力沉重，是以謂之「詩債」。而一旦詩作完成，詩人心緒若得充分發揚，而詩中意境高遠妙絕，則能帶給詩人無比之雀躍與成就，或可稍慰仕途之坎坷。其創作主張有其深遠之背景，宋詩繼唐詩而興，唐詩詩體大備於前，若無豐厚之才學是難以為繼的，故唐庚言讀書以累積詩材，作詩需與人商論，敘事言簡意盡，因事以陳詞等語，是其創作指標，亦是其作詩之旨要，畢竟宋詩重實際，是講究詩的內容與技巧，以文為詩，是以唐庚有如此之創作觀。

第一節 詩債觀

唐為詩之黃金時代，各類題材，創作方法幾乎已為唐人道盡，身處唐後寫詩常難以踰越唐人所構成詩之天塹，故唐庚〈自說〉云：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畧不經意，真可貴哉！¹

¹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十》，頁632。

文中知唐庚作詩時苦吟、思索之模樣，並舉李賀例證明自己所言不假，然其作詩雖苦但卻能抒發自己的心志，一吐胸中之鬱積，故能成為其樂趣、興趣之所在。唐庚並非天賦型之創作詩人，詩風既無李白之浪漫奇逸，亦無蘇軾跌宕起伏、酣暢淋漓之筆法，故其仿效杜甫，選擇工穩精緻之創作路線，為求「工」，他須搜索枯腸，反覆推敲以求最佳詩句，故其《唐子西文錄》載：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余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²

上述得見唐庚作詩對「詩律」有極嚴謹的要求，其論及「詩律」及「苦吟形象」之詩句有，〈蓬州杜使君洪道屢稱我於諸公聞之媿甚為詩謝之〉詩句：「渠家本是城南杜，詩律賢我三千籌」³，盛讚杜蓬州「詩律」高超，為其景仰；又於〈遣興二首·其二〉詩句：「酒經獨得非多學，詩律傷嚴近寡恩」⁴，其〈舍弟既到有作〉詩句：「尚有苦吟三十載，與君同飽蜀山薇。」⁵均得見唐庚對詩律的重視程度。並以〈蘇時中惠茶〉詩，為其苦吟經驗作結，詩云：

三年泮宮苦幽獨，中有宜人惟睡足。蟲魚注罷直廬靜，午枕鳴雷撼窻屋。
故人蘇子半幅書，餉我閩溪一包玉。親題更屈調絃手，遠寄來澆飯蔬腹。
故應疑我夢得官，誰信吾衰已無復。空令半夜忍饑吟，搜到池塘春草綠。⁶

²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5。

³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三》，頁604。

⁴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十》，頁612。

⁵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五》，頁607。

⁶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5、15036頁。

為追求飽滿的詩意，苦搜最佳詩眼，「空令半夜忍饑吟，搜到池塘春草綠」句，更呈現詩人為作詩，極費心神寫詩之模樣，因嚴於詩律，致使詩人心中不由地生出一種莫名的「詩債觀」，將詩歌視為平生大事，須嚴謹從事。其直言「詩債」之詩句有，〈遣興二首·其二〉詩句：「詩債即今渾倚閣，新篇惟有莫相疑。」⁷又〈書鄭撫幹書卷後〉詩句：「詩債索相酬」⁸伴隨寫作之心境，恰如〈任滿未聞除代〉詩云：

已媿千名佛，何堪一卷師。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館下諸生笑，
門東稚子飢。賓僚眼前換，歲月鬢邊馳。子舍行將去，吾車亦已脂。
謂當魚縱壑，猶作鳥粘羈。宿有詩書債，非關造化兒。岷峨吾故國，
自合去遲遲。⁹

「宿有詩書債，非關造化兒」句，表明唐庚作詩是出於愛好。又〈與舍弟飲二首·其一〉詩云：

篇篇皆有酒，世疑淵明詩。佳處正在此，俗子那得知。寄跡杯酒中，
序者為之辭。詩酒吾家事，何用寄跡為。疑者既已陋，序者良亦卑。
酒殊醉味同，勿問醇與醜。¹⁰

其中「詩酒吾家事，何用寄跡為」，亦說明其寄情於詩酒間，寫詩、飲酒正可以化解其心中鬱悶。正如〈生還至宜都逢李六〉詩云：

更把餘年着酒澆，莫談前事廢燈挑。地緣有語封還止，印為無功鑄復銷。
賴是詩書能卻瘴，到今魂夢亦聞潮。頭西歸去君休怪，尾段無多不奈焦。¹¹

⁷《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五》，頁609。

⁸《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詩集·卷六》，頁611。

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51。

¹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

「賴是詩書能卻瘴」句，幸有詩書相伴，能稍釋貶謫生活之悲苦，但作詩背負詩債的心境仍是辛苦的，其寫詩抒詠心懷，故其詩伴隨其人生之起伏，為其一生留下了見證。錢鍾書於《宋詩選注》中曾評論唐庚與蘇軾作詩之區別：

(唐庚)他和蘇軾算得小同鄉，也貶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點相像，而且很佩服蘇軾。可是他們兩人講起創作經驗來，一個是歡天喜地，一個是愁眉苦臉。蘇軾說：「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唐庚的話恰好相反：「詩最難事也！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然後成篇……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返復改正……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唐庚還有句名言：「詩律傷嚴近寡恩」，若用朱熹的生動的話來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絕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沒人情。」因此，他在當時可能是最簡鍊、最緊湊的詩人。¹²

從唐庚名句「詩律傷嚴近寡恩」即知唐庚做詩慎重、認真之態度，故錢鍾書引朱熹之話語，看文字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絕不恕他，真是最貼切的寫照，故說他可能是當時最簡鍊、最緊湊的詩人。

第二節 化用與累積詩材

宋人作詩未嘗不從學古開始，若僅限於形跡之摹臨，終將導致詩體之敗亡。宋初之西崑體，乃揚億等人倣效李義山之作，時代雖屬宋詩，但僅是唐詩之遺緒。隨著學習前人作品之深化，由熟讀到悟入，在充份掌握前人作詩之原理與技法後，宋詩漸有了自己的風格，其一「以故為新」，利用前人舊作中之題材、體式、技巧與詞彙，創

¹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6。

¹²錢鍾書：《宋詩選注》，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市：民國78年4月，頁104。

造出屬於自己詩歌的風格與特色，再進一層則有「奪胎換骨」之說，山谷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文心雕龍·風骨篇》云：「沈吟鋪辭，莫先於骨」，可見骨字本有辭語之意，所謂「換骨」即更換語辭也；為何要更換？必因其造語無法傳達言外之意也；為何無法傳達言外之意？即於立意之初不夠沈潛深遠，造語暗示力不足，故「不易其意」之「意」乃言內之意，而更造新語的目的則為「意有餘」也。至於「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胎」與「骨」的意義可能不同。如果「骨」的意義是辭采，「胎」的意義則是一種參照作用，將前人作品之立意基礎奪取而來，再做一次的造語活動。所以奪胎換骨之法是山谷想在前人作品之立意基礎上，追求語言文字之重新表現，雖曰新，仍是從舊作翻騰而出。換骨奪胎須有豐厚之才學，化古人之作於無形，直如出自肺腑，方是佳作；才力不足、未臻化境者，讀之無趣。¹³古人之陳言，唯有通過詩人才學與心靈的冶鍊之後，方能「點鐵成金」，此說與「以故為新」、「奪胎換骨」均有共通之處。

故宋代詩歌發展，基本上是一個不斷選擇師法對象，努力尋找符合時代要求的典範的過程。如李白、杜甫、韓愈三人都受到宋人的讚賞。對於李白，宋人肯定他蔑視權貴的狂放性格，蘇軾說：「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幸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相比之下，宋人對杜甫的人格精神表示了更高的崇敬。在政治人格價值評價上，宋人也是尊杜勝於尊韓。如蘇軾云：「退之《示兒》云……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所示皆聖賢事也。」這些觀點反映著北宋詩壇對典範的選擇中的道德標準。¹⁴王安石謂杜詩「文」與「意」兼備，氣象宏大，包羅萬有，不事雕琢，表現手法高妙，尤其強調其能變詩格、富於開拓的藝術境界。其〈杜甫畫像〉稱讚杜甫位卑處難不忘憂國的偉大人格，詩云：「瘦妻僵前子僕後，攘攘盜賊森弋矛。吟哦當此時，不

¹³參考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編：《宋代文學與思想》，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8月，頁173、176、183、184。

¹⁴參考聶巧平：〈宋代杜詩學論〉，《學術研究》，廣州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0年9月，頁111、112、113。

廢朝廷憂。」胡仔評曰：「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張戒認為李白、杜甫才氣不相上下，而杜甫「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黃庭堅曰：「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為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指出了杜甫在學習《詩經》、《楚辭》等典範作品時，自覺地繼承了它們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僅僅著眼於其藝術形式。宋代文學家從文學的文學性出發，盛讚杜詩為「集大成」；從「忠君憂國」的角度，認為杜詩最好地繼承了古代詩歌風雅美刺的傳統，杜甫是「詩中之聖」。¹⁵故尋找典範，學習其詩法，化用其詩句之詩作技巧，即為宋代詩家所常用，唐庚亦是。

一、詩歌化用前人詩文之底蘊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

¹⁶亦強調積累才學之重要，故呂本中詩話三則載：

（其一）詩詞高深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足，若開眼，全體也，其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¹⁷

（其二）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¹⁸

¹⁵參考聶巧平：〈宋代杜詩學論〉，《學術研究》，廣州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0年9月，頁111、112、113。

¹⁶ 梁劉勰撰 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輯注·卷六·神思》，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¹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呂本中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899。

¹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呂本中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02。

(其三)後生為學，必須嚴定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
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之之間，自然成熟。¹⁹

詩既欲以精鍊之文字，寄以無限之情思，倘若一聯半語，或可興於一時之靈動；而長篇巨幅，則端視學識之積累與思慮之精深。故累積「詩材」須憑藉閱讀前人之著作，惟有「多讀書」、「熟讀書」方能「以學問為詩」，以為己用，進而尋求「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之可能。

然而古人讀書破萬卷，殊屬不易之原因，正因書籍難以取得。但北宋雕版印刷術盛行，兼之改良之活字版印刷技術，均使歷代典籍得以刊刻流傳，改善了文人書籍取得之困難，故「讀書破萬卷」已不再是少數士人能之，而是宋代文人之真實寫照。《中國古代文學史(3)》：

宋代刻書業特別發達，雕板改進和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大量刊行古籍。北宋初年李昉等編輯的《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以及楊億等輯錄的《冊府元龜》，被稱為「宋代四大書」。隨著刻書業的發展，宋代文人著書、藏書之風亦很盛行。當時從中央三館祕閣到州學、縣學和書院，都藏有成千上萬卷書籍。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均多達數萬卷。宋代是中國封建文化高度繁榮發展的時期。因為有這樣的文化氛圍，一代又一代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和大作家才得以誕生。²⁰

再者宋開朝即有「重文輕武」之傳統，擴大科舉取士，保障官員生活，更是吸引學子寒窗苦讀，以求晉身仕宦，均使宋代讀書風氣大為興盛，朝野上下讀書蔚為風氣，形成「城裡人家半讀書」、「路逢十客九青衿」、「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之現象，

¹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叁·呂本中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03。

²⁰馬積高、黃鈞編：《中國古代文學史3》，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5。

《中國古代文學史 3》：

鑒於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宋朝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制度，集軍權、財權、政權於皇帝一身，皇權至尊，使國家權力達到空前的集中。為鞏固中央集權制，宋代統治者特別優厚文士，大開科舉，每科錄取進士多至三、五百人，超過唐代的二十倍之多。重文輕武是宋代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文人登第參政，蔚然成風。宋代知名文學家，大多是進士及第，身居要職，兼官僚政客、詩人騷客於一體。²¹

故形成宋人博學之特色，此特點亦出現在作詩之中，即為前人詩文之化用。如黃庭堅〈答徐甥師川〉、〈與王觀復書〉、〈答曹荀龍〉皆強調通過博學積累語彙，把「讀書破萬卷」，當成「作詩之器」，故有「點鐵成金」、「以故為新」、「奪胎換骨」之說，而翻案之詩法，亦建立在博學的理論基礎之上。²²自然而然宋人於詩中用事用典，正如蘇軾所言：「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讀書、博學有助於作詩，是有其時代之意義，唐庚好讀書亦因於此。

二、讀書以累積詩材之觸角

詩發展至徽宗朝時宋詩風貌已然成形，理應有更多傑出之作產生，但是時詩文成就不高，而唐庚顯為其時詩歌創作之佼佼者，詩風不盛之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黨爭與禁止流傳元祐黨人詩文之影響。據《宋史卷十九·徽宗一》：

（崇寧二年）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西京繪像。……

²¹馬積高、黃鈞編：《中國古代文學史 3》，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4。

²²參考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編：《宋代文學與思想》，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8月，頁223。

詔毀刊行《唐鑑》并三蘇、秦、黃等文集。……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姦黨碑。……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²³

致使才學之士，怯於動筆，以免引禍臨身。其二，是因科舉考試制度帶來的影響，而此影響更為全面與深遠。引今人張明華〈徽宗時期詩歌發展的艱難背景〉云：

《宋史》卷十九載：「(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于國南。」
「天下興學」固然有利於文化的發展，但同時也鉗制了士人的思想。《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載：「(崇寧)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大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而當時科舉考試也好，各級學校的考試也好，基本內容都是王安石的「新學」。不要說詩賦，就連史學也被摒棄在外。……這種「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的做法對於詩人的培養是非常不利的，但卻在徽宗時期一直實行著，直到欽宗皇帝即位之後，情況才發生了根本變化。²⁴

又今人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云：

以王安石的「新學」為官方科舉和學校教育的依據。王氏「新學」即王安石所訓釋的《詩》、《書》、《周禮》三經，以及其所作《字說》二十四卷。當時學校以此為教學內容並作為考核人才的標準，使得更多的人專注於對「新學」的研究，如史料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載：「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如此局限的學習範圍使得選拔出的人才知識水準必

²³脫脫等修：《宋史卷十九·本紀第十九·徽宗一》，開明書店鑄板，頁1136。

²⁴張明華：〈徽宗時期詩歌發展的艱難背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阜陽市，2005年第4期，頁7。

然不高。另一方面，禁止元祐舊黨的詩作傳播，表現為「崇寧書禁」和「政和詩禁」。據《宋史》卷十九記載：「（崇寧二年）四月，詔焚毀蘇軾《東坡集》並後集印板。」葛立方《韻語陽秋》描述了詩禁的情況：「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這些記載有力地向我們展示了徽宗朝禁止蘇軾等元祐黨人學術成果傳播的事實，新黨對元祐詩人的一系列打擊，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詩人的知識面，導致徽宗朝詩歌的衰落。²⁵

而不惟詩賦為元祐學術，且元祐黨人之史論著述亦含其中。《長編拾補》卷二十、二一：「崇寧元年十二月丁丑條：『詔：諸說陂行非先聖之收，並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崇寧二年四月丁巳、乙亥兩條：『詔：禁毀蘇軾《東坡集》並《後集》印板。』」、「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鑒》，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續資治通鑒》卷八八：「崇寧二年十一月庚辰條：『詔：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²⁶如上種種，均重擊了當時之學術風氣，間接導致徽宗朝詩歌藝文之衰落，故《唐子西文錄》載：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27

「時學」指王安石之「新學」，即其所注之《詩》、《書》、《周禮》、《字說》，唐庚認為僅熟讀此是不夠的，仍應涉獵其他書籍，方能融會貫通以為己用，故《唐子西文錄》載：

²⁵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4。

²⁶參考蕭慶偉：〈元祐學術之禁考略〉，《電大教學（遠程教育雜誌）》，杭州市，1998年第1期，頁25。

²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6。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誌〉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是也。²⁸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²⁹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³⁰

強調廣泛閱讀之重要，亦是為寫詩而做準備，然唐庚之「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之詩學主張，對當時學子只專注於新學之書而言，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甚具時代意義。

三、化用前人詩文之技法

唐庚之化用前人詩文，以化用杜甫詩歌最為突出，其對杜甫可謂備極推崇，如《唐子西文錄》載：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也。³¹

²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7。

²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7。

³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7。

³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4。

此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應是對當時科舉取士之法，不以為然之語。用以論詩文雖不免偏頗，但其為文讚揚司馬遷，作詩盛讚杜甫，均是對前人嫻熟文字之運用，且能陳述出深刻道理與情感，予以極大之推崇。

然唐庚嫻熟杜詩，化用杜詩頗多，依其原意，單純之化用有〈收家書〉詩云：

西州消息到南州，骨肉無他歲有秋。驥子解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

即時旅思春冰坼，昨夜燈花黍穗抽。從此歸田應坐享，故山已為理菟裘。³²

句中之「驥子」指兒子，「青玉案」指古詩，是化用杜甫〈潛興〉詩：「驥子好男兒，千年學語時。」與〈又示宗武〉詩：「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是將兩首杜詩之語詞重組於同一詩句，雖沿用前人詩句，但並未改變其原有意涵。而〈瀘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詩句：「白雲蒼狗聽浮雲。」化用杜甫〈可歎〉詩：「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亦是如此，³³該詩句經唐庚化用後，語言更加簡練，意思更加彰顯，而「聽」字更將世事變化無常下，人之無奈充分顯露。其他如〈覽鏡〉詩句：「太倉五斗米，足養蕞爾軀」化用杜甫〈醉時歌〉：「日糴太倉五斗米」；〈午起行〉詩句：「未羨紛紛厭梁肉」反用杜詩〈醉時歌〉：「甲第紛紛厭梁肉」；〈讀邸報〉詩句：「台省諸公登袞袞」，一字不漏只變更杜詩：「諸公袞袞登臺省」之語序等，均是化用杜詩之作，而其〈會飲尉廳效八仙體〉更是明白直言模仿杜甫之〈飲中八仙歌〉，只是神韻遠不如杜詩而已。³⁴但前人以為最能體現唐庚學習杜甫之詩風為其〈除夕〉詩，詩云：

患難思年改，龍鍾惜歲徂。關河先隴遠，天地小臣孤。

³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³³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0、31。

³⁴參考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頁32。

吾道憑溫酒，時情付擁爐。南荒足妖怪，此日謾桃符。³⁵

此詩作於除夕之夜，唐庚身在惠州，不得與家人團聚，身處「患難」，人已「龍鍾」而歲月流逝，詩人的理想只能「憑溫酒」，詩人之情懷只能「付擁爐」，一人孤單於南荒度過新的一年。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此詩三、四似老杜，故取之。然子西詩大率精緻。』馮舒云：『起句妙，第五句套。』馮班云：『學杜。』紀昀云：『三、四真切而深厚。云似老杜，信然。』」³⁶此詩顯現出失意文人之孤獨落寞，憂國憂民孤臣孽子的心情，沉鬱含蓄地引人深思，故唐庚化用前人詩句並非只是進行文字的排列組合，更用其詩意，以傳達自己之感情。

另唐庚化用韓愈詩文，如〈舍弟書約今秋到此〉詩句：「從今西望眼，應到見時休。」化用韓愈〈西山〉詩句：「為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又〈謝人送酒〉詩句：「細思擾擾膠膠事，政坐奇奇怪怪文。」化用韓愈〈送窮文〉：「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之文句。化用白居易詩句則有〈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懷庭玉因次韻〉之詩句：「東風又見鶯朋友，北信難憑雁弟兄。」化用白居易〈春池閑泛〉之詩句：「樹集鶯朋友，雲行雁弟兄。」其〈雜詩·其九〉之詩句：「愧無魑可禦，只益負君恩。」化用白居易〈歲暮感懷〉之詩句：「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化用後，唐庚雖未改變原有詩文意旨，反能使詩意形象更加鮮明，寓意愈加深刻。³⁷

唐庚化用前人詩文外，亦化用時人詩文，如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詩名甚盛，其詩歌做法主張襲取古人詩文以成創新之作，有奪胎換骨之說傳世，影響宋人詩作之法甚深，是北宋詩作大家，唐庚之〈何執中挽詞〉詩云：

³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³⁶參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頁43、98。

³⁷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9、30。

白壁就黃壤，忘情良獨難。觀生六十化，比沒九遷官。

筆下無時俗，胸中有歲寒。雅懷嗟不遂，欲掛死前冠。³⁸

「白壁就黃壤」即化用黃庭堅〈憶邢敦夫〉之詩句：「眼看白壁埋黃壤」。唐庚亦曾仿效「魯直體」寫詩，其體例之特色是喜用生僻典故，且追求「無一字無來歷」，或以俗語方言造拗句，凸顯生新硬澀之詩風，如唐庚〈晝寢效魯直〉詩云：

雨餘熱喘殊喊呀，坐翻故紙腰足麻。鋪陳枕簟拳青紗，倒床不復知橫邪。

夢魂飛揚遠還家，故人見我一笑譁。須臾睡覺衙鼓撾，牆頭暝雀聲槎槎。³⁹

詩人以詼諧生趣之筆法，將日常生活中晝寢之情狀描繪下來，殊有逸趣。

四、累積詩材故能巧用典故

唐庚之所以能巧用典故，在於能廣泛閱讀，讀書以累積詩材，如其〈上俞漕書〉載：

某自少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唐五季，

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⁴⁰

即知其閱覽之廣博，因熟悉歷史掌故，故其詩屢見古典之運用，故能「巧於用典」，如〈憫雨〉詩云：

³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7。

³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3。

⁴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十五》，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78。

老楚能令畏壘豐，此身翻累越人窮。至今無奈曾孫稼，幾度虛占少女風。

茲事會須星有好，他時曾厭雨其濛。山中賴有菜糧足，不向諸侯託寓公。⁴¹

首句「老楚能令畏壘豐」，典出《莊子·庚桑楚》：「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壤。」《廣雅》云：「壤，豐也。」意思是庚桑楚能令自己居住的地方大豐收，而我謫居惠州卻使得天不下雨，連累當地人受窮，這裡反用了原義。以下四句又分別使用典故，方回認為這是唐庚詩「善用事」的代表作，並且說：「如此加以斡旋為句，而委曲妥貼，不止工而已。」賀裳《載酒園詩話》認為此詩「起法甚新，但篇中使事不無太多」，但「喜其不至豫章之生硬令人難耐，兼料豐可為枵者救饑耳。」⁴²詩中唐庚反用原義，言己謫居惠州卻反累惠州百姓受苦，用法清新，是用典之佳處。又如其〈張求〉，詩云：

張求一老兵，著帽如破斗。賣卜益昌市，性命寄盃酒。騎馬好事人，
金錢投瓮牖。一語不假借，意自有臧否。雞肋巧安拳，未省怕嗔毆。
坐此益寒酸，餓理將入口。未死且強項，那暇顧炙手。士節久凋喪，
舐痔甜不嘔。求豈知道者，議論無所苟。吾寧從之遊，聊以激衰朽。⁴³

內容描述老兵張求，賣卜為生，其嗜酒如命，有俠義心腸，為人率真，是非分明，使詩人心生戚戚之感。詩中「雞肋巧安拳」句，典出《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反用原典，描繪老兵張求為堅持原則不惜以羸弱身軀抵擋他人之拳腳；詩中「餓理將入口」句，取材《漢書·周亞夫傳》：「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

⁴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5。

⁴²參考郭鐸：《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頁36。

⁴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2。

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既然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說出張求以言語得罪權貴，故難逃災厄；又「未死且強項」句，典自《後漢書·董宣傳》：「(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時湖陽公主家奴殺人，匿藏公主家，官吏不能捕。及公主出門，此奴驂乘。董於途中叱奴下車，殺之。公主訴於帝，帝大怒，召董，欲箠殺之，董不屈，以理力爭，並以頭擊手楹，流血滿面。帝令董向公主謝罪，強使頓首，亦拒絕。」再次強調張求意志堅決，不屈服權貴、剛強之性格；詩中「嗜痔甜不嘔」句，典出《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反諷當時士大夫節操、人格淪喪之醜態，與卑微老兵張求形成鮮明的對比；詩中「議論無所苟」句，引用《論語·子路第十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明白指出君子對任何一句話，都不應隨便苟且。全詩讚揚張求正直的品格，又鞭撻了士大夫中的醜惡現象，作者用典繁多，不僅豐富了詩歌之內涵，亦抒發「士節久凋喪」之詩人感慨，可謂「用典」之代表作。⁴⁴可謂矛頭直刺當時之執政者，其諷刺之意溢於言表。

小結：

化用與累積詩材，是文人的共同經驗，多數詩作在詩人靈光一閃後，若無龐大豐富的情緒支撐，詩作將難以為繼，此時若得前人詩意之補充，添加以典故之運用，將使詩中之情感得以繼續發揚。周紫芝詩話載：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

⁴⁴參考郭鐸：《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頁35、36。

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⁴⁵

黃山谷亦云：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⁴⁶

在在均說明祖述前人作語，是詩人共通之經驗法則，讀後難以不授其之影響，且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讀書可以累積詩材，當詩才累積豐厚，自可內化為自己的詩句、詩意，若能推陳出新，更能使詩文增色不少。

第三節 敘事言簡意盡與因事以陳詞

唐庚認為「作詩當學杜子美」，言杜甫〈登岳陽樓〉詩「雖小而大」，能以四十餘字，顯現闊放氣象，且涵蓄深遠，較李白、韓愈之長篇大幅，其等雖「極其筆力，終不逮也！」反襯杜詩能言簡意盡，筆力闊肆。如《唐子西文錄》載：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餘字爾，氣象闊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⁴⁷

又讚揚蘇軾詩「敘事言簡而意盡」，如《唐子西文錄》載二則：

⁴⁵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周紫芝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828。

⁴⁶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349。

⁴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7。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矣。⁴⁸

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詞紀事，冥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⁴⁹

前則以記忠州事稱揚蘇軾，東坡以十字清晰描摹故事情節，而「渴」、「飢」二字尤顯精警；後則以己之才窘，反襯東坡能以「約詞紀事」之能，正符合作詩精煉之原則。黃庭堅詩話亦載：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情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⁵⁰

知吟詩不必務多求其意盡可矣，而詩之妙處在於言近而旨遠，寫詩時要明詳略，該著墨之處應精確，而不需著墨處應以簡筆帶過，寫詩若能達字字有出處之地步，當使文意更加飽和。

⁴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5。

⁴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5。

⁵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黃庭堅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963。

再則唐庚認為寫作詩歌應有所本，憑空虛擬並非上乘，正所謂「因事以陳詞」，方能情真意切，情意飽滿，如《唐子西文錄》載：

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⁵¹

其甚推崇杜甫詩。陳巖尚詩話載二則：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⁵²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⁵³

上文言如何才是好文章呢？唐庚以為文章之初是「無意于造語」，是「因事以陳詞」，文章完成後之情感，宛如「人作家書」，簡言之為文必須先有真實之感受，因情而文，如此文章方有內容，也方能情真意切，故言「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如其〈示蠶〉，詩云：

先君捐館年，六十畸三算。我今四十三，始得幼子蠶。餘齡繼前躅，
蠶也纔及冠。況復未可知，孝章積憂歎。祿養豈不欲，茲事覺已緩。
但愛眉目秀，體質淨如盥。顧瞻既精神，懷抱亦氣岸。今者新別髮，
瑩若珠未貫。見之令人清，面擁疲手腕。輒然攫吾鬚，霜雪落几案。

⁵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8。

⁵²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陳巖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790。

⁵³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陳巖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791。

豈惟不肯嗔，更付一笑粲。骨肉今遠矣，恃汝慰奔竄。行當從諸兄，誦書喧里閭。而我於經術，粗能分句斷。發蒙要師資，心孔為開鑽。許慎專偏傍，張華休史漢。吾家業儒久，捨此無別段。不應緣一噓，便欲廢炊爨。及親三釜足，未用萬戶鄼。人生百年期，我今特未半。⁵⁴

詩中「見之令人清，面擁疲手腕。輒然攫吾鬚，霜雪落几案。豈惟不肯嗔，更付一笑粲。」數語即將父子天倫之樂，躍諸紙上，蜚之天真童趣與唐庚之舐犢情深更是形成鮮明的畫面，此皆是唐庚敘事成功之處。詩後對蜚子寄以期望，轉語言啟蒙與學習，細心叮囑，慈父關愛之情，就在其中，此詩通俗易懂，如家書般將諸瑣事娓娓道來，於平淡中見情致。或生活臨事，寄語外甥，如〈長沙示甥郭聖俞〉，詩云：

我昔官闕中，子時趨長安。相過日夜飲，肯使笑語乾。但知醒復醉，誰問甜與酸。攬衣步中庭，仰首羨飛翰。誓言早歸休，慎勿貪高官。時未有添丁，眼前惟木蘭。舅甥一分背，日月雙跳丸。那知十年外，相見西江干。拜起未寒溫，悲來各汎瀾。我鬢已禿翁，子顏非渥丹。相從海上去，茲事人所難。陂行白漭漭，山宿青攢攢。人烟小歲後，草木深冬完。昨日次長安，扁舟掠湘灘。中流遭惡風，滿衣潑驚湍。船如箕尾點，天作車輪團。怖畏目敢側，禱祈指頻彈。嚮非鬼神助，幾做蛟龍食。忠信時可憑，聖賢豈吾謾。勿畏峽南熱，我清物自寒。勿憂海邦陋，心廣身亦寬。磨刀斫鯨鱸，隱几看鵬搏。努力近藥物，明年理歸鞍。得之兩鴻鵠，龜筒不須鑽。⁵⁵

此詩作於大觀四年，時唐庚遭讒遠謫惠州，描述南遷道中逢惡風、驚湍，「幾做蛟龍

⁵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4、14995。

⁵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2。

食」之景，內心怖畏之態，忽憶起昔時與外甥相逢，感慨時光荏苒，為官多年僅得蒼老之態，採順敘法諸事如家書般娓娓道來，親切而感人，後以寬慰語作結，並自我期許，詩人訴諸筆端，述說心中真摯之情感。詩人的遭遇讓他深刻地明白為官之艱難，但卻不因此而自棄，詩末「忠信時可憑，聖賢豈吾謾。勿畏峽南熱，我清物自寒。勿憂海邦陋，心廣身亦寬。磨刀斫鯨鱸，隱几看鵬搏。努力近藥物，明年理歸鞍。得之兩鴻鵠，龜筒不須鑽。」對時事加以評論，對身處艱難之自期，而「磨刀斫鯨鱸」句，顯以諧音諷刺蔡京，顯見作者對己身遭遇仍存極大之憤懣。其〈蜜果〉詩云：

臣聞失旦雞，已曉猶強鳴。書生坐口窮，抵死輸血誠。嶺南貢蜜果，海道趨彤庭。黃蜂樂受職，紫鳳助揚舲。忠勤雖云至，思慮良未精。由來瘴癘鄉，不識霜雪清。土風不待講，氣象昏如醒。秔稻秔稻熟，水泉水泉腥。而況野果實，豈足奉聖明。未論體性殊，已覺面目生。食之儻有補，勞者甘如飴。政恐無裨益，所出非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軒轅嘗百毒，上古雜神靈。武王嗜鮑魚，幾諫仗老成。芻蕘復何有，葵藿但自傾。⁵⁶

此詩是唐庚感慨嶺南連年上貢蜜果，致使人民苦不堪言之勸諫作品，元何中〈李千戶至自南海分遺椰時實喜賦〉云：「子西憂蜜果，東坡嘆荔枝。」⁵⁷詩中「秔稻秔稻熟，水泉水泉腥」，以「熟」、「腥」二字，強調嶺南惡劣的地理環境，所產之物不足以「奉聖明」，其實隱含為民申訴須連年上貢不堪負荷之酸楚。首四句表明自己如失旦雞鳴，途窮而猶盡本職，執意進諫。「嶺南貢蜜果，……，所出非和平」寫嶺南貢獻蜜果，忠勤可嘉而思慮未精。一則瘴癘之鄉的區區野果不足以供奉聖明，一則食之無益。「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軒轅嘗百毒，上古雜神靈」四句，言皇宮內並不缺少美味，

⁵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3、14994。

⁵⁷參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頁71。

宜深思此事於百姓利害，並以神農親嘗百草予以諷諫。「武王嗜鮑魚，幾諫仗老成。芻蕘復何有，葵藿但自傾」四句，以姜太公勸戒武王事結尾，以葵性向日喻自己一片忠誠。賈誼《新書》卷六：「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借進貢蜜果一事，對君王進行勸諫。⁵⁸若能因事陳詞，其所蘊含之情感必濃郁而深沉，故呂本中詩話載：

作文不可強為，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

59

說明詩歌除表達己身之情感外，應有所為而作，故詩歌亦具針砭時弊，反映輿情之功效。宋初大興儒教，士大夫亦以復興儒學為己任，反對五代浮靡文風，重視文學之教化功能，以求矯正時弊；具有強烈的執政意識，認為人生價值在於其政治作為能否實現，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吟詠詩歌以抒胸懷鬱悶，故詩以陳事，即具諷諫之功效。如本文前述之〈白鶴〉詩語帶雙關，是對黨爭慘烈最真實的披露；〈讀邸報〉，則直接評論徽宗時之朝政；若〈武興謠〉、〈采藤曲效王建體〉等詩，闡明人民處境之悲慘，等等均是「因事以陳詞」之最佳寫照。

小結：

唐庚認為作詩須與人討論，透過詩作交流，既可切磋文學，激盪出創作之火花，當然亦可活絡仕途，故宋朝文人均熱衷於詩會，直至詩禍興起，集會之風氣始轉趨消沉。然文人集會由來已久，歷朝歷代均未曾中斷，會中吟詩作賦已為成定式，宋代文人備受朝廷倚重，宴飲之風相對盛行，而官員之宴飲，亦是文人之聚會，此等集會必為文人所嚮往，唐庚亦不例外，其《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詩云：

⁵⁸張震：〈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劄記〉，《新國學》，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第九輯，頁379。

⁵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呂本中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902。

老來忽忽流年緊，三見涪江秋葉隕。祇緣二子日相從，便覺一飄窮可忍。
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文字能令酒盞寬，江水未放詩才窘。
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隼。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年傳不泯。
醉歸半路飛蝙蝠，餘興中宵伴蚯蚓。那知鬚鬢禿于筆，但見兒童長如筍。
留滯甘為西域胡，衰遲更結束遊鞬。故山咫尺未成歸，坐使蒼顏厚如胔。⁶⁰

詩中描述詩人參與詩會，比試才學之場景，有得句歡呼之狀，亦有黯然避席者之窘，熱鬧非凡。唐庚久居下僚，兼之遠謫嶺南，參與詩會實不多，但詩中仍得見唐庚對詩會的嚮往。眾人之詩會，當然是與人切磋詩作之最佳場所，唐庚亦十分重視與人商論之作詩方法，如《唐子西文錄》載：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余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⁶¹

認為「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且學者「往往捨難而趨易」，故「文章罕工」，並舉皎然與詩僧的例子，說明「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之原則，目的是希望藉由與他人之切磋，協助自己找出詩中之「穩當字」。

⁶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頁。

⁶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5。

唐庚雖有詩才，詩作亦頗多佳作，但其非如李白、蘇軾般之大文豪，行文寫詩能天馬行空，不時有驚人之語，令人有無跡可尋之慨。唐庚其詩多來自其苦心經營，故有詩債之聯想，其詩中巧用典故，化用前人佳句則賴其平素豐厚詩材之累積，及諸多前人詩法亦可供其借鏡，唐庚為宋人，其詩作當具宋朝詩作之特色，觀其作詩之法可知宋人作詩之法之一二，觀其創作觀亦可管窺徽宗朝時詩人之創作觀。



第四章 唐庚詩作析論

唐庚之詩體繁多，有柏梁體詩、樂府詩、古體詩、近體詩、六言詩等，計三百餘首，以五律與七律最為出色，若依詩體進行分類，詩中情感難免支離破碎，且多重複，故本章節將其詩中內容分為四類：其一，詠史懷古類；其二，社會寫實與官場現象；其三，書寫嶺南風物；其四，生活況味與鄉居情態。大致而言，唐庚詩歌之題材多來自其自身經歷，或與朋友交往、或寫旅途見聞、或書生活感懷，甚至罹病後不雅之狀，均可躍然紙上，如〈瘡疾寄示聖俞〉，詩中詳細描述罹患瘡疾後之種種症狀與感受，恰吻合宋詩中「以俗為雅」之主張，體現出一種對生活之觀照。其詩歌是其生活之寫照，有豐富之個人情感體驗，故詩中時而憤懣滿胸，時而思鄉情切，隨著人生歷練與心境之變化，詩中哲思、諧趣橫生，然其嶺南自然風光之描寫，讀之彷彿同詩人般置身嶺南，是情是景，如在目前，故其詩作為時人所稱揚，今依次加以分析如下。

第一節 詠史懷古

宋初力行「崇文抑武」政策，刻意提升文人地位，卻也愈發箝制文人思想，隨後之黨爭、「文禍」愈發使文人忌憚，故借詠史懷古隱晦的評論政治，亦可間接抒發心中的不平之鳴。

唐庚創作詩歌多因感事而發，故舉凡雙目所睹，雙耳所聞，讀書所感，心中感懷起興，皆可成詩，其聽聞歷史事件可成詩；參訪名勝古蹟可成詩，讀書可成詩，皆是從歷史題材中尋覓與自己人生經歷的契合點，冀望從歷史長河中找到心靈的寄託，歷史成為他歌詠自身體悟之素材，在時不我予的現實下，借古喻今以抒己懷。兼之其詩作主張因事以陳詞，故其行經處之歷史陳跡，每每均能觸發其善感之詩情，故有不少懷古之作。

唐太宗第八子李貞受封越王，建越王樓，該樓與黃鶴樓、岳陽樓與滕王閣並稱為中國四大名樓。唐庚崇寧二年赴任綿州，其後遊覽綿州名勝，其一為越王樓，作〈登越王樓原注：已下綿州舊作〉詩云：

左綿城北長安道，馬足翻翻人自老。越王高樓藏道邊，道上行人迷不到。
樓前西日墮江紅，一見如逢鄰舍翁。向來何處識面目，應在少陵詩句中。¹

首四句詩中卻隱諷世人汲汲營營追求名利，但最後多終將空自老去之慨嘆，句中「西日墮江紅」一般人多用指稱暮年，而詩人卻將「西日」，比作鄰舍老翁，使夕陽顯得親切無比，令人耳目一新。如〈過潼關〉詩云：

鐵衣十萬擁胡雛，手釋襟喉計亦疏。閩外不聞天子詔，將軍未甚讀兵書。²

詩人路經潼關憶起哥舒翰駐兵潼關之典故，安史之亂時皇帝令哥舒翰出兵，其雖自知難勝，但唯恐君王降罪而出兵，果然兵敗被俘。唐庚對哥舒翰之遭遇心中產生無限之感慨，故隱晦說出「朝中命令失當」的慨嘆。又〈張曲江鐵像詩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云〉，詩云：

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拍。就令乏賢人，何至相仙客。直道既彫喪，
曲江遂疏斥。汲黯困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鑑束高閣，鐵胎空數尺。
妙處難形容，英表良彷彿。摩挲許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
異代長歎息。³

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3。

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5。

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2。

此詩作於南遷道中，以古諷今，婉轉評論朝政，借唐玄宗寵信奸佞而疏斥張九齡之史實，委婉地影射徽宗重用奸邪的憤懣。如唐庚〈過田橫墓二首〉，詩云：

成則為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無際何妨死，卻死東郊未耿光。

九江梁楚竟誅夷，自古才高必見疑。脫使酈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為。⁴

關於田橫之事蹟，據《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四·田儋列傳第三十四》載：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竝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⁵

另唐韓愈之〈祭田橫墓文〉云：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吊之。其辭曰：世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

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4。

⁵日本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市：洪氏出版社，民國75年，頁1082、1083。

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陳詞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⁶

戰國時期田橫五百士寧死不屈之高節品行，向為歷代文人所景仰，故常歌詠之，是以「田橫墓」成為歷代文人睹物思人、借事抒懷之憑想。司馬遷與韓愈均以正向的角度觀田橫之事蹟，而唐庚第一首詩開始即以「成者為王敗者亡，英雄成敗本尋常」之角度，看待人生之失敗乃尋常事，而自殺僅是一種逃避並不光榮。第二首詩「脫使酈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為」，以田橫有如此悲壯之結局，是因其誤殺酈食其，若酈食其未死，田橫又將會如何呢？詩中「自古才高必見疑」說出縱使田橫未殺酈食其，然而自古人臣才能出眾而見君王猜忌致死者多矣！其結局必與韓信下場相差無幾⁷。故劉克莊詩話云：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橫墓〉云：「滄溟無際何方死，卻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獨為橫發。

8

今觀唐庚之意，應是藉田橫事蹟慰勉自己，反面抒發懷才不遇之感懷。「翻案詩」需要詩人之藝膽，根據自己詩意來決定議論的結果，是宋詩人喜異求新之處。又如〈哀賢〉，詩云：

仁廟乃文考，裕陵真武王。先帝幾于成，主上賢于康。時亦有二子，採薇登首陽。其一猶行歌，其一今云亡。功在百世外，懦夫心膽張。

⁶地球出版社編輯部：《散文唐宋八大家新賞·韓愈(下)》，台北市：地球出版社，1992年11月，頁447、448。

⁷參考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頁23、24

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捌·劉克莊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372。

齊侯但多馬，名滅身未殫。⁹

詩中引周文王、武王及「成康之治」之盛世，尚能容伯夷、叔齊二賢者義不食周粟之典故，說明仁宗、哲宗、神宗能尊賢之聖明，話鋒一轉引晏子勸諫齊景公之典故，說明君王應賢明，能納諫之治國之觀點。即透過闡揚古人古事以對照今人今世，一抒對時事的感慨與看法。費袞詩話：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為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為之。¹⁰

文中說明詠史詩最難之處，是需發掘出前人所未察覺之處，並說之成理，真正道出歷史表面下之真實，方是佳作，此非獨具慧眼之人所難為。

所謂詠史詩，是指「直接以古人古事之有關材料發端來歌詠」且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的詩篇，借古喻今，以示微諷。錢鍾書《談藝錄》曾云：「與其說『古詩即史』，毋寧說『古史即詩』。」其意在告訴吾人：詩歌乃藝術創造而非史實記錄。借古諷今之作祇是取歷史與現實之相似，並非取歷史與其現實之完全吻合者。¹¹唐庚之詠史懷古詩亦是如此。

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9。

¹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柒·費袞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6774。

¹¹參考劉明宗：《宋初詩風體派發展之研究(下)》，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頁201、204。

第二節 社會寫實與官場現象

歷來官家史料多偏重著墨朝廷與地方之重要事件，或是社會中、上階層人物之記錄，但此僅社會百態之一隅，正史資料缺乏對基層人民生活之描述，無疑無法使後人瞭解北宋社會生活之全貌。宋詩特徵之一即為「萬事萬物皆可入詩」，唐庚之詩透過詩人之眼，實際參與觀察並對底層民眾之日常生活加以描摹，具體而生動地補足官家史料之闕漏，北宋後期人民生活情狀及苦楚，一一呈現在讀者之眼前，為當時歷史留下見證。如〈武興謠〉詩云：

去年山中無黍稷，只有粃根并橡實。粃根作麵如食蜜，橡實炊飯如剝栗。
東家有錢食橡實，西家無錢惟食粃。今年粃盡橡實貴，山中人作寒蟬枯。¹²

此以樂府形式，說出山中居民連遇二次荒年後，只能以橡實、粃根充飢，無以為繼之窘狀，末二句「今年粃盡橡實貴，山中人作寒蟬枯」，將凍餒之饑民喻以枯槁之寒蟬，讀之令人哀憐不已。此等詩篇於徽宗朝黨爭劇烈的環境下，詩人能大膽言出，是極難能可貴的。北宋農民生活之悲苦，於司馬光元祐元年之奏疏，可略窺一二：

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蟲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粕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¹³

¹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7。

¹³常熟瞿氏藏宋紹興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四十八·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頁370、371。

此奏摺呈現出悲苦之農民生活。又如〈城上怨〉詩云：

雨似懸河風似箭，風號雨馳寒刮面。何處巡城老健兒，城上謳吟自哀怨。
不知底事偏苦傷，聲高聲低哀思長。戍邊役重畏酷法，去國年多思故鄉。
城上歌時夜方半，正是孤齋醉魂斷。和風和雨兩三聲，推枕投衾坐長歎。
傳聞黠虜動熙河，戰士連年不解戈。今夜風號雨馳處，城上哀怨知幾何。¹⁴

以樂府題材敘寫士兵厭戰之心情，徽宗即位後，屢起邊釁，人民負擔沉重，詩人心中煩憂不已，故藉戍卒之鄉愁而呈現出詩人的擔憂。如唐庚〈采藤曲效王建體〉，詩云：

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古一作無窮時。
去年采藤藤已乏，今年采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
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采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
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為此謀者誰。¹⁵

徽宗朝國內冗員充斥，國外邊釁屢起，在朝廷財政困窘之下，只得加重人民賦稅之徵收，為此人民只得拚命地采藤，但面對紅藤枯竭的窘境，只得變賣家產抵繳賦稅，為此詩人發出農民沒了黃牛！沒了住屋！將如何生活呢的慨嘆。末聯「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為此謀者誰」，詩人直接詰問，皇帝本應待民如子，如今百姓的苦痛又是誰造成的呢？詩人對施政者之不滿，直接躍然紙上，悲痛憤懣之心可見一斑。當時宋朝正處於外交困頓時期，面對邊患宋朝屈於強敵，而國內冗員充斥，故財政負擔極大，迫不得已只好竭澤而漁，但看在具有強烈憂患意識之文人眼中，天下之勢已達「歲危於一歲」之地步，詩人寫詩反映社會現實，除抒己懷外，亦希望借助此議題之展現，上達

¹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3。

¹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6、14997頁。

天聽，以達濟世之作用，故其詩中常顯現出人民生活之愁苦，亦常直接或間接的嘲諷時政，於當時可謂是勇於言者。再如〈題洪川驛〉詩云：

倦遊征人鬢欲絲，膏車秣馬東南馳。出門四顧迷路岐，閉戶却坐愁支頤。
魚生釜竈鼠巢枝，夏畦千里成陂池。吾皇致治方無為，淫雨破塊天何知。
勸君飲酒君勿疑，行使止尼良由時。未逃形數皆有涯，此獨未信無窮期。¹⁶

此詩「魚生釜竈鼠巢枝，夏畦千里成陂池」，描述現實生活中暴雨成災，農村殘破之慘狀，而徽宗迷信道教，不知民間疾苦，致使詩人不禁發出「吾皇致治方無為，淫雨破塊天何知」之吶喊！

人民生活如此悲苦，但官場現象之腐敗亦不遑多讓，徽宗時數次下詔求賢，拔擢民間人才，為台諫官，與之拾遺補缺之責，然而僅為以營造出太平盛世清明之景象，其所拔擢之人為保祿位而逢迎君主，反將國事置之度外。故唐庚〈讀邸報〉詩云：

當今求多聞，取士到蓬華。時時得新語，誰謂山縣僻。
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諫官。立朝無負漢恩厚，論事不妨晁氏安。
臺省諸公登袞袞，閉門熟睡黃紬穩。¹⁷

對徽宗朝諫臣居官廢職之現象，南渡後李綱曾為文批判：「任言責者，不過抉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為進身之資，其視朝廷闕失，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明。其肯長慮卻顧，為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臣至無一人言者。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為梗，非無自而然也。」他認為

¹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6。

¹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9頁。

這是北宋最終覆亡的原因。¹⁸ 然李綱文作於南渡之後，時政已是決癰潰疽之時，而唐庚之〈讀邸報〉詩成於李綱之前，足見其思慮之深。又〈瀘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詩云：

楚人季布以勇顯，魯國朱家用俠聞。馳馬彎弓臣好武，吹毛洗垢吏深文。

王孫此日誰漂母，卿子前時號冠軍。滿引一盃齊物論，白衣蒼狗聽浮雲。¹⁹

從詩題中即明白知曉唐庚對朝廷有功不賞，反得罪之憤慨與無奈，故詩中末聯言「滿引一盃齊物論，白衣蒼狗聽浮雲。」又其〈渡沔〉詩云：

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沙蟲今好在，往來休並水邊行。²⁰

藉「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之典故，將朝中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之情狀，尖銳說出深畏其含沙射影，詩人之悲傷、憤怒與無奈，於詩中表露無餘。²¹另〈白鷺〉詩云：

說與門前白鷺群，也宜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鈞黨，甲乙推求恐到君。²²

此詩作與嶺南，讀之深有味道，將當時劇烈黨爭，作最真實的披露，「門前白鷺」是非人之鳥禽，或藉以象徵隱逸之人，連此等作者仍要與它們「斷知聞」，看似無理，卻充分反映當時之政治情勢之緊張，時朝中「諸公」極欲清除朋黨，已嚴苛至株連無辜之程度，若依此次第推求，恐連門前白鷺亦將難逃羅網，此詩言語尖刻，明白直接，

¹⁸參考黃之棟：〈論唐庚的詩歌創作〉，《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杭州市，2011年3月，頁76。

¹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²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8。

²¹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6。

²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是對當時黨爭發出最悲切的哀鳴。

如此的官場現象，讓唐庚不禁發出如其〈送趙安道下第歸鄉〉詩之感嘆，詩云：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

君不見前日宰相今海涯，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為誰。

又不見州縣官，折腰事細兒，常憂一語不中治，敢對西山笏拄頤。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

願君酒量如鷗夷，勿作瓶罌居井眉。與君賭取醉為期，明日烏帽風披披。²³

此詩以質樸之文字，鮮明呈現出官場起落之情形，詩中句式長短不一且富變化，誦讀時抑揚之音節，讓讀者心情亦隨之跌宕起伏，雖為送別之作，卻將小官之「折腰事細兒，常憂一語不中治，敢對西山笏拄頤」之卑躬屈膝，謹小慎微情狀，詳實刻劃而出，而大官之朝不保夕，流落海涯，亦是宋代諸多顯宦之下場。

然而唐庚仕宦歷程既非朝廷要員，亦未戍衛邊疆，故詩中罕有國家大政之題材，但其詩中卻可反映出部分地方官場現象，如其〈訊囚〉詩云：

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振，聲厲語更切。自古官中財，一一膏民血。為吏掌管鑰，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領下髭。事老惡自彰，證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脈，哪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聲稱。祇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

²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8。

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嗟。包裹琴與書，
明日吾歸休。²⁴

此詩描述地方官審訊之情事，詩中完整呈現一則斷案過程，過程與結局均有強烈的戲劇性效果，作者揭露案情是以曲筆說明參軍與囚徒俱是盜賊，只是形式上有所區別而已，詩中囚徒與參軍劇烈交鋒，最後參軍啞口無言，道出小吏為生計所苦而成盜賊，而與參軍「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何」呢？是對官吏未照顧百姓的官場現象作出尖銳的諷刺。

唐庚對社會現象與官場之描繪，凸顯其勇於直言之性格，於當時之政治環境下是難能可貴的，從詩中常見底層人民生活之悲苦，其亦不留餘地嘲諷時政，正是其剛直性格之顯現，其性格就如其文〈游湯泉記〉所云：

凡物各求其類而水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²⁵

文中藉泉水表達出自己之處事態度與堅定立場。而徽宗朝二十餘年，詩歌創作較先時衰弱，原因甚多，但主要在於當時政爭劇烈，時享譽詩壇者多屬元祐黨人，詩人不僅於仕途上遭迫害，甚至連其詩文集，也遭禁毀，是時詩歌被視為元祐學術，傳習詩賦多所限制，故對詩文創作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時人作詩多所避諱。

徽宗皇帝醉心於自己的文字治武功，不願聽到逆耳忠言、不吉利等話語，故蔡京之徒，除大唱讚歌討其歡心外，亦借此製造「文禁」。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

²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9、15030。

²⁵《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二》，頁617。

四載：「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黜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夕」，「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另朱彧《萍洲可談》卷一亦載：「禁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黜落，舉子靡然從風，如『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皆以與『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為『復』；『九變而賞罰可言』，易『變』為『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筆不敢下，儉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²⁶如此學子於學校及參與科舉前即受思想箝制，對其未來思想之發展有甚大之影響。朝廷取士若不得勇於直諫之人，朝廷內外若充斥盲從之官，將致國政糜爛不言可喻。

由上觀之行文避諱之嚴、之廣，已深入學校、科舉制度與官場文化之中，雖尚不涉及詩文寫作，但驚弓之下，文人豈不自我設限，行文寫詩若多所顧忌，不能直抒胸臆，欲有佳作將更加艱難，皇權高張之時代，無人敢公開對皇帝朝廷表示不敬，即使心懷不滿，也只能歸咎於自己，僅因行文思慮不周全，即可能受到奸人的惡意陷害，就理論而言，此等忌諱似與詩歌創作無直接關係，但如此文學生成環境對文學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是政治忌諱對詩文之影響，²⁷故徽宗朝詩歌創作成就不高，不言可喻。然而唐庚詩文不懼政治現實，「敢亂道」亦是其詩文之特色，也是其正直敢言性格之

²⁶參考張明華：〈徽宗時期詩歌發展的艱難背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阜陽市，2005年第4期，頁10、11。

²⁷參考張明華：〈徽宗時期詩歌發展的艱難背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阜陽市，2005年第4期，頁10、11。

寫照，《唐子西文錄》載：

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²⁸

《左傳》、《唐書》為史書，此語雖說明唐庚對史書的看法，卻也反映其「敢亂道」的詩作風格。所謂「亂道」並非無中生有般胡言亂語，而是有所本，有傳統文人為文以載道之心。唐庚承續杜甫詩歌社會寫實之傳統，亦具備傳統士大夫淑世之情懷，雖為小吏卻仍胸懷百姓疾苦，詩中不免吐露對社會現實之無情批判，《唐子西文錄》載：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予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鑒》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²⁹

主張為文須有教化之功能，須出一好議論，其「敢亂道」可謂其來有自，故唐庚之怨刺詩在北宋後期徽宗時之詩壇可謂獨樹一幟。羅大經《鶴林玉露》載：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鈞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樸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³⁰

²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4。

²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7。

均是說明其勇於直言，並形諸於詩作，此皆其詩作之亮點，除書胸臆之外，並有諷世之功能。鄭總〈眉山集序〉評唐庚曰：

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遺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以為殆近短澀，非也！……如此使摠之世則善，然自謫而哀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³¹

文中言唐庚之文學與其道德俱高，其寫作必存藥石之道，以資世用，非僅為文章而文章，而為其不為世所用，發出哀鳴。其子唐文若〈眉山集序〉云：

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章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眾寡莫敵，而平和雅大之音厭服于人，久而愈信今其傳。如〈存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又豈空言哉！……始先君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古之表徵也。」³²

得知唐庚「屬意遺詞，必存藥石之道」、「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對朝廷政事，社會民生，均「箴世」明志，直言無諱，而徽宗朝黨爭劇烈，傾軋之事屢見不鮮，寫詩著重內心之自省，詩歌之諷諫功能式微，故唐庚之「敢亂道」精神於此險惡局勢之下更顯道德勇氣，彌足珍貴。

³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柒·羅大經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7664。

³¹《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提要·眉山集序》，頁595。

³²《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提要·眉山集序》，頁597。

第三節 嶺南風物書寫

唐庚詩歌成就之高峰是于南遷之後，此路途之險惡與異鄉之愁苦，使詩人心境經歷一番激烈的震盪，在悲痛與反思的過程中，其情緒交織難解，但隨唐庚將人生的體悟納入理性思維範疇後，其心境漸趨坦然，除能領略嶺南異於北地之風光外，詩風顯現出一種沖和平淡、曠達超脫的風貌。

唐庚謫地為嶺南惠州，其向為宋代安置謫官之處所，據《惠州府志·卷三十一·人物·流寓·唐庚》載：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紹聖中舉進士，入為博士，以張商英薦提舉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時大觀四年也。始至，寓舍人巷，繼居郡城南沙子步李氏山園，築小廬，觴詠自娛。嘗遊羅浮，有佛跡湯泉、卓錫泉。諸記人號其所居地，曰：「子西嶺。」會赦復官，歸蜀，道病卒。³³

文中說明唐庚身處惠州之情形，惠州地處鄙遠，遠離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隨著蘇軾、唐庚等謫宦人士相繼湧入，謫宦人士之詩文，將嶺南景物一一呈現於時人眼前，而在地文化愈發得到啟蒙。如曲盡嶺南風貌之惠州群詩，可謂是唐庚詩篇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部分，其居住惠州逾五年，將謫居生活入詩，內容有詩人至惠州後之見聞，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嶺南之自然美景，人文風情，物產風貌；詩人之生活、情致與愁緒，紛紛出現其筆下，其生動貼切地描繪，讀之更覺新奇有趣。本節內容介紹其嶺南詩中之「自然美景」；次寫「物產風貌」；再敘「人文風情」。

³³發行人黃成男：《惠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10月，頁624。

一、自然美景與人文風情

自然美景之類作品並非平日詩人寫詩用力之所在，是詩人被周遭景物所感動，以淺顯平易之文字，自然而然地描繪出，故語多清新，且多閑適恬淡之情致，如〈栖禪暮歸書所見二絕〉詩云：

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山回失小寺，湖盡得孤亭。

春著湖煙膩，晴搖野水光。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³⁴

第一首寫嶺南春雨，晴陰變幻不定之景象，春來時處處一片青綠，詩人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第三句「失」字隱含一絲悵然，而末句信步湖邊，「得」字又呈現出發現一座孤亭之欣喜，以二、三、四句連讀，欣然、悵然與欣喜之交伏，伴隨詩人暮歸行程。第二首述說春天來了，湖上繚繞著一層霧靄，「膩」字予人一種化不開的粘膩。隨著波光的晃動，詩人之心似乎也蕩漾著一片春光。末二句雨後斜陽的返照，使暮山景色更增添姿媚與色澤。讀者可從詩中看到春天時栖禪山之自然美景，亦可感受詩人此時歡喜之情。阮閱詩話：

〈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³⁵

嶺南在地的人文風情，豐富了唐庚的生活視野，純樸的民情，讓唐庚忘卻貶謫的痛苦，如〈雜詩二十首·其十八〉詩云：

³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³⁵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阮閱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910。

水過魚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

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瘴鄉人自樂，耕釣各浮生。³⁶

描繪江邊漁村雨後的景色，夕陽餘暉，烏雲漸收，舒緩的文字敘述，顯現出詩人淡定的心境，鄉人閑適自樂之景象，正是一片桃花源之景象。其閒暇時遊覽在地之古蹟，如〈遊廣州悟性寺，寺有越王臺，蓋尉佗時所築，有井甘甚，號達磨井云〉詩云：

崎嶇走上方，浩蕩取秋光。臺上經繆女，江天入夜郎。

華夷憑檻遠，興廢引盃長。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³⁷

則能為其平淡的生活添發思古之幽情。另有〈西溪〉詩云：

西溪霜後更沉涵，溪上愁人雪半簷。市散爭歸橋納納，櫓搖不進水潭潭。

利傾小海魚鹽集，味入他村酒茗甘。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下有江南。³⁸

刻劃出惠州西溪市集熱鬧之景象，迥異於北方，另有一番南船北馬，水鄉澤國之風情。首聯「西溪霜後更沉涵，溪上愁人雪半簷。」感情沉重，塑造出詩人憂鬱之形象，頷聯「市散爭歸橋納納，櫓搖不進水潭潭」，將市散爭歸時船隻擁擠之景象寫出，頸聯「味入他村酒茗甘」之「他村」點明客居他鄉的旅人形象，末聯筆鋒一轉，「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下有江南」句，氣勢雄渾地打開全詩的意境，所有愁悶好似隨著江南風情，消失殆盡，惠州之生活令人有漸趨佳境的感覺。詩中對自然美景與人文風情之感受，應是隨其悠閒之心境而發抒，故《唐子西文錄》載：

³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0。

³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6。

³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4。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余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³⁹

「皆閒中所得句也」，所謂「閒」，是一種「虛靜」狀態，人處其中常使思慮澄明，故俗語云：「萬物靜觀皆自得。」人於閒靜中更能體悟周遭事物之變化，若將其描摹、吟哦而出，常令詩味清新雋永，餘韻無窮。

二、物產風貌之摹寫

詠物詩之書寫並不須一一清楚之描摹，只要能彷彿形容，找出其共同之特徵加以聯想，便可得其物之妙處，嶺南物產迥異於西蜀、北地，是江南以南特有之風情，當然能讓詩人大開眼界，引發詩人之詩興，故唐庚描述有如下之當地的物產，如〈白小〉詩云：

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餬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芹蓼。咀嚼何所得，鱗鬣空紛擾。向來若魚戲，海面橫孤嶠。噉喙噴飛沫，白雨散晴曉。終然不省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表。泰山不為多，毫末夫豈少。詞雄兩月讀，理足三語妙。人生一漚發，誰作千歲調。安能蹲會稽，坐待暮年釣。⁴⁰

白小，即銀魚，又名「冰魚」、「玉餘魚」，其體色銀白、細長，透明似水。詩人描述此魚「噉喙噴飛沫」是謂魚群出於水面呼吸之情狀，同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喙。」

³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4。

⁴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4。

詩末「人生一漚發」則引佛家以人生似夢幻泡影，轉瞬即逝，寄寓哲思。另〈圓蛤〉詩云：

黃犢鳴水中，相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旁舍翁，
云此號圓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卒然聞其聲，謂當可專車。
既見一拊掌，寸莛量有餘。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趣。蛙質黃牛鳴，
持此欲誰附。我居固已陋，爾鳴良亦村。綿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⁴¹

詩寫圓蛤一物，詩人聞其聲，以為牛犢於水中鳴叫，再探其形，訝然僅見僅如錢形踏小之鳴蛙，此詩以圓蛤的外形大小與叫聲形成鮮明對比，句中「蛙質黃牛鳴」或有對當時權臣當道，瓦釜雷鳴之感慨，本詩藉異鄉異物之敘寫，引發對故園之思念。又〈棕花〉詩云：

斫破夜叉頭，取出仙人掌。鮫人滿腹珠，鮎魚新出網。⁴²

全詩四句，描寫嶺南特有之「棕花」，即棕櫚類植物之葉片外貌與繁多的果實等外在特徵，以譬喻之手法，將其特徵作新奇有趣的連結，使讀者於腦海中對該事物留下鮮明的意象，此是唐庚詩作成功之處。另〈六言二首·其一〉詩云：

幾年持鉢天外，晚歲結庵海隅。頭白親逢孔墨，眼生初識楊盧。⁴³

自注：孔雀、墨魚、楊梅、盧橘。

此首玩弄語言文字，初看此詩以為「孔墨」應與孔子、墨子相關，而「楊盧」可能指

⁴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4。

⁴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7。

⁴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初唐四傑」中之楊炯、盧照鄰，但等到見其自註，始驚覺是其敘述所見之嶺南孔雀、墨魚、楊梅、盧橘等新奇物產，頗富詼諧之趣。另有〈雜詩二十首·其一〉：「蛤哭明朝雨，雞鳴闇夜潮。」是詩人至嶺南後方有之獨特經驗。〈雜詩二十首·其八〉：「織貝流肌滑，仁頻入頰紅。」仁頻即為檳榔；〈雜詩二十首·其十〉：「竹根收白疊，木杪得黃封。」其自注：白疊為竹布，黃封為椰酒。而嶺南諸如白鷺、蜜果、榕樹等物亦紛紛出現其詩句中，帶與當時宋人新奇之感觸。

三、蘇軾遺跡之追躡

蘇軾向為唐庚所景仰，但清人王世禎卻對唐庚多所指責，其於《四庫提要》指唐庚於「蘇氏兄弟頗有所憾」，「集中無一字及之」，且「迨負其才氣，欲起而角立爭雄」等語⁴⁴，對唐庚之人格多所質疑，此非事實，我們從唐庚在嶺南惠州對蘇軾遺跡之追尋，即可得知唐庚對東坡的真實態度。政和元年正月，唐庚貶至惠州時作〈初到惠州〉詩云：

盧橘楊梅乃爾甜，肯容遷謫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

辨謗若為家一喙，著書不直字三緘。老師補處吾何敢，政為宗風不敢謙。⁴⁵

「補處」，語出釋典，後常借指前賢曾至之處，陸游〈高齋小飲戲作〉詩：「白帝夜郎俱不惡，兩公補處得憑欄」，錢仲聯注：「兩公謂杜甫曾客夔州，李白曾流放夜郎。」惠州小城也曾是蘇軾謫居之地，唐庚稱為「老師補處」可見其對蘇軾確實心懷敬意⁴⁶，隱見唐庚對蘇軾是無比崇敬。而嶺南向為北宋謫宦之地，其同鄉前輩蘇軾貶官至此，

⁴⁴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摘要。

⁴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9。

⁴⁶參考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頁50。

留下諸多可供憑弔之痕跡，唐庚循其行跡，誦其詩文，想必更能安撫唐庚悲苦的心境。然而隨著謫居惠州時日愈久，蘇軾足跡所識愈多，陸續有如下詩作，如遊羅浮山時見蘇軾貶惠時期所推廣之農具——「秧馬」，其〈到羅浮始識秧馬〉詩云：

擬向明時受一塵，着鞭嘗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⁴⁷

「秧馬」，古代農民拔秧時所坐器具，形如船，底平滑，首尾上翹，利於秧田中移滑，按黃徹：「東坡遊武昌，嘗作秧馬歌，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云，亦巧於用事。」⁴⁸另〈水東感懷〉，詩云：

往事孤峰在，流年細草頻。但知其室邇，誰識所存神。

碑壞詩無敵，堂空德有鄰。吾今稍姦黠，終日酒邊身。⁴⁹

據宋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榜額，係東坡書撰者，并一例除毀。」此正為白鶴峰東坡故居，「碑壞」、「堂空」之由，於是引起了詩人的一番感慨和議論。首聯所言「往事孤峰」，正指蘇軾在惠州北歸無望後築室白鶴峰作終之那一段歷史。現在斯人已逝，黨錮正嚴，碑壞堂空，但其神尚存，其詩無敵，其德有鄰，這個「鄰」顯然也包括了詩人自己在內。末聯「吾今」云云，雖是自我解嘲，對蘇軾因直道讜言而遭謗致禍的無限同情，以及由彼及此的無限感懷，卻可於言外約略見之。⁵⁰又有〈乙未正月丁丑與舍弟棹小舟，窮西溪至愁絕處，度不可進乃歸，溪側有兩榕甚奇，清陰可庇數十榻，水東老人嘗飲酒其下云〉詩云：

⁴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9。

⁴⁸參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頁90、91。

⁴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9。

⁵⁰參考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頁50。

楊梅溪上柳初黃，荊竹岡頭日正長。獨木小舟輕似紙，一罇促席穩於牀。
樹從坡去無人識，水出山來帶藥香。應有居民解秦語，為言昭代好還鄉。⁵¹

詩中描述與唐庚泛舟西溪，緬懷蘇軾之行跡，水東老人所指證是蘇軾。〈雙榕〉詩云：

水東雙榕問，有叟時出遊。清風衣屨古，白雪鬚髯虬。吟哦明月夕，
簸弄寒江秋。驚傳里中兒，不泊岸下舟。君看鬼趣中，有此風味不。
安知非黃石，但恨無留侯。此生鋤犁手，誤入簪紳流。無功抵毫髮，
負罪平山丘。政爾求澡濯，聞之歎綢繆。摳衣儻可親，跪履安敢羞。
得聞半偈語，一解終身憂。性不喜伐國，兵書非所求。⁵²

他在寓惠詩中曾一再提及水東雙榕，如〈雙榕詩〉：「水東雙榕問，有叟時出遊。清風衣屨古，白雪鬚髯虬。」有論者以為這「榕間老叟當亦藉以寫懷」，「不必實有所指」，其實不然。他在另一首詩題中就這樣寫道「溪側有兩榕甚奇，清陰可庇數十榻，水東老人嘗飲酒其下云」。按，西溪即穿流于惠州府、縣兩成之間的西支江，江之東曰水東，是歸善縣城所在地。蘇軾居嘉祐寺、白鶴峰都在水東。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三十六引唐庚此詩，指題中「水東老人乃蘇軾」，時黨禁尚嚴，諱言之也。」是很正確的；而詩中慨嘆，「樹從坡去無人識」之「坡」，即上述「榕間老叟」，也一樣是指蘇軾。在這海隅蠻荒之地，東坡身處艱難困頓，為什麼能「身心俱安」，「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意」，這正是唐庚來到惠州後急於解讀的問題。「摳衣儻可親，跪履安敢羞。得聞半偈語，一解終身憂」，與其這是一種「不必實有所指」的寫懷，不如說是唐庚見樹思人，慕其所為，恨不同時，對自己與顛沛困頓之際為能當面請教東坡，親聆他指點迷津而深感惋惜。蘇軾在惠州的思想與實踐，實際上已被唐庚視為導引自

⁵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6。

⁵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3。

己面對現實，勇敢前行的精神指標。⁵³據《惠州府志·卷三十一·人物·流寓·蘇軾》載：

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初至，寓合江樓，繼遷嘉祐寺，後乃卜築白鶴峯。居惠幾四年，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懽心。嘗率眾為東新、西新二橋，餘所以調濟邦人者，常不令人知，人皆樂而忘之。⁵⁴

此文載明蘇軾於惠州時之居處，並說明其對鄉人之貢獻，可資以對照唐庚之詩。又王宗稷詩話二則載：

（蘇軾）先生……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遊，浴於湯池，有〈古詩〉。⁵⁵

（蘇軾）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⁵⁶

以上「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即「水東老人」隱語之典，「往事孤峰在……但知其室邇」即言蘇軾之「白鶴新居」均與蘇軾相關，詩人不敢直書鄉前輩之稱號，正是諱於當時黨爭劇烈，故詩人僅以隱語書寫東坡，益發凸顯其仰慕之情。然王士禎於《帶經堂詩話》，對唐庚多所貶抑，云：

⁵³參考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頁51。

⁵⁴發行人黃成男：《惠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10月，頁623、624。

⁵⁵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王宗稷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592。

⁵⁶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王宗稷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593。

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為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宜其不為眉山之徒歟。又予讀唐庚集，嘗薄其為人，其說亦著之前卷。王弱生曰：「唐子西議論文章，皆蘇氏緒論，顧以黨禁方嚴，而子西又附張商英以進，其著作多不及蘇氏，止〈題巢元修傳〉及之，大致譏貶上蔡司空。書論當世文學之士，止言尹師魯、王深甫，其趨時也如此。然亦何救於貶謫哉！」此論亦與予言若合符節，所謂三代直道也。（《居易錄》）⁵⁷

唐庚詩中以隱晦之詞言蘇軾，乃因崇寧元年蘇軾入元祐黨籍碑，文集詔令毀版，所撰碑額亦遭銷毀，如此嚴峻之政治環境，唐庚已為罪人，未能明言，分屬人之常情，明哲保身方為人性，不宜苛責，且從《唐子西文錄》中其明言東坡舊事及惠州群詩以隱語感懷東坡，均知唐庚甚為仰慕蘇軾，故王士禎不值唐庚品格之語，實是過激之論。

第四節 生活況味與鄉居情態

詩歌發展至唐，其意境、詞彙、技巧皆已臻飽和狀態，故宋人於題材上加以擴充，將日常生活之事入詩，「以俗為雅」亦即宋詩風貌之一。唐以前之詩歌以「雅」為貴，一般人之日常生活若作為詩材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故陶淵明之詩歌價值於早期並未得到認可，不僅劉勰《文心雕龍》隻字未提，鐘嶸之《詩品》亦僅列入中品，唐朝亦未形成描寫世俗生活題材之潮流。但至宋代以日常生活之瑣事，也能入詩成為宋人筆下的詩材，迥異於過去的詩歌風貌，唐人之俗物、俗事，在宋人眼中都成了詩意和詩情的寶貴題材，瑣事入詩至宋已為常態，唐庚亦然，故日常之生活與遭遇，均能在其詩中呈現。

⁵⁷曾棗莊、李凱、彭君華編：《宋文紀事(下)》，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頁889。

一、異域他鄉思親之悲苦

離鄉背井，遠離親人，對任何人均是一種極大的折磨，在遇佳節或夜闌人靜之時，尤能引發詩人的愁思，唐庚及第仕宦他鄉，日後遠謫嶺南，此類作品頗多，今擇詩數首，加以介紹。如〈九日獨酌〉詩云：

登高無老伴，引滿自高歌。歡意天邊少，重陽野外多。

黃花空歲月，白首尚關河。他日龍山興，吾今在網羅。⁵⁸

詩中「黃花」、「白首」意象出詩人內心的愁苦，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心情，躍然紙上，末句更以「網羅」二字彰顯詩人深深的無奈；「登高無老伴」、「歡意天邊少」、「空歲月」、「白首」、「在網羅」等一連串悲傷的詞語，襯托出理應家人團聚的歡樂，而詩人卻孤身在外，凸顯仕宦過程中的寂寞與淒涼。另〈夜久睡覺不復能寐，淒然有感〉詩云：

無復更殘暑，夜深清欲饑。葉飛魂夢數，露重語音知。

月色到秋苦，更聲臨曉遲。平生憎墨翟，老去亦悲絲。⁵⁹

詩寫秋夜難以成眠，愁懷難遣的心境，落葉飄零，更殘露重，秋月淒苦。而悲絲之語，仕悲染絲之意，《墨子·所染》云：「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秋天景象引發詩人之感歎，悲言己身已為環境所銷融，壯志不再。⁶⁰陳述詩人因憂愁而難以入眠的夜晚，運用「饑」、「苦」等字，強化詩人

⁵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2。

⁵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3。

⁶⁰參考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筭紀〉，《新國學》，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第九輯，頁382。

之處境，另「遲」字則描摹出詩人心境愁苦的夜晚，時間流轉尤顯漫長，重陽節詩人孤單的身影與失眠愁苦的深夜，憂思中的唐庚彷彿仍在你我眼前。

唐庚家人中以其弟唐庾與之往來最為密切，曾伴隨唐庚游歷京師與綿州諸地，唐庚遠謫嶺南，唐庾更不遠千里前往探視，可見其兄弟情義深厚，故唐庚詩歌其思念唐庾之作亦最多，其詩題中亦屢見其弟唐庾於其題目中，其〈九日懷舍弟〉詩云：

重陽陶令節，單闕賈生年。秋色蒼梧外，哀顏紫菊前。

登高知地盡，引滿覺天旋。去歲京城雨，茱萸對惠連。⁶¹

自古佳節之日，本就容易引發遊子對家鄉之思念，詩中地名「蒼梧」為偏鄙嶺南之地與「京城」之繁華，形成鮮明之對比，「哀顏」、「地盡」、「天旋」均可見詩人心中的悲苦與處境。另〈舍弟書約今秋到此〉詩云：

此日方收信，前時已具舟。開頭今幾月，軟腳定中秋。

涼德為兄忝，炎荒為爾憂。從今西望眼，應到見時休。⁶²

詩中感受到詩人之喜悅與期待，除感嘆自己德薄之外，亦為弟之遠來而擔憂，末聯「從今西望眼，應到見時休」，更將詩人思念親人之情緒表露無遺。再〈夜坐懷舍弟〉詩云：

無雲仍露坐，有月更江皋。沉陸傷吾道，浮生憶爾曹。

扁舟應夏口，此夕數秋毫。不見今三載，當時已二毛。⁶³

⁶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⁶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⁶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2。

首聯「無雲仍露坐，有月更江皋」，之「仍」字凸顯詩人之孤寂，而與「更」字連用，加重詩人夜深不能寐之情，正是詩人遙想唐庚已乘船而下之景象，末聯以「三載」呼應「已二毛」，是詩人憂傷年華老去，其夜坐思念親人之情，在詩句中自然流出，而「扁舟應夏口」一句更呼應〈舍弟書約今秋到此〉之旨，直顯思念之殷切。

二、困頓遭逢與日常生活之記事

遠謫惠州至新環境，遠離熟稔之生活圈，妻兒他鄉，朋友異地，兼之唐庚非豪門巨富出身，待罪之身，他人更避之唯恐不及，嶺南生活蹇澀可謂必然，如其〈白小〉詩云：

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餬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
烹煮等芹蓼。咀嚼何所得，鱗鬣空紛擾。向來巨魚戲，海面橫孤嶠。
噉喙噴飛沫，白雨散晴曉。終然不省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
南北無定表。泰山不為多，毫末夫豈少。詞雄兩月讀，理足三語妙。
人生一漚發，誰作千歲調。安能蹲會稽，坐待暮年釣。⁶⁴

詩中描述其飲食「白小」—是一種體型很小的魚，又言「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芹蓼。咀嚼何所得，鱗鬣空紛擾」，依稀出現詩人咀嚼小魚充饑，魚鱗魚骨滿嘴之窮酸至極之模樣。詩人生活拮据，「糊口但白小」，不免心生感慨，而有「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表，泰山不為多，毫末夫豈少」之哲理的思考，後以人生無常，希望掌握這極有限之時間，故抒發出「人生一漚發，誰作千歲調。安能蹲會稽，坐待暮年釣。」期望能有東山再起之時。又如〈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詩云：

⁶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4。

山前臘雪想紛紛，風到南訛盡處村。瓮面不容存酒子，床頭幾欲爨桐孫。

園林呼舞知衰怯，窗戶奔馳覺眩昏。咫尺潮陽五袴國，可能分我一襦溫。⁶⁵

唐庚南遷惠州後，寄語鄭總，詩中引東漢蔡邕焦尾琴故事說明自己幾欲斷炊之窘境，另引東漢廉范與民生利之典故，希望得到鄭總之援助，足見經濟已困頓至極。

宋詩特色之一即日常生活瑣事均可入詩，唐庚自不例外，如〈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始寒以詩記之〉詩云：

朝來怪底冷，前此已重陽。漸逼袴襦節，稍聞炭火香。

煙嵐向冬淨，橘柚得霜黃。嶺表雖多暑，天時亦有常。⁶⁶

全詩只記錄天氣變化之情形，並無多做聯想。又如〈戊子大水二首〉詩云：

踏歌喧喧雜鐃鼓，潭邊呼龍令作雨。龍噴揮水十丈餘，千村萬落幾為魚。

寄謝龍神且安處，熟睡深潭不驚汝。

夜半傳呼河入室，攬衣下牀深沒膝。舊來水不到譙門，老巫歸咎西門君。

西門君去老巫舞，明年却娶河伯婦。⁶⁷

詩人描述戊子年水災到處淹水之情景與人民祈神問禱之情狀。另有描述瘧疾病狀之詩，如《瘧疾寄示聖俞》，詩云：

⁶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5。

⁶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2。

⁶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3。

體中初微溫，末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
項背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額如鑿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契約。
伏枕兩晦朔，枵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腹，病起如飢鶴。衰髮本無幾，
脫去如秋籜。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瘡。
而我自僑寓，了不蒙闕略。況子又持養，何至亦例着。此身自空虛，
客疾安所托。請作如是觀，無病亦無藥。⁶⁸

詩人將其罹患虐疾後之各種症狀、身體感受與外貌的改變，巧妙地運用誇飾與譬喻之寫作技巧，生動地呈現出得病後虛弱之情景，詩人痛苦情狀，令讀者感同身受，各式各樣之比喻，如「湯護」、「振鐸」、「釋縛」、「鑿鑿」、「契約」、「空橐」、「飢鶴」、「秋籜」、「尺蠖」等詞彙，令人為之讚嘆且動容！而前人所認為鄙俗、不登大雅之堂之事物均化為唐庚詩歌中的題材，而此類題材使我們更能貼近唐庚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

三、鄉居情態之寫真

唐庚謫惠後期已同蘇軾一般，將謫宦地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平居則田間農事，閒暇即讀書寫詩，鄰里互動之樂，鄉居風情布滿詩中，如〈雜詩二十首·其一〉詩云：

屏跡舍人巷，灌園居士橋。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

蛤哭明朝雨，雞鳴閨夜潮。未能全獨樂，鄰里互招邀。⁶⁹

這是詩人到惠州之後新奇的生活體驗。另〈雜詩二十首·其六〉詩云：

⁶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4。

⁶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8。

飽食為茶地，深耕覓酒材。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飛梅。

湖盡船頭轉，山窮屐齒回。田間良自苦，清興亦悠哉。⁷⁰

描述詩人於田間勞動之情形，農作之餘仍能賞玩山水，生活雖清苦，但悠然自得之樂，亦在其中。如〈閒居二首〉詩云：

未許幽人曉夢長，朝朝親炷佛前香。有詩為愛袁家渴，無病緣抄陸氏方。

身雜蠶中誰是我，食除蜿外總隨鄉。白沙翠竹門前路，疑出西郊向草堂。

細細敲門細細應，老夫方曲畫眠肱。魚陂舊種千頭鱸，桑徑新窠十畝繒。

菜足尚堪分地主，米餘翻欲供鄰僧。平生雅有乘桴興，咫尺滄溟去未能。⁷¹

第一首描述早起上香禮佛，閒若無事則寫詩抄書，悠然自得之情狀，幾與嶺南人無異；第二首則敘說生活衣食飽足並有餘裕之後，雅興盎然，田家之樂更在其中。又其〈湖上〉詩云：

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湖邊得二友，夜語投三更。煙露兩相濕，

水天參互明。散衣芭蕉涼，曳杖桃榔輕。星走拋餘光，山空答虛聲。

歸矣不可留，過幽恐神驚。⁷²

王應麟詩話：「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⁷³而詩中串聯佳月、好風、二友、夜語，於湖邊有星光相伴，與人極其

⁷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8。

⁷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0。

⁷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992、14993。

⁷³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玖·王應麟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9503。

舒暢、輕快、幽靜之感。其漫步清風明月下之湖邊，偶遇文友得「夜語至三更」之雅興，與〈雜詩二十首·其十〉：「問學兼儒釋，交友半士農。」點出唐庚嶺南之交遊對象，南國的生活情趣就在詩中。

四、曠達心境之寫意

唐庚於歷盡貶謫初期之艱辛後，嶺南秀麗風光與人文風情，豐富其視野，閑適之鄉居生活，更宜反思過往之是與非，其憤懣之心緒逐漸撫平，不再執著功名青史，同前輩蘇軾般呈現出簡淡、豁達的人生活態度，其所以能豁達看待一切悲苦，或與其與蜀地之成長背景有極大的相關，據今人呂尚奐、張劍《兩宋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載：

北宋黨爭中存在著一定的地域偏見，蜀、洛、朔黨爭地域色彩就比較明顯，而朔與洛地域緊密，風氣比較相近，相對於蜀黨的文采風流與活潑灑脫，洛朔文化就更顯得沉重肅穆，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宋史·地理志》概括川峽四路風俗云：「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好遊樂少愁苦，的確是蜀地蜀人的一大特色。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文學家族，吸收保持了這種特色，蘇軾即是典型的範例，他貶謫海南卻聲稱「茲游奇絕冠平生」，歷經磨難而依舊樂觀，這一點與其說有禪宗思想的支撐，不如說是蜀地蜀人的文化精神滋養。輕鬆愉快、善於化解或解構困苦挫折，善於從日常物質生活中發現美感得到享受，可以說是蘇軾以及其他蜀中文學家族成員從蜀地文化中汲取的營養。⁷⁴

蜀地由於山水之屏障，與中原地區有所阻隔，加上當地物阜民豐，鮮少兵燹，人民生

⁷⁴呂尚奐、張劍：〈兩宋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江海學刊》，南京市：江蘇省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頁182。

活富足，好遊樂少愁苦，文風昌盛，唐庚於此環境中成長，當心境寬舒之後，自然更容易以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的困頓。現觀唐庚〈立冬後作〉詩云：

啗蔗入佳境，冬來幽興長。瘴鄉得好語，昨夜有飛霜。

籬下重陽在，醅中小至香。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黃。⁷⁵

當詩人能透過對自然景物的觀察，領悟萬物發展之規律時，順適之心境，自然能伴隨其大自然之事理，發現其心中了寧靜，故其詩中不復見離鄉背井與受累遷謫之憤懣，反見其幽居雅興，隨遇而安的心境。又如〈雜詩二十首·其七〉詩云：

壯歲日千里，晚途天一方。花縵聊傲世，白袷亦隨鄉。

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此間吾所樂，便擬卜林塘。⁷⁶

首聯壯歲、晚途呈現出傷感之愁緒，頷、頸聯刻劃嶺南生活入鄉隨俗之型態，為末聯帶出詩人隨遇而安，生活樂在其中，甚至興起定居的念頭，終歸於閒適之心境，正所謂「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吳開詩話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樂天〈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⁷⁷

⁷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3。

⁷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9。

⁷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吳開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172。

從前人經歷之「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觀之，當人心境安泰後「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唐庚有豐厚之才學，蜀地之背景，嶺南是富足安樂，民風純樸之地，當其內心沉澱之後有如此之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鄭總〈眉山集序〉載：

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其後。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⁷⁸

鄭總將唐庚與柳宗元二人之文學成就作類比，凸顯唐、柳二人皆因遠謫困頓，正所謂「詩窮而後工」，方有如此之成就。而魏慶之詩話二則可看出柳宗元對於貶謫自處之心境，與唐庚是有差別的：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⁷⁹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⁸⁰

見柳宗元被貶謫後，憂思滿懷，語多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與唐庚心境

⁷⁸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集·提要》，頁 595。

⁷⁹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玖·魏慶之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9105。

⁸⁰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玖·魏慶之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9159。

從初期之憤懣，至同蘇軾般轉趨豁達，漸顯融入嶺南生活之安適，於境界上是有截然不同之差異，二人同遭此謫難，雖唐庚詩中亦有憐己傷情之語，卻迥異於柳宗元之悲苦不振。故《宋詩鈔》云唐庚惠州詩：

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⁸¹

兩人同遭貶謫之境遇，詩文亦因此而愈工，但兩入之心境卻是有極大的區別，亦顯現在其詩文風格之上，柳宗元顯現極為悲苦，但唐庚卻能將悲苦昇華，呈現出安舒之景象。

綜而言之，唐庚詩作之巔峰成就於惠州期間，是歸因於其對詩文的愛好，如〈生還至宜都逢李六〉詩云：

更把餘年着酒澆，莫談前事廢燈挑。地緣有語封還止，印為無功鑄復銷。

賴是詩書能卻瘴，到今魂夢亦聞潮。頭西歸去君休怪，尾段無多不奈焦。⁸²

「賴是詩書能卻瘴」，於蠻荒瘴癘中，幸有詩書相伴，稍釋貶謫之悲苦，觀其惠州詩樣貌多端，或描述艱困之貶謫生活；或言新奇之嶺南風貌；中有對故土親朋之思念；亦有對朝廷奸佞之憤懣，雖抒發內心之愁緒，但更著墨嶺南絢麗之風采，多數詩篇呈現安居田園之悠閒，可以〈雜詩二十首〉為代表。劉克莊詩話言唐庚詩作：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游半士農。」、

⁸¹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歷代詩文總集第二期書·第九冊·宋詩鈔·眉山詩鈔(中)》，台北市：世界書局，1983年。

⁸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6。

「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壘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⁸³

唐庚詩作除延續前代貶謫詩敘述遭貶後之苦難、焦慮和悲憤情緒外，亦表現出作者心寄時政的入世情懷，慢慢浮現出一種笑對苦難、以苦為樂的曠達胸襟和出世情懷。這種出世情懷則主要表現為「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全面反思；對是非榮辱和狹隘小我的淡漠遺忘；對人世苦難的自覺承受並在承受中超越苦難，達到一種超然脫俗、物我同一的自由之境。」⁸⁴

小結：

唐庚詩歌中之詠始懷古或寫社會、官場現象之詩篇，顯現出入世之情懷與對仕途之感慨，但隨著人生歷練愈多，官場之無端受累，期間憤懣與無奈，充盈滿胸，兼之目睹百姓生活之疾苦，痛恨亂黨之專權，感懷詩之深度逐漸厚實。然而其最終的代表作仍在嶺南惠州諸詩之上。貶謫惠州之前其大多以豐厚之才學巧於用典為詩，煉字煉句以求其工，詩雖可觀卻不免有過於雕刻之痕跡，後期嶺南諸作既有其仕宦坎坷之體悟，又交雜異地嶺南之全新體驗，悲苦、憤懣、悠閒、樂趣隨其心境交織，因其眼界大開，心胸也為之大開，詩之風格迥異以往之筆觸，清新自然之詩風令其詩味雋永，也難怪能贏得「小東坡」之美號，《宋詩鈔·眉山詩鈔序》云唐庚詩：

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燄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故當勝爾。⁸⁵

⁸³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捌·劉克莊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372。

⁸⁴參考吳靜：〈淺論宋詩中的反諷〉，《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南寧市，2011年12月，頁51。

⁸⁵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歷代詩文總集第二期書·第九冊·宋詩鈔(中)·眉山詩鈔·一》，

今日觀之，亦非過譽，故當時之太學諸生爭誦其詩文，亦就不足為奇了。



第五章 唐庚之詩藝技巧

宋人生於唐後，詩學之豐厚積澱，既是令人羨慕的資源，但同時也是創作上動輒得咎的枷鎖。唐詩在登峰造極之後，其意境、形象、題材、詞彙、典故等，已形成強大的文學傳統，宋人面對仰之彌高的璀璨豐碑，確有盛極難繼的壓力。像王安石之類的俊傑，尚且感歎「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可以想見宋詩人開闢之難為，超越之難能的困境。宋人在面對唐詩時大多都有一種「自成一派」的共識與覺醒，如何克服既定的窠臼突破創新、自成特色，另出機杼於唐詩是宋詩人努力的指針。¹

面對「菁華極盛，體制大備」的唐詩，宋人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除卻形式的更新，題材的拓展，其詩藝的刻意精煉亦為一大關鍵。故宋人作詩「月鍛季煉，未嘗輕發」，最重工夫的洗練，意在以人巧奪天工。這從宋詩學中存在的大量講究詩藝技法之論中可見一斑。如歐陽修《六一詩話》論意新語工，陳師道《後山談叢》論法與巧，邵雍《伊川擊壤集》卷十一《論詩吟》，主張作詩「不止煉其辭，亦煉其意」，陳善《捫虱新話》上集卷三《文貴精工》，標榜「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注重「旬鍛月煉」之功夫，呂本中《夏均父集序》論活法，《童蒙詩訓》論響字，唐庚《唐子西語錄》認為詩當「深求其疵」，不可「等閒一字放過」，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強調「篇中煉句，句中煉字」，以求精工，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論雕琢，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華論詩書》論精到等等。這些詩論無一不體現出宋人著意作詩，精進詩藝的創作取向。詩歌創作形態已由天分轉向積累，由直尋轉向人工，由緣情轉向尚意。同時，宋人也正是在對詩藝技法的完善精進中發展了苦吟詩學，將苦吟的內質深化拓展為全面系統的詩學理論，使技巧之講究與經營成為宋詩的一大特色。苦吟所蘊含的因難見巧，精益求精的品質標注的是宋人自覺的開拓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

¹參考趙文潔：〈宋代普遍苦吟生發的文化語境〉，《文學界·語言研究》，長沙市：湖南省作家協會，2011年12期，頁72。

的指引下，宋代詩學才具備了拓展詩界視野，延續文學生命的氣度與魄力。²

唐庚詩藝技巧有：用韻、煉字、屬對、重視詩意「開合」等，今人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一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云：

唐庚算不上是一位天才的詩人，他既沒有李白那樣奇思逸想、縱橫開闔的氣概，也沒有蘇軾這般跌宕起伏、酣暢淋漓的氣勢，所以他選擇了精緻工穩的創作道路。然而，在「工」的背後，詩人付出的卻是「唧唧苦吟」與「詩律傷嚴」的執著。所謂苦吟，是指反復吟詠，苦心推敲，找出最為適合的表達。……如果說苦吟是每個詩人走向精工的必經之路的話，那麼「詩律傷嚴近寡恩」則是唐庚的「獨門秘籍」。「詩律」通常有二意，一指詩之格律，即平仄、用韻、對仗；二指詩之結構，即章法、句法、隸事。唐庚所謂「詩律傷嚴」，就不僅僅限於聲韻格律，還包括了組織結構在內。³

於本章將逐一介紹唐庚之詩藝技巧，第一節論述唐庚「用韻」之經驗，以柏梁體詩及次韻詩加以說明；第二節明「煉字」之功，煉字、煉句、煉意，探討詩歌中實詞與虛詞之運用，力求造語簡妙自然，以有限之文字，求無盡之情；第三節分析唐庚詩中「屬對」之法；第四節探討詩意之開闔，並以聯語、章法、情感進行分類。

第一節 用韻

古時詩歌詠志抒懷，和詩只要和意即可，詩之體式與韻腳並不需顧慮，但後來顧及音韻之和諧，故有韻腳之使用，稱之為和韻，但作詩之困難度也就因此而增加。清

²參考趙文潔：〈宋代普遍苦吟生發的文化語境〉，《文學界·語言研究》，長沙市：湖南省作家協會，2011年12期，頁72、73。

³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一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14年第3期，頁145、146。

· 吳喬《答萬季楚詩問》：「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亦稱次韻）。步韻最困人，如相馭而自繫手足也。蓋心思為韻所束，而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申斥之，而施愚山嘗曰：『今人祇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而和韻依其寬鬆之程度可分為三種：其一為「依韻」，又稱「同韻」，即詩之韻腳使用同一韻部即可，和韻最為寬鬆；其二為「用韻」，和詩需用所和之詩之原韻字，但不必順其次序；其三為「次韻」，又稱「步韻」，和詩需用所和之詩之原韻字，其韻字之前後順序也需相同，此形式之和韻最為困難。次韻始於元稹、白居易，至宋代蘇軾、黃庭堅之後，風行一時，成為詩的一種體例。⁴

而自東晉後歷代文人熱衷詩歌唱和，其內隱含文人交際酬答之功能，唐代眾多詩人匯聚宮廷，應制唱和更成唐詩之另一特色，以大曆詩人與元稹、白居易間之唱和詩，最具特色，內容或言朝廷政事；或敘說友誼；或描述節日、遊戲等，將各類題材融入唱和詩歌中，無形中推動了唱和詩的發展。李頎詩話載：

（次韻詩）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亦必次之。⁵

又劉放詩話載：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

6

宋朝崇文抑武，歷任君主對文人優厚有加，是以文人宴飲活動盛行，為唱和詩歌之發

⁴參考維基百科網站，閱覽日期 2016 年 7 月 7 日 11：0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2%8C%E9%9F%BB>。

⁵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李頎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1353。

⁶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壹·劉放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445。

展揭開新的序幕。此時唱和形式多樣，或以詩社為之，或為好友之聚會，或書信往來，唱和之內容漸廣，從傳統之宮廷幕府走出，朝政、民生與人生志向、日常生活均可為詩歌唱和之題材，而當時最具有代表性者即為蘇門文人之唱和，其唱和詩歌注重詩歌藝巧之切磋，內容亦有議論與散文化之時代趨勢。⁷唐庚主要活動於徽宗朝，時黨爭劇烈，時人為避文禍而減少詩歌唱和活動，詩歌唱和則以閒情、友情與日常生活為內容，甚少觸及政治與社會議題，而唐庚是書寫唱和詩歌較多者，題材亦較寬廣者，故今人張明華言：「在徽宗朝，除了唐庚的一些詩歌注重現實以外，其他蘇門後學的詩歌，題材都比較狹窄。」⁸現將唐庚之唱和詩分柏梁體詩及次韻詩，說明如下：

一、柏梁體詩

柏梁體唱和產生於漢武帝時期，漢武帝與群臣在柏梁台聯句賦詩，每句七言，且句句用韻，後來就把具有這種特色的七言古詩稱為柏梁體或柏梁台體。清代趙翼也在《陔餘叢考·柏梁體》中這樣說：「漢武宴柏梁台賦詩，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為柏梁體。」可見，柏梁體產生於唱和之中，因要求句句用韻，因此在次韻唱和之時，作詩難度極大，這無疑是對詩人詩學水平的挑戰。因此，文人唱和之時創作柏梁體以切磋詩藝的現象時有發生。柏梁體創作的顛峰之作當推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此詩共二十二句，句句用韻，且全部為平聲韻，一韻到底，但並沒有因為韻而影響到詩歌意蘊的表達，將飲中八仙的形象刻畫的栩栩如生，可謂是「韻與意會」的經典。⁹宋嚴羽詩話載：

柏梁體、漢武帝與群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柏梁體。¹⁰

⁷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11。

⁸參考張明華著：《徽宗朝詩歌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23。

⁹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19。

¹⁰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玖·嚴羽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721。

元祐時期盛行詩歌唱和，柏梁體詩成一時之風尚，以蘇軾與蘇門君子為其代表，此時柏梁體唱和詩不僅數量繁多，篇幅亦大，如晁補之等人於同文館唱和時創作了四十四句的長詩。但隨後的黨爭與徽宗朝對元祐黨人的極盡貶抑，柏梁體詩之創作亦隨徽宗朝而式微。今人張明華於《徽宗朝詩歌研究》中言：

唐庚、惠洪和蘇過創作的柏梁體詩歌是最多的。唐庚有 10 首，相對於當時其他詩人，這個數量應該是最多的了。¹¹

唐庚柏梁體唱和詩敘述生動，用韻嚴格卻不失其形象，其句句有押韻者，如〈中秋遇雨感懷呈世澤彥直〉，詩云：

初遊東都年二十，清歡趁得中秋及。高陽會中酒徒集，惠和坊裡繡鞍入。
蟹螯嘗新左手執，雞頭未老搓玉粒。盃行到手不待揖，明月清風供一吸。
纏頭不惜傾箱給，倚賴決科如俯拾。誰知得官反拘繫，此景此歡那復緝。
今歲中秋雨如泣，窮山牢落秋光濕。孤燈熒熒照書笈，屈指流年如箭急。¹²

此首句句押韻，一韻到底，押入聲韻，吻合柏梁體詩歌之格式。詩歌內容以中秋逢雨心有所感起筆，其「初遊東都年二十，清歡趁得中秋及。高陽會中酒徒集，惠和坊裡繡鞍入」描繪出作者初入京城，正值中秋，伴隨意氣風發之少年，是京師的繁華熱鬧，借以映襯末四句「今歲中秋雨如泣，窮山牢落秋光濕。孤燈熒熒照書笈，屈指流年如箭急」的詩人境況，詩中「秋雨」、「窮山」、「孤燈」、「流年」等意象，刻畫出此時的詩人是孤寂落寞、為官拘繫與歲月飛逝之心境，讀之為之動容。¹³

¹¹張明華著：《徽宗朝詩歌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92。

¹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1。

¹³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0。

然而唐庚之柏梁體詩，與時人相較，具有數量多、篇幅靈活短小，用韻嚴格且不失形象之特色。如其篇幅短小者有〈天馬歌贈朱庭玉〉詩云：

貳師城中天馬駒，眼光掣電汗流朱。將軍出塞萬里餘，得此龍種來執徐。
朝踏幽燕暮荆吳，歷塊一蹶傍人呼。向來價重千金壺，一朝不直半束芻，
千馬萬馬肥如豬。¹⁴

此詩為七言，一韻到底，為標準之柏梁體詩，該詩敘事，體制短小，言簡意賅。¹⁵然其亦有非「一韻到底」之作，如〈友人還鄉有感〉詩云：

饑鳥啞啞枝上啼，秋風蕭蕭吹客衣。儒冠誤身不得歸，女癡妻寒病乳老。
歸來聚首貧亦好，我固知之歸不早。束書十載遊長安，一官遠謝醫卜賢。
托生長鑱直可憐，君今別我還故里，想見親朋問所以，為言憔悴京城裡。¹⁶

首三句以「啼」、「衣」、「歸」為韻腳，次三句轉韻以「老」、「好」、「早」，再三句改韻為「安」、「賢」、「憐」，末三句重回「里」、「以」、「裡」韻。運用轉韻使前後韻腳互相呼應，使詩歌形式更豐富，隨著韻律變化，將其對家鄉之思念，化為文字，知唐庚作柏梁體詩並不墨守成規，而是會依需要而作調整。¹⁷

唐庚柏梁體詩除可換韻外，字數亦不限七言，有以雜言體出現者，如〈走筆贈仙姑〉詩云：

仙姑八十春秋高，兩鬢墨黑無班毛。鹿胎冠子青紗袍，神風清峻真仙曹。

¹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

¹⁵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1。

¹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9。

¹⁷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0。

人生瞥忽如消膏，是非海裡翻波濤。五斗官米令人勞，安能俛首爭錐刀？
願仙乞我瓢裏一丸藥，武陵溪上抖擻世俗腥與臊。
不然教我蟬蛻羽化秘訣之一二，海山深處摘取王母千歲不熟之蟠桃。¹⁸

除末數第二句另用他韻，餘每句均同一韻腳，大抵吻合柏梁體用韻之要求，但末四句詩人自出機杼，依序出現九言、十一言、十三言、十五言之詩句，即成雜言形式之古體詩，亦見新趣。¹⁹

綜而言之，唐庚之柏梁體詩其特色為大膽創新，迥異於前人之所為，特出之處有篇幅簡短、可換韻、雜言形式等，明顯有意打破傳統柏梁體詩之創作模式，亦可見其性格是屬勇於創新的詩人。

二、次韻詩

分題分韻賦詩之唱和活動於南北朝即已產生，歷經隋唐五代之發展，至宋代，已成個人創作或文人集會上之主要活動。分題分韻可以是詩人個人行為，詩人可自行分題、分韻，如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有《遊龍門分題十五首》即是個人將龍門之十五處名勝分作十五道題目，加以吟詠；分題分韻亦可以為集體創作，眾詩人相聚，先按定題目與韻腳，透過抓鬮之模式，隨機選取題目或韻腳，然後按所得之題目、韻腳次韻賦詩。個人分題分韻賦詩，是獨吟創作；而詩會分題分韻賦詩，則屬於酬唱次韻。獨吟型的分題分韻，無時間限制，可以仔細推敲；而酬唱型的分題分韻，則帶強制性之集體競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考驗詩人之才情及應變創作之能力。²⁰詩會之情狀

¹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1。

¹⁹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1。

²⁰參考呂尚奐：〈論宋代分題分韻—更有意義和意義的酬唱活動形式〉，《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戰線)》，成都市，2014年第3期，頁121。

與熱烈，如唐庚詩作〈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詩云：

老來忽忽流年緊，三見涪江秋葉隕。祇緣二子日相從，便覺一飄窮可忍。
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文字能令酒盞寬，江水未放詩才窘。
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隼。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年傳不泯。
醉歸半路飛蝙蝠，餘興中宵伴蚯蚓。那知鬚鬢禿于筆，但見兒童長如筍。
留滯甘為西域胡，衰遲更結束遊鞫。故山咫尺未成歸，坐使蒼顏厚如胗。²¹

句中「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隼」，將文人集會次韻賦詩知場景摹繪出，有得句歡呼之熱烈，亦有黯然避席者之窘態，熱鬧非凡，詩人次韻賦詩之詩會，當然是切磋詩藝之最佳場所。

宋代詩人一直有意無意地尋求更有序、更有意味的分韻形式，賦予次韻賦詩活動之意義。以已有的詩句、經典句或成語為韻，無疑是分韻詩中最有藝術意味的遊戲形式。精心選擇之「韻句」，將本無關聯之韻腳變得關係密切，較之以姓名字號為韻者，更有邏輯關係與意義。宋人集會時，一般會推舉一個「主約者」或「擅場者」安排題韻，此人必有豐厚之才學，亦瞭解此次聚首之目的與參與之人數等，他須依此安排相對應的題韻，須顧及與會者之興趣、符合聚會之目的等，如集會懷念共同之友人，其分韻的韻句一定足以概括友人生前之事蹟，或者足以表達懷念之情；遊覽名勝之分韻，定與所遊覽之時節、地點、內容有關；與佛禪相關之分韻，其韻句定與佛教禪理相關，諸如此類。此種分韻，不僅講究韻句出處，亦照顧到集會的人數、主題。其韻有寬有窄，有平有險，不似以往分韻之無序或無味，使得詩作遊戲變得更有藝術趣味，因而受到宋代文人之喜好，宋人亦在大量酬唱活動中，以豐厚的才學將分題分韻規則發展

²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頁。

得更有意義與意義，是為宋人酬唱藝術傑出之處。²²

觀唐庚之次韻詩，如其作〈譚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於不能，此殊不可曉也，媿而作詩〉詩云：

高才乃爾信虛名，句法時來就考評。投社得君真惡客，專門知我有先生。

文章已逼三都賦，行輩猶推四海兄。細看劉侯詩自好，不應便伏老彌明。²³

隨即自己再次一韻，即〈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懷庭玉，因次韻〉詩云：

千金駿骨買虛名，驥老通衢價未評。逐去定知窮不死，向來元以句為生。

東風又見鶯朋友，北信難憑雁弟兄。欲寄此懷惟有月，天涯分與故人明。²⁴

第一首於題目中得知譚勉翁向唐庚請教詩歌之創作問題，是以唐庚回贈此詩，詩題與詩中對勉翁極盡讚歎之詞，對己則有自謙之句。第二首次韻詩中化用白樂天〈春池閑泛〉詩中「樹集鶯朋友，雲行雁弟兄」句，以「鶯朋友」、「雁弟兄」表達其對友人之思念。若檢視二詩之韻腳，前詩依次為評、生、兄、明；後詩韻腳依次為評、生、兄、明，亦合詩歌次韻之法則，其中詩人巧妙地運用典故，使得詩歌讀來並不覺因次韻而無味，可謂合律而盡情，真正能做到「帶著鐐銜的跳舞」，為次韻詩之佳作。²⁵

次韻詩為特殊的詩歌唱和形式，須有才學文底，故其寫作難度較高，歷代文人對次韻詩之看法，今人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云：對於次韻詩的評價，學術界歷來

²²參考呂尚奐：〈論宋代分題分韻一更有意義和意義的酬唱活動形式〉，《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戰線)》，成都市，2014年第3期，頁124、127。

²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9。

²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9。

²⁵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17。

爭論不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明確提出「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于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至往復有八九和者。」認為次韻詩過分注重韻律的雕琢，本朝人「以此鬥工」指的正是宋代文人之間大興的唱和之勢。支持這一觀點的大有人在，金人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這樣批評次韻詩「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這些反對的聲音都將次韻詩因步人之後而缺少創新作為批判的理由。²⁶因次韻詩有囿於前詩，蹈襲人後之弊病，後繼者難以創新，故多數詩了無新意，故為元好問等人所反對。

然次韻詩亦有持肯定態度者，繆鉞先生肯定次韻詩的寫作「宋人喜押強韻，喜步韻，往往疊韻至四五次，在蘇、黃集中甚多。……而步韻及押險韻時，因受韻之限制，反可撥棄陳言，獨創新意。」其認為次韻詩若能夠擺脫韻腳的限制，自創新言，反而是詩歌創新的一條途徑。²⁷認為次韻詩受到韻腳之限制，「反可撥棄陳言，獨創新意」是創新詩歌之另一種途徑。

第二節 煉字

詩人敘事寫物，求其妙想，客觀事物於詩人觀照下，顯現出美的本質或哲思，而非外在表相，即為煉字之要旨。俞文豹詩話載：

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杜詩〈新婚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則是未成婚已別，可見征行之速。〈鵝兒詩〉：「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多。」一「嗔」字盡鵝兒之狀。〈望觀弟未至〉：「待爾嗔烏鵲，抱書示鵲鴿。」望人未到之時，抑鬱蘊結之情，拋與嗔字盡之矣。〈禹廟詩〉：「雲氣生虛壁，江聲

²⁶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17。

²⁷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18。

走白沙。」一「生」字「走」字，古廟頓有神氣。²⁸

詩中意象即靠煉字煉句加以鮮明呈現，務使詩句形象生動，文意簡煉精美，於用字遣詞上即不可輕忽，因字生句，積句成章，字句務使精煉簡潔。歷代詩人重視煉字功夫者，宋范溫之《潛溪詩眼》載：「句法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²⁹

唐庚重視詩句之錘鍊，嚴格推敲詩中的每一個字，力求詩句簡鍊緊湊，著重搜尋傳神詩眼，正如其〈遊天池院〉詩句：「近水遠山皆可人，躍踴來供搜句眼。」³⁰《唐子西文錄》載：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余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做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³¹

言詩重與人商論，字字均須講究，推崇蘇軾之「敢將詩律鬪深嚴」，於《唐子西文錄》載：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

²⁸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玖·俞文豹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8832。

²⁹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507。

³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5034。

³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1265。

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³²

「閣」字指出病鶴之長脛，似乎難以支撐其羸弱之身軀，收畫龍點睛之效。而皎然評論僧人詩中「波」字不穩，唐庚亦持相同看法，「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故稱讚皎然曰：「要當如此乃是。」其言「律傷嚴，近寡恩。」是盼學者勿捨難而趨易，應多思索，務求出詩句中之穩當字。煉字之法說明如下：

一、實詞與虛詞之運用

煉字，著重搜尋傳奇之詩眼，務使造語簡妙自然，方能將其詩之精神、意涵，充分吟哦而出，若句中使用實詞可以與人鮮明之具象，妙用虛詞則能增進情感之跌宕，虛虛實實交互應用，當使詩中意象與感情，互增光輝。觀唐庚之煉字，可從實詞與虛詞之交互運用，得知其技巧之一二，如其〈春歸〉詩云：

東風定何物，所至輒蒼然。小市花間合，孤城柳外圓。

琴聲犯寒食，江色帶新年。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³³

詩人首句以疑問起筆，詩意彷彿李後主〈虞美人〉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在明媚的春光下，有相似之傷感，「定」、「輒」二虛字加重了內心之愁緒。頷聯「小市花間合，孤城柳外圓」之「合」字、「圓」字，均有來歷，化用孟浩然〈過故人莊〉詩句：「綠樹村邊合」及王維〈使至塞上〉詩句：「長河落日圓」，「合」與「圓」道出小城之盎然春意。頸聯「琴聲犯寒食，江色帶新年」以時令意涵歲月流逝之感傷，其「犯」、「帶」二字尤為精警，末聯「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以「驅」、「推」二動詞，將詩人

³²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4、1265。

³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1。

之愁擬人化，營造出詩人以酒澆愁之情境。且此詩「化用」前人手法亦十分明顯。³⁴據《中國文學欣賞全集·宋代詩歌(二)》載：

六朝時庾信有一篇〈愁賦〉，裡面說：「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這篇賦似乎從漢代《焦氏易林》所謂「憂來搔足」、「憂來叩門」等等奇語推演而出，在宋代很流行。唐庚以外，像王安石、黃庭堅、黃叔達、沈與求、陳師道、晁說之、陳興義、賀鑄、韓駒、曾幾、朱翌、薛季宣、姜夔等等，都用到它或引申它。周邦彥〈宴清都〉、向子諲〈生查子〉、方千里〈掃花游〉、……劉辰翁〈蘭陵王〉等詞裏，都把〈愁賦〉跟江淹〈恨賦〉或〈別賦〉並提；陳人傑〈沁園春〉又把它和張衡〈四愁詩〉並提。辛棄疾《稼軒詞》丁集〈鷓鴣天〉：「欲上高樓本避愁，愁還隨我上高樓」，正用庾信語意。宋以後的作者就很少知道那篇賦了。³⁵

由上得知唐庚將「愁」字擬人化，是有前例可循的。另其〈驟雨〉詩云：

黑雲驚小市，白雨沸秋江。聲入家家樹，涼傳處處窗。
亂流鳴泱泱，疊鼓鬧龐龐。蘋末清風起，斜陽覩海邦。³⁶

此詩句中又使用四個動詞「驚」、「沸」、「鳴」、「鬧」，形容出驟雨來襲時之市井、秋江動態、熱鬧之氣象。中間兩聯緊鑼密鼓地連用「家家」、「處處」、「泱泱」、「龐龐」四個疊字，為詩歌增添音韻之美，使雨景形象更加鮮明，葉夢得詩話云：

³⁴參考劉濤：〈「小東坡」唐庚詩歌初探〉，《天府新論》，成都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8年第5期，頁144。

³⁵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 姜濤主編：《中國文學欣賞全集·第十六冊·卷十六·宋代詩歌(二)》，台北市：莊嚴出版社，1985年11月，頁8231、8232。

³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2。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³⁷

故唐庚此詩運用疊字之功力，可見一斑。又其〈夜坐感懷〉詩云：

聲斷鐘樓月，文書對坐時。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
名利髮將鶴，風霜手欲龜。何當一簑雨，披曉剪莼絲。³⁸

頷聯「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描述寒風由破窗吹入，燈火為之飄忽明暗不定，天寒地凍筆、硯因寒凝滯，書寫困難，藉燈焰之「走」字與筆鋒之「遲」字，傳神的呈現；而頸聯「名利髮將鶴，風霜手欲龜」，「鶴」與「龜」本是傳統長壽之象徵，但詩人反用「鶴」字，象徵鬢髮斑白，「龜」字則隱含詩人自力耕種後，粗糙皸裂的雙手，詩人歷盡滄桑之容貌，就在詩中栩栩如生地顯現。

唐庚虛字之運用，可加重情意之表達，或將之置於句首，如〈雜詩·其二〉詩云：

已絕經年筆，仍關盡日門。身謀嗟翠羽，人事歎榕根。
蔬食風掀市，樓居水破村。嶺南霜自薄，何得鬢邊繁。³⁹

此詩敘述詩人因詩禍遠謫惠州，以虛字「已」、「仍」強調心中之悲苦與門庭之冷清，這時日已非短期。⁴⁰末句「何得」一詞，更以激問形式彰顯詩人鬱悶之情感。又其〈舜祠〉詩云：

³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葉夢得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692。

³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44。

³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8。

⁴⁰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3。

謳歌率土性之也，號泣旻天孝矣乎。何惜扁舟繫韶石，憶曾萬里叫蒼梧。⁴¹

此詩為詠史懷古之作，詩人途經舜祠，心生感慨，藉舜的事跡，慨歎世間事宛如白雲蒼狗，其中「也」、「矣乎」兩處，將助詞用於句末，與人懷想心緒傾瀉而出，不可抑遏之感。⁴²宋詩用虛字是詩人「以文為詩」之時代特徵，唐庚詩中用虛字，不全為求新而是為表達情感，使心中情感能更加深切之表達。

二、造語力求簡妙自然

煉字僅是過程，不免產生斧鑿之痕跡，詩歌涵情養性，以詠懷意境為高，欲避此弊，不泥於舊，而出清新之詩風，故唐庚追求一種造語簡妙，復有蕭散自得之趣之詩風，如《唐子西文錄》載：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⁴³

推崇晉人造語簡妙，工造語。又其〈書三謝詩後〉云：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謝朓)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⁴⁴

⁴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6。

⁴²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3。

⁴³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4。

⁴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245。

詩重「蕭散自得之趣」，唐庚兼此二特色者，可從其嶺南惠州群詩中得見。

唐庚主張造語簡妙自然，即是一種煉意，錘煉字句之目的是使詩意完足，呈現出一種細膩工整的詩風，今觀其〈醉眠〉詩云：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

世味門常掩，時光筆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⁴⁵

那時唐庚得罪貶謫在嶺南，怕惹出是非，跟人很少往來，故有「世味門常掩」句，其於詩中營造出一種幽居度日，怡然自得之生活樣貌，尤以首聯「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最為人稱道，羅大經詩話載：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迎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前，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貼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後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⁴⁶

羅大經以自身經驗對〈醉眠〉詩句進行解讀，「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兩句將瑣

⁴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5。

⁴⁶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柒·羅大經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7620、7621。

細之生活常景淬煉成簡潔精煉之意象，詩人生活彷彿在時間中靜止，山居之生活即如詩意。張表臣詩話載：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⁴⁷

而唐庚重煉字、煉句也是希望能巧妙地傳達詩中的情意，其目的均是煉意，使用得將使全詩增輝，詩之意境擴大。宋詩生於唐詩之後，唐詩底蘊豐厚，既是豐厚詩材，亦是沉重枷鎖，唐詩之題材、語彙、意象已成宋人不可踰越之天塹，面對如此之璀璨，宋人應有「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之慨。故宋人寫詩除拓展題材外，更重詩藝技巧，刻意精煉字句，故注重詩藝技巧已成宋人作詩之特色。

第三節 屬對

對偶是一種修辭技巧，是一種詩的格律，藉文字之對稱使用具有共同特徵之形象及典故以強化詩中之意象；或藉平仄、押韻產生抑揚頓挫之聲調，以達聲韻之美，終底於表達詩人詩中旨趣，是故形成對偶之佳句有三元素：工整、自然、意遠，缺一不可，今人黃慶萱《修辭學》云：

對偶，在客觀上，源於自然界的對稱；在主觀上，源於心理學上的「聯想作用」和美學上「對稱」的原理。而漢語的孤立與平仄之特性，又恰好能滿足這種客觀現象與主觀作用之表達。……張仁青《駢文探源》一文於此有頗為精闢之分析他說：「一觀念之起，每以某種關係引起其他觀念者，在心理學上謂之觀念

⁴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參·張表臣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603。

聯合(一作聯想)。其大別為類似聯想、接近聯想與對比聯想三類。類似聯想起於種類之近似。如言「狗」則思及「貓」，以其同為家畜故也。……接近聯想則因經驗之某某諸觀念，於時間上或空間上本互相接近，如言「櫻花」則思及「日本」，……言「項羽之魂斷烏江」，則思及「謝安之凱奏淝水」等。……對比聯想係以兩種殊異之事物對立，如「黃」與「白」，「粗」與「細」，乃至「春花」與「秋月」，至「香草」與「美人」等，而使其特徵更加明顯者也。……，皆因人心有能聯偶之自然趨勢而構成者也。⁴⁸

劉勰《文心雕龍·麗辭》言對偶有四：「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又言：「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⁴⁹然其所言對偶之易、難、優、劣論，有其精要之處，但卻並非可一概而論。今將唐庚之對偶之類型及隸事工整之特色分述如下：

一、對偶之類型

唐庚詩對偶形式種類繁多，各有其精妙之處，但對偶工整終究是手段，其造語簡妙自然方是佳句，然最終目的仍在追求詩之意蘊深遠。其工於屬對之詩，如其〈人日〉詩云：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春。

⁴⁸黃慶萱：《修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有限公司，2004，頁 591-593。

⁴⁹黃慶萱：《修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有限公司，2004，頁 602。

挑菜年年俗，飛蓬處處身。蠓頭頻語及，彷彿到東津。⁵⁰

方回《瀛奎律髓》云：「以『人日』對『天時』，雖近在目前，仔細看甚工。」忖度其意，「日」對「時」不消說，「天」和「人」正是中國哲學所注重的兩個概念範疇。此外，「傷心」對「觸目」，除了以動賓結構相對之外，「心」和「目」皆為身體器官，屬對尤工。⁵¹其〈雜詩二十首·其十二〉詩云：

舊物盃中酒，新銜海上翁。百非無一是，顯過豈微功。

引水江分碧，烹丹井為紅。幽居亦多事，度日不全空。⁵²

頷聯上句「百非」對「一是」，下句「顯過」對「微功」，既為「句中對」，亦為「反對」。其〈春日謫居書事〉詩云：

四十緇成素，清明綠勝紅。形容千慮後，門館一貧中。

白日時時別，青蕪處處同。此生唇舌裏，啼鳥暮春風。⁵³

此詩首聯「四十緇成素，清明綠勝紅」，其對仗手法源自杜甫《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云：「以『四十』對『飛騰』，不必以數對數，此公之妙處。」方回云：「以『四十』字對『飛騰』字。謂『四』與『十』對；『飛』與『騰』對，詩家通例也。唐子西詩：『四十緇成素，清明綠勝紅』祖此。」

⁵⁴其〈直舍夜坐〉詩云：

⁵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15001。

⁵¹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一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14年第3期，頁146、147。

⁵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9。

⁵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5。

⁵⁴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一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強仕似幼學，細書仍短檠。月來吟處白，風及醉時清。

坐久夜微濕，更深秋有聲。不知愁底事，終夕自悲鳴。⁵⁵

頷聯「月來吟處白，風及醉時清」，「白」與「清」字，為「諧音借對」，以「清」字借「青」字，顏色相對。其〈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詩云：

山前臘雪想紛紛，風到南訛盡處村。瓮面不容存酒子，床頭幾欲爨桐孫。

園林呼舞知衰怯，窗戶奔馳覺眩昏。咫尺潮陽五袴國，可能分我一襦溫。⁵⁶

頷聯「甕面不容存酒子，床頭幾欲爨桐孫」，「酒子」指初釀成之酒，而「桐孫」為桐樹所生之新枝，二者本無關聯，但詩人用「諧義借對」，利用中文字詞一字多義之特性，使聯語中對偶之詞相對，故借「酒子」之「子」與「桐孫」之「孫」對，便覺「工」甚。蔡居厚詩話載：

（假對）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⁵⁷

縱而言之，「假對」即「借對」，其用法即「諧音借對」與「諧義借對」是也。其〈雜詩二十首·十九〉詩云：

浪跡蒼梧外，放懷黃木東。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

上海市，2014年第3期，頁147。

⁵⁵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50。

⁵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5。

⁵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壹·蔡居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623。

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為儒得愁思，一笑賴兒童。⁵⁸

頷聯「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頭風」本指頭痛病症，然詩人將「頭風」引作「風雨」之「風」，拆字解釋則「鬢」對「頭」、「雪」對「風」，此對即工，此「無情對」上下聯詞句意思本不相干，初看不似對偶，但將其字分別解釋後，卻能反成「工對」，別富諧趣。其〈兒曹送窮以詩留之〉詩云：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着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

柳車作別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前此半癡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⁵⁹

頷聯「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採「流水對」即對仗之聯語同表相同之意涵，即一聯僅表一事，若單獨半聯則句意不完足，一聯並列更明其意。此詩反用人性，人皆送窮而已詩留之，除自憐外亦表明對功名富貴已不再眷戀，又其〈次韻幼安留別〉詩云：

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鵝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

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累累塚臥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⁶⁰

頸聯「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累累塚臥麟」，二句合用更彰顯其歸隱之意，深感詩人壯志消磨，已絲毫無意於官場，亦是「流水對」之功效。唐庚對偶形式繁多，除能將其詩意彰顯外，更是其精湛於詩藝之表現。

⁵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0。

⁵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2。

⁶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8。

二、隸事工整

若用典求工之詩，除聯語講究對仗外，尚須隸事精切，多數詩家刻意求「工」，卻無法兼顧「隸事精確」之事，故時有文句「偏枯」之弊。「偏枯」一語，指上句用典，下句卻無典可對，如吳曾詩話：

熙寧初，張侍郎揆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反易衣裳，蓋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誣。蓋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序〉詩云：「絳霄輕靄翊三台，嵇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為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醕酌，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為對耶！況荆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⁶¹

由此得見宋人對隸事用典之事，是甚為講究重視的，以避「偏枯」之詩病。唐庚作詩用事用典，隸事精切，是其特色之一，如〈瀘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為作此詩〉詩云：

⁶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卷·吳曾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3064、3065。

楚人季布以勇顯，魯國朱家用俠聞。馳馬彎弓臣好武，吹毛洗垢吏深文。

王孫此日誰漂母，卿子前時號冠軍。滿引一杯齊物論，白衣蒼狗聽浮雲。⁶²

此詩前三聯皆對仗，工整嚴謹，首聯對仗工整出處顯明，頷聯之「馳馬彎弓」與「吹毛洗垢」彼此相對，亦為自對，「馳馬彎弓」典出《冊府元龜·神武序》；「吹毛洗垢」典出劉孝綽〈與東宮啟〉；「臣好武」典出《文選·張衡·思玄賦》：「尉彪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及李善注〈漢武故事〉：「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彪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而「吏深文」則典出《史記·汲鄭列傳》：「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⁶³且「臣」與「吏」對，「武」與「文」對，可謂既對且工。頸聯之「王孫此日誰漂母」典自《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⁶⁴與「卿子前時號冠軍」，典出《史記·項羽本紀》：「(楚懷王)王詔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項王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⁶⁵，正可形容何邦直之境遇。⁶⁶

再如其〈任滿未聞除代〉詩句：「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駒局促」，語出《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⁶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⁶³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台北市：民國75年9月，頁1281。

⁶⁴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台北市：民國75年9月，頁1064。

⁶⁵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台北市：民國75年9月，頁144、145。

⁶⁶參考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14年第3期，頁150。

效轅下駒。」考證：「中井積德曰：『駒與馬無異，謂進退不由己；局趣被逼迫，而不得展足也。』」⁶⁷；「燕差池」，語出《詩經·邶·燕燕》：「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⁶⁸真可謂「無一字無來處」。胡仔詩話：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餒嗔郎罷，妻寒怨橐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⁶⁹

唐庚詩作前期以其博學多才，多用典故，故苕溪漁隱曰：「此用事對屬精切者」，然卻不免斧鑿之跡，而稍後之惠州詩屬對呈現出「清奇可愛」之詩風，可謂其功力之昇華。又如其〈九日懷舍弟〉，詩云：

重陽陶令節，單闕賈生年。秋色蒼梧外，衰顏紫菊前。
登高知地盡，引滿覺天旋。去歲京城雨，茱萸對惠連。⁷⁰

此詩前三聯均為工對，首聯「重陽」與「單闕」相對，指出時間；領聯「蒼梧」本為地名，卻與「紫菊」相對，是所謂借對之法，詩中處處予人玩味，此詩對仗工整頗有杜甫之功力，故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評點此詩時，連用四個「工」字加以形容，云：「用『單闕賈生』對『重陽陶令』，工矣！『蒼梧』、『紫菊』又工；『登高』、『引滿』、『地盡』、『天旋』之聯，又愈工；末句用『茱萸』事思弟，尤工也。」⁷¹其屬對之妙，

⁶⁷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市：洪氏出版社，民國75年9月，頁1171。

⁶⁸王靜芝：《詩經通釋》，輔仁大學文學院，台北縣：民國76年8月，頁82、83。

⁶⁹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肆·胡仔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3882。

⁷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0。

⁷¹巫熙：〈「近水遠山皆可人，踴躍來供搜句眼」—探求唐庚詩中的寫物之功〉，《文藝研究》，北京市：

故劉克莊詩話載：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旋踵，草薙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遊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隴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身雜蜚中誰是我，食除蛇外總隨鄉。」，「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⁷²

唐庚詩作之巔峰在於其惠州詩，屬對甚工，無復見刻意之痕跡，敘述南州景物，又無遷謫悲酸之態，是一種才學沉澱之後，胸際開展之後，故能得詩句自然清新之妙。

唐庚作詩深求其疵而去之，不放過任何一字，云：「律傷嚴，近寡恩。」將「詩律」喻同法家「嚴刑峻法」般森嚴，《宋詩選註》：「唐庚還有句名言：『詩律傷嚴似寡恩』，若用朱熹的生動的話來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沒人情。』」因此，他在當時可能是最簡鍊、最緊湊的詩人。⁷³而《唐子西文錄》又載：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余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做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⁷⁴

中國藝術研究院，2011年8月，頁60。

⁷²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捌·劉克莊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372。

⁷³錢鍾書：《宋詩選註》，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市：民國78年4月，頁104。

⁷⁴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貳·唐庚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65。

故唐庚對詩律如此精研，表現於技法上，有各種巧妙的對仗形式，其對偶工整、精巧，兼之內容生動貼切，是以李耆卿《文章精義》云：「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⁷⁵後人依循其詩作之軌跡，當可深入做詩之法，可謂有助於初學者習作。

第四節 詩意之開合

唐庚除擅長煉字外，亦以「開合法」對其詩歌內容進行佈局，「開合」是我國古典詩文佈局謀篇的一種技巧。所謂「開」即放開或生發，所謂「合」就是收攏或收回。唐庚詩中亦有開合法之運用，今將其詩作之開合，歸納於聯語、章法與情感之三面向⁷⁶，試臚列於下：

一、聯語之開合

將詩句上、下聯作文意之互補，以婉轉表達詩意，如其〈有所歎二首·其二〉詩云：

耕田佩印兩徒然，憶相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獄，誰將官府到天仙。

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床頭當得酒如泉。⁷⁷

頸聯中「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與傳」，其上聯「是非」為反義詞，下聯「疑信」亦如此，然「是非」與「疑信」相對，正是詩句中「合」之處。「已付」表示肯定，而「難憑」是未確定，以相對之詞語，再次構成聯句之開合。又末聯之上聯「杯

⁷⁵曾棗莊、李凱、彭君華編：《宋文紀事(下)》，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頁889。

⁷⁶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4。

⁷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1。

酌豈能通大道」之「豈能」為否定，表不能「通大道」，為句法之「開」；下聯「床頭當得酒如泉」，「當得」表示肯定，正構成與上聯之「合」，詩句之開合立見。⁷⁸又如〈次鄭太玉見寄韻〉，詩云：

度外歸期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蹲。他時名譽牛心炙，晚歲窮空犢鼻褌。

君有詩書并畫絕，我無德爵但年尊。音塵不繼應相悉，萬事而今付默存。⁷⁹

首聯「度外歸期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蹲」，「未」要論與「自」高蹲相對，開篇即氣勢跌宕；頷聯「他時名譽牛心炙，晚歲窮空犢鼻褌」，以「他時」對「晚歲」；頸聯「君有詩書並畫絕，我無德爵但年尊」，再以「有」、「無」相對，均是詩者刻意營造出的對比，以引出其詩中真意。⁸⁰

二、章法的開合

開合之法，亦用於佈局謀篇，若以問句起首，則具有引領全詩之功效，如〈春歸〉詩云：

東風定何物？所至輒蒼然。小市花間合，孤城柳外圓。

禽聲犯寒食，江色帶新年。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⁸¹

此詩作於惠州貶所，描述春景殊有生氣，然市小而城孤，隱帶詩人之情。詩中以「東風定何物？」與「所至輒蒼然」兩句聯用，自問自答帶出春天之一系列景象—花、柳、

⁷⁸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4、35。

⁷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03。

⁸⁰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4、35。

⁸¹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11。

禽聲、江色等是「開」處，而末聯「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正是借前文春天美景反襯詩人藉酒消愁之景象，與人格外悲戚之傷感，是「合」處一，如此開合，使詩作更顯沉鬱而凝重⁸²。又如〈題史廷直郊居〉，詩云：

黃金轉手盡，郊居掩清晝。山容涼肺腑，竹意淨懷袖。

入門簡編香，無復更銅臭。君看道南阮，豈識元德秀。⁸³

詩寫史廷直散財郊居。「山容涼肺腑，竹意淨懷袖」，言所隱之處，環境清幽，主人清心寡欲。「人陰筒編香，熬徨更銅臭」，寫居所有書香墨蹟而無世俗之氣。道南阮指阮籍、阮咸。《世說新語·任誕》載：「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元德秀，《舊唐書·文苑傳》謂其：「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除，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君看道南阮，豈識元德秀」，是詩人將史廷直比作元德秀，謂二阮雖名士風流，放達不拘，卻不免與士林、貴戚多有牽連，終究不如元德秀遠離仕途，歸隱山林更為高潔。⁸⁴此詩不直言史廷直之高潔，而是透過其居所之描摹間接彰顯其人之清高，末聯假借「道南阮」與「元德秀」之典故，營造出讀者之遐思，以達詩意無盡之目的，正是「開合法」之反用⁸⁵。

開合法以問句形式顯現，是希望引起讀者之關注，避免詩文過於平鋪直敘，如〈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詩云：

老來忽忽流年緊，三見涪江秋葉隕。祇緣二子日相從，便覺一瓢窮可忍。

⁸²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6。

⁸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7。

⁸⁴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笺紀〉，《新國學(第九輯)》，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頁389。

⁸⁵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6。

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文字能令酒盞寬，江山未放詩才窘。
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準。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年傳不泯。
醉歸半路飛蝙蝠，餘興中宵伴蚯蚓。那知鬚鬢禿於筆，但見兒童長如笋。
留滯甘為西域胡，衰遲更結束遊鞫。故山咫尺未成歸，坐使蒼顏厚如胗。⁸⁶

詩句「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同破準」，描述詩會中眾人切磋詩藝之場景，「誰避席」之疑問，刻畫出詩才窘迫者，默默避席之尷尬與無奈，與「得句歡呼」者形成鮮明的對比，開合之間，使詩會當日之盛況躍然紙上。⁸⁷

三、情感的開合

詩句文意之開合，可使情感隨詩歌之進行，產生抑揚頓挫之效果，如〈送鄉人下第歸鄉〉，詩云：

閉門誦書史，已讀萬卷破。養氣塞天地，不受一毫挫。名聲落空廓，
蹤跡長坎坷。塵埃相邂逅，齒髮嗟老大。文章心未死，功業手猶唾。
世事若循環，天理猶轉磨。朝得暮或失，俯弔仰輒賀。行見風雲會，
驚起南陽臥。⁸⁸

全詩八聯，首二聯意氣風發，有鳶飛戾天之狀，描寫鄉人學富五車，存養天地正氣，並勸勉其不須因些許挫折而喪志；三、四聯書寫鄉人落第及自憐衰老，情緒突然轉而低沉；五至七聯語氣轉平和，以否泰互轉之哲理慰藉鄉人，只需「心未死」，功業必可成就；末聯鼓勵其靜候時機，終有風雲際會高中之時。整首詩情緒由初始之激越入

⁸⁶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36。

⁸⁷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5、36。

⁸⁸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5028。

低沉，又轉平和，再結束以激越，詩法之開合即在情感抑揚頓挫之間。⁸⁹

小結：

唐庚詩文句律流麗，對偶工切，是其詩藝技巧之展現，今人劉麗丹於《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云：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引鄉人雁湖李氏（璧）曰：「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之『小東坡。』」又引劉夷叔（望之）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少，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然其品在少遊上。」再引竹溪林氏（希逸）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評述唐庚的詩時說道：「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古事古語融化深隱，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對其評價也是很高的。

90

文中言唐庚詩工於屬對，卻無古意；學東坡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是唐庚詩藝之缺失，而其優點則為句律流麗、對偶工切與古事古語融化深隱，亦是對其極高的評價。

詩在各種文學體裁中，用字最為精簡，所述辭意既不容粗俗，又必須言近旨遠，欲以有限之文辭，表達豐富之情思，練字、煉句之功必不可少；人之才學有限，而豐厚的歷代文化資產，均是詩人化用的最佳題材，積學以儲寶，融會貫通，化為自有，方為化用之佳作，凸顯宋人以才學為詩的基本特徵；宋詩以意勝，論理精闢，作文虛實、開闔之法融入詩中，亦是宋詩散文化、議論化的具體表現，在在都凸顯宋詩繼唐

⁸⁹參考馮健：《唐庚詩歌創作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37、38。

⁹⁰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頁3、4。

詩之後的企圖心。



第六章 結論

宋詩有如此之風格源於宋人將語言、文字視為思想表達的工具，而精煉文字與詩藝技巧等，更能昇華詩中意涵。化用前人詩人，積累詩才；擴大詩歌題材，生活瑣事入詩；詩歌議論化，豐富了詩歌內涵，更增添逸理哲思，宋詩承續唐詩，故宋代詩人無一不受宋前詩家之影響。宋詩力求再造新猷，但沒有傳承之創新，於文學史上幾乎不可能存在，故宋人於詩歌之做法上做出新的抉擇：擴大詩歌題材，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正因如此宋詩有了可觀之處，也成了宋詩的基本特徵。唐庚於此生成環境中成長，故其詩作亦符合此時代之風格。

唐庚自幼聰穎，出身經術家庭，其父唐淹為名聞西南之經術大家，亦博通各項雜學，其兄弟亦有文名。少年讀書於眉山，師從任德翁，深受其知賞。其弟唐庾於〈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云：「予兄子西自齠髻學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¹知唐庚幼時即受老師賞識、文才顯揚於鄉里。紹聖元年進士及第，先後出任益昌、閬中、綿州、鳳翔等地之地方官，宋徽宗大觀年間入朝為宗學博士，後任「提舉京畿常平」一職，未經年，即無端捲入黨爭漩渦，遠謫嶺南，坎坷之仕途經歷，心中充滿難以渲洩之憤懣；離鄉背井之情愁，不時縈繞在其心中；艱苦之異鄉生活，更是予其歷盡生活之艱辛，但隨著時光流逝，年齒俱增，嶺南富麗的自然風光、奇特之物產，無一不豐富了詩人的視野，開拓了詩人的心胸；純樸的鄉居生活，醇厚的民情，沉澱了詩人的心情，詩人的才情於此時刻得到了最大的發揚，其惠州群詩成為其顛峰之作。

然唐庚詩文隨作隨散，不復留稿，正因唐庚遭貶與其作〈內前行〉等詩有關，是因詩而得謗，致使他人索要文稿，總為其所拒絕，且其生前並無自編文集，直至離世

¹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次年，京師方有旁人收集之刊刻本問世。鄭總〈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云：「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先生大人能輕重人為世所重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²知唐庚以文辭名噪當時，長於詩歌、散文，另有其友強行父所記之《唐子西文錄》，內容為唐庚輿論之詩文之法。

唐庚其文學思想深受蘇軾之影響，但其詩歌多是苦吟所得，字斟句酌，反覆推敲煉字所致，與蘇軾之快筆奔放殊是不同。故其〈自說〉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³即可知唐庚為詩之艱難與慎重，方能有如此佳作。故《宋詩鈔·眉山詩鈔序》云唐庚詩：「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燄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故當勝爾。」⁴唐庚詩歌簡煉精悍，工於屬對，隸事精切；描摹自然景觀，語意俱新，不沿襲前人；善用譬喻之聯想，將事物栩栩如生地呈現讀者面前；哲思逸理寄託在詩人之詩情中，讀之，而有戚戚然之感，均是詩中動人之處，因詩中佳句頗多，故為世人所讚賞。

唐庚作為徽宗朝之一位重要詩人，「因事以陳詞」是其詩歌內容要旨；「讀書以累積詩材」、「作詩須與人商論」是其作詩之法，自有一套完整的詩歌創作觀。推崇陶淵

²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宋別集類·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185。

³ 《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卷十》，頁 632。

⁴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歷代詩文總集第二期書·第九冊·宋詩鈔(中)·眉山詩鈔·一》，台北市：世界書局，1983 年。

明、謝靈運、謝惠連、謝玄暉(朓)、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等人之創作風格，汲取前人詩作要領與詩文精華，融匯出自己的詩歌特色，可謂「借鑒前人，而不沿襲前人」。唐庚重視詩法開合，詩文前後呼應，氣韻流暢，雖受江西詩派「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詩法影響，不免有刻意雕琢之憾，但尚不致妨礙文理之進行，其詩文深具北宋之時代特色。

唐庚重視文學之教化功能，其詩能反映當時之政治、社會與民眾生活，鄭總〈眉山集序〉評唐庚曰：「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⁵其子唐文若〈眉山集序〉亦云：「其於文章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眾寡莫敵，而平和太雅之音厭服于人，久而愈信今其傳。」⁶徽宗朝黨爭劇烈，傾軋之事屢見不鮮，唐庚詩歌除重視內心之自省外，亦勇於諷諫，雖所謂士處沉鬱頓挫之極，不能無酸楚憤激之辭，但其「敢亂道」之精神於險惡政治局勢之下更顯彌足珍貴。

北宋詩壇人才濟濟、名家輩出，在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及蘇門弟子等眾多詩家之光環籠罩下，唐庚雖漸泯沒於後世，然細觀其詩作卻別具一番風韻，其人品風格均有獨特之處，並在其詩文中顯現。吳開詩話載：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7

故觀唐庚詩，如觀唐庚人，宋代生活瑣事入詩之風格，將唐庚日常生活之風貌，栩栩

⁵《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提要·眉山集序》，頁595。

⁶《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眉山文集·提要·眉山集序》，頁597。

⁷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叁·吳開詩話》，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頁2172。

如生地展現在眾人的眼前，追隨其詩文軌跡，其悲歡喜樂，一顰一笑，均能深深地觸動人心，與讀者為他的坎坷仕途嘆息，亦隨其顛沛南徙而飽覽嶺南風光。

唐庚非如蘇軾般名揚千古，但恰如李耆卿《文章精義》所云：「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⁸亦是中肯，從唐庚詩歌中可以發現宋詩的特徵與線索，循著唐庚詩作可以一窺得北宋一代詩人作詩的歷程與背景，了解北宋的政治、社會與詩歌文學之發展情形，可謂具體而微的宋詩表現。從歷史傑出人物之生命經驗中加以學習，我們可以獲得喜悅並拓展視野，藉由他人的生命歷程，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理解生命的樣貌，而唐庚詩歌便扮演著這生命中重要的一環，藉由唐庚讓我們重新思考並認識自己的生命，重新評估自身的價值與存在的各種可能性。



⁸曾棗莊、李凱、彭君華編：《宋文紀事(下)》，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頁889。

參考書目

一、唐庚著作與古籍

(一) 唐庚作品出處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0· 集部· 宋別集類· 唐先生文集》，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

《文津閣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眉山文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眉山集》，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8 月。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三輯· 歷代詩文總集第二期書· 第九冊· 宋詩鈔· 眉山詩鈔(中)》，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2 年 10 月。

(二) 古籍

梁劉勰撰 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輯注· 卷六· 神思》，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常熟瞿氏藏宋紹興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溫國文正公文集· 卷四十八·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元脫脫等編：《二十五史· 宋史》，開明書店鑄板。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213 冊· 四川府州縣志第 9 冊· 乾隆丹棱縣志》，湖南省：海南出版社，2001 年 6 月。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十三經注疏(8)》，台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 74 年 12 月，頁 188。

黃成男：《惠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55 年 10 月。

二、專書

國立編譯館編：《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 67 年 9 月。

- 李唐：《宋徽宗》，國家出版社，台北市：民國 71 年元月。
-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文化大學，民國 71 年。
- 王忠林等著：《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臺北市：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74 年 5 月。
- 姜濤主編：《中國文學欣賞全集·第十六冊·卷十六·宋代詩歌(二)》，臺北市：莊嚴出版社，民國 74 年 11 月。
- 黃永武、張高評編著：《宋詩論文選集(一)》，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民國 77 年 5 月。
- 錢鍾書：《宋詩選註》，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8 年 4 月。
- 楊家駱主編：《詩人玉屑》，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81 年 9 月。
-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2 年 9 月。
- 陳邦瞻編：《宋史紀事本末(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5 月。
-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6 年。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七)兩宋文學》，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86 年 6 月。
- 左言東編著：《中國政治制度史》，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 7 月。
- 曹德本：《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 年。
- 錢鍾書：《宋詩選註》，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編：《宋代文學與思想》，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9 年 8 月。
- 李正治：《中國詩的追尋》，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 年 9 月。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市：漢京文化公司，1992 年 6 月。
- 韓經太：《宋代詩歌史論》，長春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曾棗莊、李凱、彭君華編：《宋文紀事(下)》，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

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上)》，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

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

宗廷虎、李金苓：《中國修辭學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長春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袁暉、宗廷虎主編：《漢語修辭學史》，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十三冊)》，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

劉惠恕：《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從儒學到馬克思主義》，上海市：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等譯：《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台北市：遠流，2002年。

陳伯海、蔣哲倫主編：《中國詩學史宋金元卷》，廈門市：鷺江出版社，2002年。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

馬積高、黃鈞編：《中國古代文學史3》，台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

陳福成著：《中國政治思想新銓》，台北市：時英出版社，2006年。

黃淑貞：《辭章章法四大律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

張明華著：《徽宗朝詩歌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劉明宗：《宋初詩風體派發展之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

曾棗莊、吳洪澤：《宋代文學編年史》，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0年4月。

王淳美：《兩漢民間樂府與後人擬作之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9月。

沈志方：《漢魏文人樂府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9月。

三、學位論文

王璧寰：《北宋新舊黨爭與詞學》，國立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民國95年6月。

周益：《論宋代文官制度充分發展的三大因素》，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3月。

郭鐻：《唐庚文學成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

吳洪澤：《宋代年譜考論》，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3月。

謝新香：《元祐文人的詠物詩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

吳錚強：《宋代科舉與鄉村社會》，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

郭煉：《眉山唐先生文集選注》，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

楊世利：《北宋官員政治型貶降與復敘研究—以中央官員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4月。

李玫：《科舉、家族與地方社會—以宋代德興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12月。

黃之棟：《強權祭壇上的文人與文學——以宋代徽宗、高宗時期為觀察對象》，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

張玉璞：《「三教合一」與宋代士人心態及文學呈觀》，曲阜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

田寶：《貶謫文學與超越意識—以蘇軾黃州嶺海時期創作為中心》，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6月。

唐玲：《唐庚詩集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4月。

羅昌繁：《北宋黨爭與黨人碑誌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

張立娜：《兩宋眉州唐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王楠：《論黃庭堅的文人主體意識》，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李瑞：《黃庭堅學陶詩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

四、期刊

蕭慶偉：〈北宋黨爭與杜詩陶詩之顯晦〉，《河北大學學報》，保定市，1996年第3期。

蕭慶偉：〈元佑學術之禁考略〉，《電大教學(遠程教育雜誌)》，杭州市，1998年第1期。

蕭慶偉：〈論熙豐、元祐黨爭的文化背景〉，《漳州師院學報》，漳州市，1998年第1期。

李凱：〈「作詩當學杜子美」—談唐庚對杜詩的評價和學習〉，《內江師專學報》，內江市，1998年，第3期。

陳節：〈論宋詩的揚棄悲哀〉，《中國韻文學刊》，湘潭市：湘潭大學，1999年第2期。

許總：〈論宋代的理學、禪學與詩學〉，《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太原市，1999年第4期。

張晶：〈「意」與「理」：宋詩的高致〉，《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重慶市，1999年5月。

呂嵩松：〈論宋代士人心態及其表現〉，《廣西右江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百色市，1999年9月。

宋馥香：〈略論北宋士風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吉林師範學院學報》，四平市，1999年11月。

範秀玲：〈儒風砭骨憂黎元——我國古代貶謫文人的精神歸宿〉，《長春師範學院學報》，長春市，1999年11月。

張福勳：〈一個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貶宋詩?〉，《陰山學刊》，包頭市：包頭師範，2000年6月。

聶巧平：〈宋代杜詩學論〉，《學術研究》，廣州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0年9月。

諸葛憶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與士大夫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市，2001年第1期。

劉暢：《論宋代文學思想的社會文化背景》，《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淮安市，2001年3月。

劉暢：〈宋代文人心態的二元格局管窺〉，《洛陽師範學院學報》，洛陽市，2001年第4期。

吳定球：〈唐庚年譜(寓惠部分)〉，《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1年6月。

周尚義：〈宋代貶謫詩文的高曠情懷述論〉，《湖南社會科學》，長沙市：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2年6月。

張玉璞：〈情理衝突與宋代士大夫詞人的雙重人格與複雜心態〉，《東嶽論叢》，濟南市：山東社會科學院，2002年7月。

吳定球：〈試論唐庚對蘇軾的態度和評價〉，《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02年8月。

張玉璞：〈論宋代文人的謫居心態〉，《江西社會科學(宋代文學研究)》，南昌市：江西省社會科學院，2002年第8期。

陶文鵬：〈論「小東坡」唐庚的詩〉，《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南京市，2003年3月。

周尚義：〈北宋貶謫詩文論略〉，《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成都市，2003年3月。

張學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太原市，2004年3月。

張其凡、金強：〈宋代「謫宦」類型分析〉，《青海社會科學》，西寧市：青海省社會科學院，2004年3月。

張其凡、金強：〈宋代嶺南謫宦類型分析〉，《學術研究》，廣州市：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4年第3期。

郭學信：〈略論北宋後期士風的變化〉，《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撫州市，2004年12月。

劉培：〈北宋後期的科舉改革與辭賦創作〉，《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成都市，2005年第2期。

呂變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徵〉，《北方論叢》，哈爾濱市：哈爾濱師範大學，2005年第2期。

張明華：〈徽宗時期詩歌發展的艱難背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阜陽市，2005年第4期。

唐春生：〈蘇軾與元祐初期詩壇—以蘇軾知館職試與貢舉試為中心〉，《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重慶市，2005年第6期。

郭學信：〈士與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確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蕪湖市，2005年9月。

徐紅：〈宋朝科舉制度的改革與社會價值觀的演變〉，《東嶽論叢》，濟南市：山東社會科學院，2005年11月。

劉培：〈北宋後期的黨爭與辭賦創作〉，《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市，2005年11月。

祝尚書：〈論宋代時文的「以古文為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成都市，2007年第4期。

呂尚奐、張劍：〈兩宋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江海學刊》，南京市：江蘇省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

周裕鍇：〈風景即詩與觀者入畫—關於宋人對待自然、藝術與自我之關係的討論〉，《文學遺產》，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第2期。

王順娣：〈論宋代詩學「平淡」美的基本特徵〉，《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金華市，2008年第2期。

陸榕：〈試論北宋黨爭對蘇軾文學創作的影響〉，《寧波教育學院學報》，寧波市，2008年2月。

劉濤：〈「小東坡」唐庚詩歌初探〉，《天府新論》，成都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8

年第5期。

項念東：〈由「詩藝」向「詩義」的透視—錢鐘書的解詩方法〉，《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丹東市，2008年8月。

岳娜：〈試析「醉眠」所受道、佛影響〉，《宜春學院學報》，宜春市，2008年10月。

楊宏：〈宋人禽言詩中的興、觀、群、怨〉，《楚雄師範學院學報》，楚雄市，2009年2月。

孫明材：〈崇甯黨禁與徽宗朝詩歌的主題取向〉，《北方論叢》，哈爾濱市：哈爾濱師範大學，2010年第2期。

張振謙：〈北宋宮觀官制度流變考述〉，《北方論叢》，哈爾濱市：哈爾濱師範大學，2010年第4期。

陶文鵬：〈論宋詩的荒寒意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市，2010年第2期。

王嵐：〈論宋詩以俗為雅的審美特徵〉，《山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太原市，2010年3月。

李真真：〈宋人「黨」觀念探析〉，《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吉林市，2010年4月。

周劍之：〈「以天下為己任」詩風之開啟〉，《廣西社會科學》，南寧市：廣西壯族自治區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10年第11期。

李文靜：〈淺論宋代士大夫精神〉，《法治與社會(理論新探)》，昆明市：雲南省法學會，2011年2月。

黃之棟：〈論唐庚的詩歌創作〉，《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杭州市，2011年3月。

王瑩：〈論宋代詩詞中的日常化經驗〉，《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市，2011年5月。

巫熙：〈「近水遠山皆可人，踴躍來供搜句眼」—探求唐庚詩中的寫物之功〉，《文藝研

究》，北京市：中國藝術研究院，2011年8月。

吳靜：〈淺論宋詩中的反諷〉，《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南寧市，2011年12月。

趙文潔：〈宋代普遍苦吟生發的文化語境〉，《文學界·語言研究》，長沙市：湖南省作家協會，2011年12期，頁72。

張立娜：〈「小東坡」唐庚交遊考略〉，《中國城市經濟》，北京市：中國城市經濟協會，2011年17期。

周劍之：〈宋詩紀事的發達與宋代詩學的敘事性轉向〉，《文學遺產》，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第五期。

梁桂芳：〈尊杜與非杜：兩宋時期多元思潮的再闡釋〉，《文史哲》，濟南市：山東大學，2012年第6期。

周珊珊：〈唐宋詩詞中隱喻的認知研究〉，《語文學刊》，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2012年8月。

王運濤：〈淺析宋代鄉愁詩的情感內涵與抒情範式〉，《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鄭州市，2012年10月。

左漢林：〈論杜詩風格在宋代詩歌中的再現〉，《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南陽市，2012年10月。

趙靜：〈論宋代「瑣屑詩」的藝術特點〉，《新西部(文史縱橫)》，西安市：陝西省社會科學院，2012年15期。

呂尚奐：〈論宋代分題分韻—更有意味和意義的酬唱活動形式〉，《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戰線)》，成都市，2014年第3期。

唐玲：〈「詩律傷嚴近寡恩」—論「小東坡」唐庚律詩之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14年第3期。

龍冬梅：〈淺論宋詩平淡美的創作意識〉，《現代語文(文學研究)》，曲阜市：曲阜師範大學，2014年6月。

莊麗麗：〈兩宋惠州謫宦考略〉，《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惠州市，2014年8

月。

黃關蓉：〈試論宋詩話中的杜詩「用字」藝術〉，《語文建設》，北京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2014年8月。

張霞：〈宋本《唐先生文集》校讀劄紀〉，《新國學》，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第九輯。

五、網站資料

南華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http://hyint.nhu.edu.tw/nhuhyint//resource_source.jsp?esource_classify=databases&esource_page_type=class&sn=1538&classroot=1537

維基百科網站，閱覽日期 2016 年 7 月 7 日 11：0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2%8C%E9%9F%BB>。

